

# 婦女雜誌

第七卷 第三號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Vol. VII, No. 3, March 5, 1921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黑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錄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五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冊　數須先惠。

| 項目 | 定價（現款及兌票） | 價（郵票） | 郵費 本埠 | 本國 | 日本 | 外國 |
| --- | --- | --- | --- | --- | --- | --- |
| 一冊 | 二角 | 二角一分 | 一分 | 一分半 | 一分半 | 六分 |
| 六冊 | 一元一角 | 一元一角遞分半 | 六分 | 九分 | 九分 | 三角六分 |
| 十二冊 | 二元 | 二元一角 | 一角二分 | 一角八分 | 一角八分 | 七角二分 |

廣告價目表

| 等第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一方 |
| --- | --- | --- | --- | --- | --- |
| 特等 | 底封面之外面 | 四十元 | | | |
| 優等 |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 三十二元 | 二十元 | | |
| 上等 | 圖畫中、正文前 | 二十四元 | 十四元 | 八元 | 三元五角 |
| 普通 | 正文中、正文後 | 十六元 | 十元 | 六元五角 | 二元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製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特派國際聯盟會代表顧維鈞氏之新夫人黃女士



# 蔡子民夫人遺像



夫人諱世振字仲玉都昌黃爾軒先生次女也幼聰穎承母訓工書畫尤孝於親嘗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七晝夜刲臂和藥以進病賴以痊所謂至孝感天也爾軒先生宦況清苦夫人以鍼事佐弟奉甘旨時山陰蔡子民先生將續娶爾軒先生嘉其文章道德以夫人婦之夫人撫前妻子如己出持家節儉待人以禮御僕以寬先生任南洋公學教授偕夫人居上海未幾辭職盡力於愛國學校校事繁夫人每多贊助戚友見先生提倡民權爲清政府所忌深爲先生危勸先生游學先赴青島習德文實則誘先生離滬夫人實隱贊之先生素不治生產恆以譯著自給行後家無儲蓄夫人則移居虹口小屋一椽自甘艱苦迨蘇報館案定先生由青島回滬旋返里未久又赴德夫人寄居母家事親如未嫁時辛亥武昌起義先生回國任教育總長未久以不合去偕夫人再往德國二年因宋案歸國多不如志復偕夫人赴法國五年秋先生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夫人亦偕來京任孔德學校校長旋以疾辭十年來政變頻仍先生恆倉猝出京夫人憂患恐懼實未嘗一日安也九年十一月先生定議赴歐調查教育夫人適患寒熱左脇痛甚猶力疾爲先生檢行裝不敢稍呻吟恐尼先生之行夫人之病初非不治者乃服吐瀉之藥過甚致風邪入裏臟腑受傷雖易他醫卒無效延至十二月二日子時疾終法國醫院享年四十有四夫人生子一女一子名柏林女名威廉俱有孝思前夫人遺子名無忌留學法國

# 婦女雜誌

第七卷 第三號
民國十年三月發行

圖畫
泰西名畫天眞　　上海音樂聯合大會
蔡孑民夫人　　顧維鈞夫人

女性研究的目的……石冠英（一）
這是一個新世界嗎……劉元龍（四）
婦人問題概論（完）……馮飛（七）
俄羅斯的母親與兒童……幼雄（一八）
美國近世女文學家小史（續）……半禪（二三）
婦女之弱……惲代英（二七）
病孩之心理……程小青（三三）
花邊舉隅（續）（附圖二）……顧王懷玨（三五）
家長（俄國乞呵夫原著）……卓呆（三九）
白爾大佐（法國曾拉原著）（續）……瘦鵑（四三）
孤雛奇遇（法國囂俄原著）……褚黄君（四九）

童話 頑童（丹麥安徒生原著）（附圖一）……學懃（五二）
童話 白雪和紅玫（附圖一）……韻蘭（五四）
童話 國王與小屋（俄國托爾斯泰原著）……壽白（六〇）
世界珍聞（附圖四）……（六一）
死海……幼雄　浮海的氣衣……靑
巴朗丁堡的婚姻迷信……克　現時代之穴居者……心
電氣剪髮……心　世界最大的樹……曾西崖
趣味之科學（附圖三）……（六五）
水棲動物的戀愛生活……幼雄　奇異的豆芽……抽庵
蝙蝠的新研究……靑　血雨……幼雄
常識談話（附圖六）……（六九）
空氣壓力普通之佐證……蔣阿難　夢的理由……克齋
髮禿的原因……蕭翁　毛髮的將來……蕭翁
橡皮小史……蕭翁
家事研究……（七四）
家庭看護談……蕭翁　對於兒童恐怖心之注意……艾耆

建蘭栽培法……陸純女士
風俗調查……(八一)
汀州婦女之狀況……許榴芳
浙江瑞安歲時記……許黃尚智
民間文學……(八六)
偷老虎的竊賊(故事)……滌生
天財(故事)……仲持
歸娘家(俗諺)……笑嘲
上虞兒歌一首……巧琴
吳縣兒歌二首……葉新民
上虞謎語八條……巧琴
新游藝……(九二)
室中運動會……青
家庭新玩具三種……周名臬
讀者俱樂部……(九七)
女子職業問題的歷史觀……王警濤
婚制的研究……錢如甯
編輯餘錄……(九八)
補白
婦女與公共生活……(三)
卷首圖畫說明……(三一)
鷄之斷頭機(附圖)……(三八)
德國新鑄磁幣(附圖)……(四二)




# 女性研究的目的

石冠英

無論就世界人口說，就中國人口說，女子大概是占全人口總數二分之一。像這樣占全人類半數的女子若不把她們的性質剖解明瞭；占中國人民半數的女同胞若不把她們的天職定下標準；那麼，所謂發展世界的文明啦，增進國民的幸福啦，不是生有絕大的缺陷麼？所以女性的解釋，若不能的確，要打算滿足人類的目的，實現人類的理想，全是沒有希望的事情。

我們也常常在報紙上和雜誌上，看見許多關於女性的論說：像那些女性觀啦，女性論啦，婦人研究啦，女子的教育啦，女子的職業啦，女子的解放啦，說得非常之熱鬧。這也不單是中國，就是歐美日本等國，也是鬧得昏天黑地，並且較中國更甚一層。但是從反而看，對着女性研究的男性研究，對着女性觀的男性觀，對着女子教育的男子教育，對着女子解放的男子解放，大概沒有這樣論調。爲什

麼有這等的現象呢？不用說因爲女子的性質不明瞭，女子的天職不確定；男子的性質，男子的本領，在今日的時代，大概可說是都明瞭都覺悟了。所以什麼男性論，男子天職論等，便成爲不必要的贅談。

同是一樣的人類，同是一樣的國民，爲什麼男性和男子的天職，那樣明確，那樣覺悟，女性和女子的天職，就這樣曖昧，這樣的混沌呢？這沒有別的緣故；就因爲現在的文明，全是男性的文明。若是不信這話，仔細考察現在的文明，與男性和男子的天職，就可以完全明白了。

不論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也不論東洋文明或西洋文明，祇要說到現在的文明，大概都是男子的遺物。雖說這文明之中，一定也有女性的遺物，女性的影響。但是這女性文明，大概都是在裏面的隱微方面；至於表面的顯著方面，單是男子的遺象，映照世人的耳目。並且惹起一般人注目的地方，不是在裏面隱微的方面，而在表面顯著的方面。男性早發展，而且容易使人理解；女性到如今還是不見解於人的緣故，確在這個地方。

歷史是最顯然表示人性的。在這歷史的舞臺上獻技的，雖然不能盡是男子，但那最顯然的事蹟，完全依據着男子成就的，是毫不容疑的了。所以今日若一讀古今東西的歷史，男子的性質和本領，不知不覺之中，就能了解了。反之，女子的性質和本領，就把當今全世界的歷史，都讀遍了，恐怕也不容易了解呢！雖說在古代中國史上有武則天，羅馬史上有羅列湼巴特拉，日本史上有平政子，都是顯然的異例，在歷史上，替女界放一種燦爛的光彩；但這是太稀罕了，並且不見容於男性的歷史家，把她們又貶了一下，所以就隱跡韜光起來了。況且這等女性，名雖爲女性，其實就是男性化的女性，所以要拿這個當女性去解釋，反而陷入錯誤，也未可知。

倫理學是把人生最高的目的，絕對的理想，用抽象的方法去研究的學問。然從古來直到現今，就說是純粹爲男子的目的，男子的理想，纔去研究的，也不算是過言。所以根據今日的倫理學，把男子的天職，都了解了，決不是困難的事情；若要想把女子的天職，也根據這個去了解，那決不是容易的了。有人說：倫理學所論的，是抽象的東西，爲了這個不能去研究女性的目的，恐怕是無理罷！可是，您一看現今世上所有的倫理書，其所論的內容，都是關於男性方面的，從那裏能曉得女性的目的呢？

不論何地，不論何時，這社會都是由男女組織成立的。可是論這社會的成立要素或組織的社會學，也是偏於男性的色彩的！

這樣看起來，我們理解男性的材料和機會，是非常之多；不幸吾人理解女性的材料和機會，却非常之少，所以現在對於女性觀、女性研究等的題目很多，對於男性觀、男性研究等的題目，便較少了。然而女性觀，女性研究等特別的著述，從近世才發現出來的，以前全是聽男子的任意侮蔑，隨便武斷，說女子是卑賤的，是罪孽深重的，就沒人特用工夫去研究她了。到了近來，纔漸漸的用研究的功夫，忽然覺得女性的研究，是確乎於人生有必要的關係，所以那女性的研究，就同大江入海一般，幾乎有一瀉千里的形勢了。

## 婦女與公共生活

勃拉克女士著

女子與男子受同等教育，目的在使其知有社會服務之責，不僅爲其本身與家庭或丈夫服役而已。故女子之思想，不限於家中。男子平日常不許女子參與公共事務，爲其見識太窄狹。實則不然。譬如蒂婦不能跳跑與拍網球，固爲足小。但足本不小，乃人使其小。由此以言，女子心理窄狹與愚笨，乃因缺少教育，與平日無發展也。余以爲男女之間，在身體與心力上，實無高下。如女子教以運動之術，長日操練身體，自然可以強健活潑。同時在幼稚時，教以讀書習字，並不限制女子應閱何種書，而使其瀏覽博讀，則其心理與腦力亦能同一強健活潑。此次歐戰，英國女子已顯其才力與男子同等，能在法國戰線內，驅駕汽車及作粗工；其聰明女子，則在兵工廠造子彈火藥；可見從前之說不可信。女子焉有不顧身心強健，自由工作，與經濟獨立者？然在一班老派男子，倘不以女子工作爲然。常曰：『此種工作，非高尚者。從前女子所不屑爲。』但時代已不同，一女子而能代男子工作者，即爲有用之人民，不能厚非其平日行爲，男子在幼稚時，如不守規則，膽大敢爲者，及成人後，每能成才。女子亦然；美德，固不可少，然太拘束，不免使其無生氣，祇得一好名而已。余可忠告婦女輩曰：不可妄借從前所云對於女子之職務與地位，當自覺一相當之工作而善爲之。不必妄費時光於無益之舉，多讀書，知政治科學美術爲何物，常常思想與討論，自以爲異者，可公布之。當注意戶外之生活，不可偏重於家庭。要知世界所以生存之原理，一經覺悟，或嫌人生之乏味，但必用力前進，愈活潑愈有味，不畏公衆之反對，祇求事理之實在。心身均需活動不息，方可自強，爲公衆服役，不可限於女界，常視全國爲一家，忘却女子孅弱之妄觀也。



# 這是一個新世界嗎

柯題萊博士著　劉元龍

## 進步的意義

討論這個題目，最好從現時一般人對於進步的概念起首。普通人對於這題目的概念是什麼？他們常說：『歷史是記述人類從古到今各時期循序進步的成績，每一時期必定加添些前時期所未有的東西，照程度上看，雖然是很覺遲緩，可是我們人類確是由原始野蠻獸態進化到現今所稱文明世界。文明本身的傾向，是要教我們達到最終快樂和幸福境界。』這類的假定，是根據經驗的；倘我們加以分析，那就不能得實驗的根基了。

譬如說，文明的歷史，大概是記載六千年人類文明的；若要把這六千年的時間去與自有地球和太陽系以來的時間相比較，那就小得不曉得到了什麼程度了。因為人類在近六千年裏，表現於物質各方面一種循序的進步，便說同樣循序的進步，將要在以後幾倍六千年時間裏實現。這個結論，是無由證明的臆說。因此『進步』這個名詞，到底包含幾多——指量言——意義，也是極其懷疑的。

進步有改良的意思，也有改變的意思。一個時期，在表面上看似把前時期改變，這是顯而易見的。但這改變，不能就說是比從前好；有許多思想家，甚至說比從前還壞些呢。這些進步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是我們人類物質方面逐漸所得的種種幸福呢？還是我們精神和倫理方面所增加的一切恩惠呢？——若沒有這恩惠，人類的完全可能性 (Human perfectibility) 的觀念，就不能起了。從這一方面討論，似乎覺得進步的意義，沒有科學的真實 (Scientific truth) 可供我們試驗，不過是一種信仰，與信『精神不滅』『上帝常在』一樣。所以我們若要借受這進步觀念，切勿用思想和分析

去批評他。否則須到會發現內中包含的許多疑竇；這疑竇一定會引起一般哲學家的抨擊和不信。

## 古時的信仰

把進步當作哲學上的學說，從歷史上看起來，比較遲一點。我們曉得古人的觀察，是與今人決不相同的。柏拉圖同其餘的希臘人，相信『循環進步』(Series of cycles) 說人在世界，好像在一個圓圈子裏，起初從這圈子的一端發軔，逐漸進步，等到後來，仍轉到原處，於是再從原處重複已往的經驗。——不過境遇稍有不同，——如此周而復始，無時或已。羅馬的大哲學家兼大詩家拉克西斯氏，(Lucretius) 也相信柏拉圖的循環進化。他說：『歷史是循環進化的成績。』就是我們最近的經驗，也有這些色彩。

然而這循環進化的學說，在近代可不流行了。從十六七世紀起，那些思想家——法國哲學家尤甚——就主張一種循序漸進的學說。他們不獨如此，而且想尋出一個漸進的公律來。所以到了孔德 (Auguste Comte) 用三級律 (Law of the Three Stages) 來判人類進步的經過，即(一)神學的 (Theological) (二)形而上學的 (Metophysical) (三)積極的。(Positive) 在第一級中人多信世界萬事萬物，都由於神力宰制支配；在第二級中，他們拿玄理和概說來代替神力；到第三級——這級始為科學所承認——他們簡直棄絕一切空空洞洞不可思議的公律或威權。於是專心致志的研究現象，(Phenomenon) 尋出原因結果的關係，應用假定同歸納邏輯的定律，來達到實驗的真理。從此那空中樓閣和不可思議的學說，都棄之九霄雲外了。

至於我們在近時對於人類進步的觀念，自然是攙雜并根據進化論了。倘若照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 所說：宇宙間的事物，都是由簡及繁，每一原因發生許多結果，以致使這世界變成這等繁複。那末我們對於世界進步是循序漸進的觀念，定可成立的。至於進步最終的目的，到甚麼田地，我們卻很難預想。

## 完全棄舊就新是不可能的

我們問：這是一個新世界嗎？對於這問題的答案，縱極其簡單的說：是一個新世界；是一個新時期；是一個新時代。無論那樣都是不可以的。因為無論何處，都是從前遺下來的事物，或結果所束縛圍困，斷不能完全與他們斷絕關係，來就新的。

在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時，一般大思想家不明此理，於是

就弄出很多錯誤來。這錯誤就是因爲他們都相信絕對棄舊從新是可能的。他們想把那嶄新的特性，彫刻在一塊清潔的石板上，把那陳舊的東西，都毀滅都忘掉。到後來的結果，大非他們所料。中世紀的陳舊制度，仍然不能掃除盡淨，人民因之不克享受土地自主的快樂；向來的罪惡，不能消滅，人類不克享受新世界裏的豐富生活和自由和平；戰爭不能免除；博愛也不能實現於世界各種民族間。不但如是，還有那羅馬遺下來的笑罵派，在那裏飄飄說：『你縱然能把那天然物一時剷去，但他終久是要復原的』所以即使能把某一時期的一切制度偏見和信仰毀去，有人還是要把他恢復的。因此我們想設法去免除人類自私自利的觀念，但這自私自利觀念，仍舊流露於我們行爲的各方面。總之若想與原來的東西完全斷絕關係，而說自己有完全的可能性，能創造一個嶄新的事物，這樣的『新世界』是絕對無有的。倘若不信，還要努力的去做，也無非自欺欺人，徒尋煩惱而已。

## 今後的事業

說起今後的事業，似乎是很卑賤，然而確是很有實用的價值的。在這次歐戰告終後，世界起極大的變動。自然有許多事情，我們從經驗而得的教訓，該當即刻革除，許多改良的計畫，應當即時實行。

自表面上看，近幾年來，已經改革了許多：如國際上，有很多新國家誕生；政治上，德謨克拉西增進了堅實的力量；社會經濟上，驟看之，雖有很多悲觀，但我們的本分，是要藉着大公無私和犧牲的精神，去謀國家同個人的經濟能力發展。我們勿以爲舊來的制度，尚未剷除，新來的方法，尚未建設，就灰心不負責任。更勿以爲物質方面的進步，就是人類精神道德的進步。倘若文明祇是爲人類謀物質的利益幸福——這利益幸福，是我們祖先所未曾享受的，——我們就慶幸的說人類現在是業經進步無比了，那是不可以的。因爲真正的文明，決不是這樣。換句話說，應當更進一步，要有較深的意義。這較深的意義，就是應該教我們人類彼此更能容忍，彼此更能幫助，彼此更有同情；教我們國家廢除自私自利的主意，有個親愛和睦的共同生活；并且教我們把軍國主義，打消盡淨，使世界再沒有戰爭發生。人類在過去各時期進步的基本目的，就是對於自由的態度。老實說，在人類現在情形底下，不能創造一種任何適應我們的理想，過於自由的價值的。

德謨克拉西在自由裏面很形發展，很有密切的關係，但自由決不就是德謨克拉西。



# 婦人問題概論（續）

馮飛

## 本論二　社會上之婦人

### 一　戀愛結婚問題

戀愛結婚問題，可分爲四段研究：第一，戀愛應否存在問題，第二，如何始可謂之結婚問題，第三結婚後的貞操問題，第四自由離婚問題。

今且先說第一戀愛應否存在的問題：要想討究戀愛應否存在的問題，須先知『戀愛』是甚麼東西。關於戀愛是甚麼東西的答案，言人人殊，各從其觀察點而不同；據我想來，戀愛乃是異性間所發生一種相須的衝動，因此其特質便有三種：第一，是在異性間，[illegible]同性戀在例外，非此文所及討論的；第二是衝動；第三這衝動是相須的。某個異性個體，和其他不同性的某個體，起了相須衝動作用之時，纔有所謂戀愛。既有戀愛，其性別的兩個個體，相須的衝動到達了某程度，相互間自覺相須衝動祇在一時實現，却不能滿足，遂想要求永久，想令這衝動有繼續性，想徹底實現相須的行爲，於是纔有所謂同居的一事。

此性別的兩個個體，既已發生同居的要求時；其兩個個體，常覺得有尊重這同居一事的必要。所以於將要同居之前，先舉行種種關於尊重同居的儀式，并傳告所知的人，使盡皆知道此兩個性別個體有同居的事實。社會上人，稱這種儀式叫做『結婚』。

由此看來，結婚這事完全是戀愛的兩個個體之結合，並不是由於甚麼不自然的或種強迫而成。所以最近瑞典有名的思想家愛倫凱說：『不論甚麼結婚，祇要有戀愛，就是道德。假令結婚經法律上怎樣的手續，若沒有戀愛，便是不道德。』這完全是用『新道德』

(New morality)的眼光去看的可見戀愛若不存在結婚即無意義。

結婚的關係上，性別的兩個個體是對等的。結婚的字義，和『婚姻』的字義不同，更和『嫁』(德語 Verheiraten) 或『娶』(德語 Heiraten, 法語 épouser) 等字義相異。——英語在結婚、嫁、娶等字上皆用 Marry，普通說 To give in marriage ——因為婚姻字義上係男女兩家老人定約之意，(見詩箋)嫁或娶都是他動或被動的；結婚乃是自動的，因之絕不能有某個體屈服於其他個體的事實，所以是對等的。為甚麼結婚是自動的呢？因為結婚本是兩戀愛個體同居要求的實現，沒有戀愛，不是結婚，而戀愛是兩個個體的相須衝動，這相須衝動當然是自動的，所以結婚也是自動的。由上看來，我們便可知道怎麼纔可喚做結婚了。即：——有了戀愛纔是結婚；兩性在對等的關係上纔是結婚；兩性是自動的纔是結婚。

這兩性既然從戀愛上自動上對等關係上實現結婚的事實以後，於是乎其兩性的相須關係，便永續起來了。在這永續的期間，相互保持其相須的狀態。然而這相須的狀態，具有排他性的。例如A B共在相須的狀態中，A既須B而B亦須A；假令這時另有一C，C和B性同而與A性異，則B決不能任C介在其間與A成相須的關係。即B不但須A，同時還要求A亦須己，(B自身，) 并排斥其他之人如C、D、E等和A有相須關係或須A或為A所須。B對A既如此，同理A對B也是如此；因之A為保存此A B間相須狀態起見，有對B履行其排他的希望之義務，社會上人稱這義務叫做貞操。

A B的關係既是相須的，而為保持相須關係，纔有所謂貞操，可知貞操在相須關係持續之間纔能成立，并且是雙方的，不是片面的。明白說時：即兩性在戀愛期間纔有所謂貞操，戀愛狀態解除以後，或未曾實現以前，這貞操即沒有共守的餘地；同時在戀愛期間，雙方都有共守這貞操的義務。然而現在社會上人所謂貞操，豈不如此，在戀愛狀態絕不見存在的期間，也在強迫某部分人守其貞操；而被強迫守貞操的人，又常是片面的確守，——這豈不是大笑話麼？

兩性在戀愛狀態時，固然纔有所謂結婚，纔有所謂貞操；然萬一兩性的戀愛關係破裂，到了非離異不可的狀態——即所謂『離婚』的狀態時，這狀態究竟應否實現呢？我們要答覆應否承認有所謂離婚一事之前，須先問其人之結婚，是否自動的？是否為實現

相須狀態之永續而結婚的若是自動的并為實現相須狀態之永續而結婚的時,則相須狀態在永續上已經沒有可能性時,當然有自動的離婚的必要,絕不能從自動狀態入於被動狀態,束縛在不相須關係之中的。易卜生 (Ibsen) 的娜拉 (Et Dukkenhjem) 等劇,都是暗示離婚自由的;至如他所著的羣鬼 (Gjengangere) 則更是公明正大的主張自由離婚了。愛倫凱女士也是主張離婚最力的人,她不但從戀愛感情的心理學根柢上主張自由離婚,并且覺得自由離婚一事,是現在結婚制度所釀出的弊病的最好一種救治策。他如蕭伯納 (Bonard Shaw) 也是自由離婚的主張者,和愛倫凱見解頗相近似。要之自由離婚一事,在最近的思想界,大體已承認是應有的行為了。

然而現在社會上人,還有否定戀愛的存在的人,還有服從并信仰舊日不由戀愛而結婚制度的人,還有無端的片面的強制對手履行貞操義務的人,還有極端無理由的反對自由離婚的人,——這都是我們萬不能不反對的。

## 二 參政權問題

研究參政權問題,又可分為兩段研究:第一,婦人究竟適於參政權與否的問題;第二,婦人為甚麼要去要求參政權的問題。

婦人究竟適於參政權與否?試將反對者不贊成婦人參與政治者的議論對比看來,便可知道。一般人以為婦人的身體比較男子脆弱,不適於參政;這話未免太笑話了。我們所不可忘的,即近世政治上的一切問題,不是用腕力去解決的,所用的全是智力乃至國際間的關係,也隨文明進步,絕對不是以腕力為終古的。假令婦人體力果然如他們所言,不適於攻殺戮擄掠凌虐;那麼,我們正當引此為例,說女子比較男子野蠻之點尤少,更當主張婦人的參政權,認其適於現在的文明政治。現在的政治中心的議會,完全是由於輿論來左右,不是由於肉體的暴力然後維持;至於行政司法,尤其顯著,更沒有詳為說明的必要。

有人又說肉體的優劣,雖然對於參政與否沒有關係;但現在婦人的知識,實比男子劣。政治上既然純用知力,而婦人卻因知力不足,所以不能從政。這話固然有相對的理由;但近世婦人知識上不及男子,在婦人絕對不能負其責任。本來知識這事,全靠教育去養成;假令莎士比亞 (Shakspere) 達爾文 (Darwin) 康德 (Kant) 這班人,沒有受相當的教育,其結果恐和這般無名的婦人是同樣的。我們試看維多利亞 (Victoria) 女皇和伊列沙白 (Elizabeth) 女皇乃至阿斯泰女士 (Austen) 桑德女士 (Sand) 伊麗阿女士

(Elliot) 瑪非娜女士(Martineau)等的才能，便可明白。

又有人說婦人入於政治以後，必將家庭的事務廢弛，或不能實行對於自己兒童的母愛，或竟以有了政治關係而身體墮落；這些理由，都不具足。第一，家庭的責任，是否專任之婦人；乃至家庭應否存在，男女對於其自己家庭應否維持，這都還是未決的問題。我們若自問沒有解決這問題的力量；則更不能捨去這未決的前提，而依傳統的習慣，去強迫婦人令其埋沒於家庭以送一生的。何況近世經濟變化以後，婦人雖然多不入於政治，而陸續入於社會求職的人，幾佔大半；一般人既迫於經濟狀況，承諾自己家內婦人出社會以謀職業，則同係背離家庭，其入於政治，更無反對的餘地。第二，若謂婦人入於政治以後，不能實行對於自己兒童的母愛時；那麼，婦人離家庭而入工場、其所實行對於自己兒童的母愛又何在？何況兒童問題，本是現在社會不曾解決的問題。假令婦人即能對自己兒童實行其母愛，也不能說就是兒童問題的究竟要求。換句話說：在兒童公育制度不曾實現以前，婦人即不入政治在家行其母愛，也不是真正的辦法。即婦人之入政治，不能以兒童一事作為反對的理由。又婦人若入政治，竟以政治之故或有墮落一事，不能說不是論者的過慮。所謂墮落，大概是指失節而言，此本是片面的貞操，論者的論據；況女子的衝動性，絕不如男子之強，徵之萬事，在在都可證明男女共立同樣地位時男子比女子墮落為甚。試看今日美國婦人之入政治者的成績，比男子尤佳的一事；亦可證明此種反對論者之失當的。

以上大體已說明婦人究竟適於參政權與否的問題，以下再進而論及婦人為甚麼要去要求參政權的問題：

許多的人，以為婦人對於政治所有一切利害關係，可以男子去代表她；這種議論，儼如其他的人說『第四階級佔全人數百分之九五的人的利害，不妨一切委之於少數賢明的中產階級人處置之』的議論一般。現在這種主張，早已過去了。須知婦人和男子共為社會組織之綜合的一單位，這事在事實上，已經漸次崩壞；婦人漸亦以其自己人格，獨立的與男子相同同為社會的一分子了。從前的婦人，祇以婚姻手續經過附屬於男子為終身最大的事業；但是到了近代，因為經濟及其他關係，男女兩方面，都次第不能早婚，這種事實成立以後，不易得結婚機會的多數女子，勢不能不營求她們的獨立生活，因之在社會必得獨立自存。既然她們以一分子的資格立於社會，政治上的事件，自然漸成為她們的事件；乃至政治上的利害關係，也漸成為她們的利害關係。如此，則從來賴着她

丈夫去主張的一切事件，當然須由她自己主張起來。這就是婦人所以要求參政的最大原因。

宗教上的責難，社會上不正確的評判，傳統上的錯謬習慣，法律上種種權利的限制，教育上不公平的方針，職業上不同等的報酬，——這些問題，婦人卽能在社會上對之奮鬥抵抗，幷能達其最後目的時；然而祇能解決其一半，其他一半，非婦人親入政治去求解決不可的。其始這些要想向政治去求解決的一般婦人，大概屬於獨立自活尚不曾結婚的女子；但這種自覺已經促起以後，不論已婚未婚，都加入於參政權的運動中了。未婚的女子，因爲獨立自活其精神及肉體兩方面都要求受同等待遇的關係，想向政治上去求解決。既婚婦人，其生活充足的，迫於自己欲望的衝動，不能安居家庭，要求出社會；而一出社會，卽不滿於社會上的一切條件，也想向政治上去求解決。既婚婦人之因生活不足而出家庭入社會的，尤欲向政治上去求解決。有這些原因，於是乎婦人參政權的要求便起來了。

## 三　教育問題

西洋的婦人教育問題，大概可以分爲三時期：第一時期，是婦人應否受教育的問題；第二時期，婦人若受教育，應否受完全教育的問題；第三時期，婦人若受完全教育，應該採用何等教育方針的問題。

第一時期婦人應否受教育的問題，乃至第二時期婦人應否受完全教育的問題，在現在西洋算是過去的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卽第三時期婦人若受完全教育應該採用何等教育方針的問題，在現在西洋亦漸次解決其大半。然而若在東洋內中尤以我國，於婦人教育問題，恐怕還在第一時期裏頭；所以現在仍將三時期逐條說明之於次：

婦人應否受教育的答案以前，須先問人類究竟有無應受教育的必要；若人類有應受教育的必要，婦人佔人類的一半，當然有同受教育的必要。若嫌此言近於空泛時，那麼，我們可以先尋求教育一事對於我們是甚麼關係。據我想來，教育一事，是應乎我們生活的必要而成立的東西。我們的生活，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精神生活，一種是物質生活。我們精神上有要求向上的衝動，教育卽應乎這種衝動，來完成我們這種向上生活；同時我們在物質上也有要求發展的衝動，教育卽應乎這種衝動，來完成我們這種發展生活。在現在經濟進步文明發盛的社會裏頭，人類生活，更在要求向上發展，因之教育之質的進步和量的擴充要求逐年增加；不但限於

男子，并且及於婦人。由此說來，婦人為生活的向上發展應受教育一事，簡直不成問題。

其次婦人若受教育應否受完全教育的問題。我們既然知道了教育是應乎我們生活必要而成立的東西，那麼，我們的生活，本是要求向各方面向上發展的，教育即不能不應乎我們向各方面向上發展的情形，而提供以相當的知識。假令現在文明社會要求向各方面向上發展的婦人，所受的教育，僅限於極小極小一部分，不足供其向各方面向上發展的使用；即無異斷絕婦人的生活，即無異阻塞全人類一半的文明進步，——這是人類所斷不能允許的。

婦人既應當受教育，既應當受完全教育；那麼，應該採用甚麼教育方針施以何等教育呢？第一，我們須明白所以對於婦人施教育，不僅為着婦人的生活向上發展，同時還是為着全人類生活的向上發展；然而我們一看從前舊式的教育，既不是為着婦人，亦不是為着全人類，乃為着其他一半之男子，纔施婦人以相當的教育。所以從前教育的方針及其所施的教育範圍，在在都是為男子的便利起見的。社會之中，有所謂家庭；其家庭的主人，即是男子。此家主的男子，因為其人家中需用一種可以整飭或調節其家庭經濟的女子；社會上的教育方針及其所教育範圍，便應此等男子要求，施以一種主觀的知識。乃至男子為需用一種娛樂自己的女子；社會上亦應其需要施以可以令男子娛樂的教育上知識於女子。所以我曾於舊著的女性論裏頭說：『所謂女子教育者，即係男子以女子肉體之從屬尚不滿足，并須捕捉其心神，使之徹底的由衷心獻好意於男子。』如此看來，這種教育方針并其所施教育範圍，對於全人類的生活向上發展，沒有顯著甚深的關係一事；可以不待證明而後知了。

然而新式教育方針和教育的範圍又應該怎樣？我以為從前的教育方針，其弊害即在純取主觀式的教育。甚麼是主觀式的教育？即豫定了一種知識，不問青紅皂白，用強制的方法，注入於受教者腦筋裏頭。他們的觀察，祇承認人類有共性，而不承認人類有個性；祇承認有齊一，而不承認各個人間有差別。其結果，受教育的人，就如鞋店中的鞋、瓦窯中的碗一樣，一切都是齊一的；齊一固然齊一，而真正能彀有長足的發展的人，——即所謂天才的人，受了這種主觀教育的壓迫，絲毫沒有發展自己能力的基礎，因之文明的進步，受非常大的打擊。此後的教育方針，斷不能如此了。第一，須承認人類的個性，須承認人類之間各有其差別相；其教育的進路，須注重這一點上，用啓導的方式，促起受教的人自動的向知識上去探

求，令受教的人各有自動發展的機會。如此，受教的人對於全人類文明的貢獻纔大；受教的人（婦人）纔可知道教育是爲自己的同時卽是爲全人類的，而不是爲男子的，因之文明的進步速率，自然增加。採用這種方針，始能得着偉大的成績，——這卽所謂客觀式的教育。

既然婦人應受完全教育，則在理沒有範圍之可言的；卽現在教育施於一切人類的範圍到如何大，對於婦人也當以同量的範圍去施教。但範圍雖不能專限定於一方面，而注重的範圍，亦未嘗不可規定。對於現在社會婦人的教育所注重之範圍，又在那方面呢？這畢竟依現社會的情態而定。現社會情態，完全是經濟組織令一般人生出不安狀態之情態，而婦人適出於這種情態的社會中，所以必先養成婦人能應付具有這種情態的社會的技能。簡單說來，對於婦人的教育，須依於社會經濟壓迫過鉅之影響，應其必要而注重職業教育，然後纔可完成其出社會以後的生活。所謂職業教育，也有量和質兩種的趨重：所謂量，卽應當在關於職業的知識上，對婦人爲多方面的啟導，使她們將來出社會有比較可以擴充其職業範圍的基礎知識；否則處於現在階級對抗勞銀鬬爭的社會，縱在極小方面獲得一部分知識，其就職也不容易，必致失敗的。所謂質，卽應當對於婦人職業的教育知識，有真實的授與，使其對於職業上技能容易熟練，始足以生存於今日之社會。

除注重職業教育以外，凡婦人對於自己環境所覺出的需求的知識，乃至由其人自己精神上的自覺所要求的知識等，亦皆應予以可以養成的機會。這都是應舉行的事件，更不待言了。

## 四　經濟問題

因爲婦人不能不由家庭出於社會，所以纔有注重職業教育的必要；但婦人爲甚麼不得不由家庭出於社會呢？這是有經濟壓迫的原因，纔成這種趨勢的。經濟壓迫的發端，卽一七三八年以後的『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產業革命的動機，則由於機械的發明。當一七三八年時，約翰克（Jhon Kay）發明織機，（Fly-shuttle）在織物上面劃一新紀元；其後一七七〇年哈格勒巫斯（Hargreaves）發明紡績機（Spinning-jenny）自此以後，各種機器相繼發明；其結果，在家庭用手工製成的商品，不如在工場用機製的敏速經濟。於是獨立的家庭勞動者，不能和大工場主競爭，漸拋棄自己的手工業而爲工場的勞動者，取得其勞銀以生活。然而工場主卽所謂資本家實非常橫暴，取去勞動者甚多的餘值，（Surplus Value）而給以甚少的勞銀，於是勞動者日日祇爲生

活的不足，於是其妻女也不能不爲衣食由家庭而入於工場，——這就是婦人不得不出於社會的第一原因。

其第二原因，卽自從以盧梭(Rousseau)福祿特爾(Voltaire)爲中心起革新文學運動誘引法蘭西革命以來，人類漸由從前專制君主或法王教會的壓迫之下，看出自由的光明；知道自由是人人應有的恩物，不是專賦予於一部分人的東西。在這種道理上面覺醒的人，漸次呼唱階級的打破，給與自己以自由；而婦人方面，受了這種思想的鼓動，因之不願安居於自己牢獄式的家庭之中，也想出於社會，呼吸自由空氣，籌謀自己一種新發展，——這就是婦人不得不出於社會的第二原因。

其第三原因，卽婦人在家庭之內經濟絕無獨立機會之一事。我們試向任何家庭內去觀察，其家庭內男女經濟上的位置，必非常相異。男子能較任意出於其自己家庭進向社會爲種種之活動，儼然是社會分子之一，各有發達之特性，各分擔其社會的事業，相集相助，各擁有其經濟獨立的機會。統括說來，現在的世界，男子專門包辦一切生產分配事業，婦人拱手受之能了。她們一方面享受男子的供給，同時對於男子負調節其家庭中的經濟。萬一有疾病的時候，男子也施以相當救濟，恢復其能力，使她時時有履行調節自己家內經濟的力量。挖苦點說時：婦人對於男子的經濟關係，儼如農家牛馬對於其主人的經濟關係。牛馬在主人經濟狀態之下，盡力生產，婦人在男子經濟狀態之下，盡力調節。牛馬有疾病時，主人給以相當救助，恢復其能力；婦人也是如此，每日作完全相同的機械的事業，以至於死。牛馬的經濟，不能說是獨立；婦人在家庭的經濟，自然也不能說是獨立。許多婦人在家庭裏頭覺察出這事來，於是幾向社會要求活動，——這就是婦人不得不出於社會的第三原因。

我以爲婦人不安於家庭而出向社會的原因，以第一及第三之經濟上的原因爲最大。然而婦人出到社會之後，果能如婦人所期望，可以補足家庭經濟的缺陷(卽第一原因)否？或果能如婦人所期望，可以實現其經濟獨立的情況(第三原因)否？據我看來，這都是不能實現的問題。

爲甚麼呢？假令婦人之出社會，係由於家庭的生活不足，欲向工場等處求得相當位置領取報酬以補足自己家庭經濟時；而眼前實例的勞動者，因爲雇主的橫暴，時間甚長，報酬極少，於是生出今日如火如荼之勞動問題，演成階級鬭爭的事實。到現在雖然經過無數犧牲，成立無數妥協，然而勞動問題之不能解決仍如故，餘値

之掠奪仍如故，資本家之富裕勞動者之貧瘠仍如故。而婦人若出家庭入工場，工場主對於婦人勞動者的待遇，由歐美各國事實上的證明，乃至其報酬的程度，尚不如勞動者遠甚；如此婦人若想離家庭向工場取得相當報酬以補足自己經濟，豈不是很難麼？

其次假令婦人爲着在家庭經濟不能獨立，欲向工場等處——爲甚麼出社會祇向工場呢？因爲中流以下婦人，向其他方面者祇是十之一二，由各國事實看來，十之八九都不能不向工場——尋得相當報酬以求自己經濟的獨立時，也不過和上述情形一般，結果仍是絕望罷了。爲甚麼向社會而經濟仍不能獨立呢？此事可分兩種說法：其一是完全脫去家庭關係的獨身婦人，此等獨身婦人，既向工場爲婦人勞動者，則其所得報酬，自限於獨立支持一身。然而經濟獨立，不僅是獨立支持己身之意，并且當於保持凜餒維繫生存的最小限度，具有安定的情形；如此始能說是完全的經濟獨立狀態。然而由這道理說來，卽在男勞動者的自身，也尚不能謂其可以算完全經濟獨立；何況得比較男勞動者更悲慘的報酬之婦人，其經濟之不能說是獨立，更不待言。例如前舉的牛馬之例，牛馬爲主人生產得些須生活資料，勉強可以維持生存；我們旣認牛馬的經濟不曾獨立，則婦人卽離絕家庭由工場得些須報酬以維持生存一事，不能稱爲獨立，尤其顯然。至於離出家庭入工場而尙求完全離絕家庭關係的婦人，其經濟關係之不能獨立，尤不必論；不過將其所得收入，爲男子家庭中經濟上的消費補足以盡罷了。婦人既非家庭之主體，僅能以其收入獻於主體的男子，聽其指揮；因之結果更不能實現經濟獨立的情況。

# 結論

## (1) 第四階級之婦人問題

白白爾(Bebel)說：『婦人是最先嘗奴役的人類，婦人是奴隸存在以前的奴隸。』我以爲婦人在古時，固是先嘗奴役的人類奴隸以前的奴隸，而在今日，婦人乃是奴隸以下之奴隸。勞動者制御於橫暴的資本家之足下，成立主奴的關係；婦人在佔人類百分之九五的勞動者家庭之中，又和勞動者成立主奴的關係。及至出向社會，所得的報酬，比支配於勞銀鐵則的勞動者所得報酬尤爲低下，其所過的生活，又是奴隸生活以下之奴隸生活了。

從前的婦人問題——卽十八世紀以來直至十九世紀末葉的婦人問題，大概可說是第三階級的婦人問題。我們試看十八九世紀期間的婦人運動，那一件不是第三階級比較有知識的女子出

來提倡鼓吹？因之其所得利益，大抵是第三階級婦人享受，並不會有佔人類百分之九五的第四階級婦人參預其間。第三階級的婦人運動，所謂要求高等教育，要求參政權，要求職業；然其所謂教育、職業、參政權，僅在十九世紀之間，漸如第三階級婦人所期望，及於第三階級婦人而止，第四階級婦人絲毫不會分得。然而產業革命後所醞釀的惡果，及於二十世紀，乃至今日歐戰以後；逼迫一切家庭自行破壞，使女子出社會再爲商品。然因現在社會求職困難，婦人和男勞動者相互競爭的結果，資本階級利用（Exploitation）其間，坐收漁人之利，商品的男勞動者，固然因此勞銀反有減少之勢，而婦人勞動者的勞銀乃至其職業之獲得機會，不待言更是低微了。

換句話說：即從前的婦人問題，僅是屬於第三階級婦人運動所要求之問題；而今日之婦人問題，乃是第四階級——即全人類大多數婦人經濟如何解決之問題。即今日的婦人問題，已經併入於勞動問題之中，共合成一問題了。對於此等問題的應付，一方面既當解決男勞動者的完全經濟獨立的問題，同時尤當解決婦人勞動者的完全經濟獨立的問題。

在相對上說：男勞動者不靠其妻不靠他人，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維持自己生活，或者可以勉強說是經濟獨立也未可知。然而在不靠資本家即不能喫飯的一點上說：決不能說男勞動者果能徹底的完全的絕對的經濟獨立的。婦人勞動者也是如此，決不能說她們真能算經濟的獨立。然如何纔可以說絕對的經濟獨立呢？即不外對於一切人類不僅婦人，皆當予以同樣生活和教育的保障，曾當予以同樣適於各人性情和才能的地位。如此辦去，纔可以尋出真正實現各人經濟獨立的可能性。然而這種事實，在現今社會組織之下，是絕對辦不到的；即除在未來的新社會上去實現以外，斷沒有成功的指望。若想向未來新社會去求實現這事時；即謂以此爲條件爲標準，去實現未來的新社會也未嘗不可。

## （2）婦人問題與中國

婦人問題概論，到此已經完了，但有須注意的：即上所述之婦人問題，完全在說歐美婦人問題，並沒有及於中國婦人問題的地方；在本篇的臨了，似乎也得稍微陳說一二，作爲此文的收束罷！

原始時代，中國也曾經過雜婚期間的，如本論一第一節第三項所引伏羲氏的例，即可證明。其後漸遷於個別的婚制時候，在中國似乎通用異族婚姻制，由近代的同姓不婚之嚴守一事，還可證明。其異族婚姻制中，如買賣婚姻，還可尋出些證據來。儀禮說納徵之

以玄纁束帛儷皮；近世親迎時使用的羔雁的風俗；伏羲定嫁娶制度時，以皮爲禮；這些事都可作爲買賣婚姻的證據。易經上說匪寇婚媾，或者是掠奪婚姻時傳來的慣語，也未可知；中國現在某種地方還有行『搶婚』之俗的，都可爲掠奪婚姻曾經存在的說明。團體婚姻之例，如左傳說；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又如周時秦晉世爲婚姻；現在中國有許多地方還行『世姻』的習俗，似皆可認爲團體婚姻的遺習。一妻多夫制，現在西藏還盛行；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現代我國到處都在盛行，更不必贅說了。

至於歷史上的經濟關係，中國和西洋差不甚多，婦人在原始時代，似亦曾行母系制度，及至歷史稍微完備，婦人便屈服於父系制度所成的社會的經濟壓迫之下，祇是男子的一個調節家庭經濟的勞動者或美術品罷了。

中國自來沒有婦人運動，這個問題拋開且不說他。至於戀愛結婚問題，因爲廣行父母代訂婚姻的結果，簡直還說不上。參政權問題，不待言更遠了。經濟問題，仍然和歷史上的一樣，毫無變動，毫無解決希望。然而這些甚麼戀愛結婚問題，參政權問題，經濟問題，絕不能聽其不解決而止的。旣不能聽其不解決，然而現代中國婦人自身還不知道這些問題應該解決哩；那麼，難道仍是罷了不成？男子旣不能爲她們代庖去解決，則除了促起她們自己去解決以外，是再無方法的了。怎樣纔能促起她們覺醒起來去解決這些問題呢？則除掉推廣教育的範圍更新教育的方針去促起她們覺醒以外是不爲功的了。

推廣教育範圍到甚麼程度？更新教育方針當如何辦理？這些問題，已經在本論二第三節裏頭說了，茲不更贅。然所謂教育一事，不僅指學校教育而言；社會教育一事，也是非常切要的。從題外說時：中國現在的一切問題，那樣不歸結於教育問題？固不僅婦人問題如此啊！

用教育來促起中國婦人的覺醒一事，婦人中之先覺者固然更當負其責任。卽在男子一方面，亦不能聽其自然棄而不顧。我們當爲中國的全人類，世界的全人類，救濟這些蒙昧無知弱小的靈魂。婦人的先覺者呀！爲全人類犧牲的男子呀！求解決一切問題而沒有解決能力尋不出解決頭緒的一般失意的婦人呀！婦人教育運動！婦人教育運動！

（完）

# 俄羅斯的母親與兒童

幼雄

## 一

『爲母』是婦女唯一的天職，這句話是我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所熟聞的。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究竟怎樣待遇婦女，使她們可以盡這唯一的天職呢？姙娠、分娩、育兒等不能勞動的時期，都可以剝奪她們的生存和獨立；她們除依賴男子和社會的恩惠以外，決不能救她們自己和子女的飢餓，這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的運命麼？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婦女要求經濟的獨立，萬不可能。從這一點說，他們對於婦女爲母的任務，不但沒有酬報，實在反加以苛罰了。那麼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們待遇這般柔弱而受虐待的母親和兒童，究竟怎樣呢？對於婦人經濟的獨立和她們性的職分的問題，怎樣解決呢？

俄國的現狀，大概已歸到社會主義的時代，現在且把那裏的情形，來解釋這個疑問。

## 二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卽勞農政府成立以後的數星期，人民社會委員會（卽社會部）就設保護母親和兒童的機關。以爲種種的慈善事業，反足以造成社會惡劣的風俗，所以把他全數推翻，而以扶養勞働階級的男女爲國家社會的義務。如有疾病、傷害、殘廢、年老、及不得已而失業者，都有權利享受國家的扶養。監管這種事務的最高機關，就是人民社員委員會。各都市各地方的蘇維埃，都有處理此項事務的社會委員會。鮑爾希維克最初的社會委員，是亞歷山大柯倫泰夫人。關於母親和兒童的保護法，都是根據她向來的主張而實行的。

現在俄羅斯的辦法，凡是筋肉勞動的婦女，在產前產後中，各免除勞動八星期，他種職業婦女各六星期。姙娠期內，食物的分量，可以增加；就醫服藥，都可免費。在分娩

時可以進產科醫院，得優良的食物，安善的保護。在醫院中，沒有貧富之分，一律受國家平等的保護。

姙婦於產前數星期，得入國立產科院，依她們身體的健康，操作輕易的事務，使她得以休養。院中有熟練的良醫、產婆、看護婦等，專教育兒的方法。產後三星期，產婦和小孩，在專門家監督之下，收容於乳兒院。如母親已死的，小孩，就入特別的育兒室，用人乳養育他。

如有願將小孩在家中養育的，除生產前後勞動的免除，給以平常相等的食料外，並且在哺乳期間，更與以經濟上的補助，得有要求牛乳穀類等特別優良食料的權利。在現在食糧缺乏的時代，實在可以算是難得了。

在哺乳期內，母親必須帶了乳兒到特定的施醫所，受專門醫生定期的診察，詳細檢查兒童身體之輕重，教以兒童健康上必要的注意。

兒童自產生到成年，都受國家的扶養。凡兒童的食物、養育、教育等費，都歸國家負擔。所以乳兒院、幼稚園、兒童收養所、劇場、遠足會、音樂會等，各處都有。莫斯科的母親及幼兒保護局，常開兒童展覽會，將關於姙娠中、產前產後、乳兒期、幼兒期、母親和兒童心身上應該注意的事項，供民衆的展覽，以啟發育兒的知識。

## 三

母親及幼兒保護局，又在各種工場事務所中，設立晝間育兒室，備母親授乳之休憩室。夏際則在農村中另設育兒所。保護局又有附屬的牛乳榨取所，對於母親和幼兒供給牛乳，並檢查兒童所用的牛乳。該局又擇可為母親及兒童家庭事務員的男女，授以必要之知識，造成專門育兒家。收養棄兒、孤兒、私生兒和乞丐、娼妓以及因狂醉、犯罪故而剝奪親權者之子女，也是保護局的任務。

其次如殘疾、癡呆、及帶不良性者的變態兒童，也須加以保護。不良少年男女，連一切不道德犯罪的人，統包括在內，這等人依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法律，都不加裁判，移歸人民社會委員會管理。保護局又設有育兒院，收容無家之子女。院內的教育，以養成職業的訓練和兒童的獨立心為基礎。所以院內不但設有游戲場，並且有圖書館、讀書室、工作所、花園、小動物飼育場等。子女達一定年齡，

卻令入校讀書，十七歲以內，留養於育兒院，以後便成爲獨立的勞動者，教他們自己設法去謀生活。但國家仍然到處帶有保護的責任，隨時與以援助。

人民社會委員會與人民教育委員會，（即教育部）共負保護母親兒童的責任。幼稚園的制度，普及於全俄國，當國民教育的第一階級，教育四歲到八歲的兒童；但四歲到六歲的兒童，入幼稚園與否，聽其自願，六歲到八歲，却有必須入幼稚園的義務。幼稚園之高級生，做小學教育的準備，教授以輕易的學課。

照俄國的現狀、要增母親和兒童的保護機關、實在困難，一則因爲沒有充足的經費，二則沒有熟練的育兒家。現在人民教育委員會，特在莫斯科和別的地方，設幼稚園學校；養成做保母之人才，（不問男女）修學期間六月。

俄政府對母親兒童的保護，非常注意。社會委員會教育委員會的費用，因此支出得很多。他們戰勝一切困難，用犧牲的決心，保護俄羅斯民衆的母親和未來的國民。

## 四

去年四月，美國人舉德，參觀彼得格勒郊外所設的兒童公育所後，曾經說道：『勞農政府，將革命以後出逃的富家的財產，收爲國有，把好的房屋建設兒童公育所，做兒童保母等適意的住所。在我參觀以前的九個月，林那夫人主任之社會局，裏面所收的兒童，已經有三萬人，還打算在以後的三個月裏，添收一萬人。近來從外國輸入俄國的物品，完全杜絕，國內的製造工業，又不發達，所以彼得格勒物質上的缺乏，已達極度，要想整頓兒童的衣服，和被褥床鋪的設備，非常困難。所以年長的兒童，在學校肄業，祇可走讀；年少的兒童，也祇能住在家裏，日間到幼稚園去受課。我所見的保母及助手，都是知識階級的人，辦事都非常熱心。我的鄉導，他以爲兒童公育所裏，病人一定很多，但我所參觀的一處，竟沒病人。據裏面辦事的人說，在這冬季的一季裏，並沒有一個兒童生過病。』

一九一九年五月，俄政府曾發頒布告：凡十四歲以內的兒童，不論屬什麼階級，或有沒有父母，都免費供給他們的食料。監察課所著一九一九年的俄國裏說：十五萬至十八萬的都市兒童，每天都由學校中供給膳食，並且

把一萬雙的皮鞋分給他們。俄國從李寧執政之後，一般國民，祇能得到少許的黑麵包，和沒糖的薄茶。但是在學校裏讀書的兒童，却可以有雞鳥和牛酪喫。前年四月，曾有某處自由職業組合的代表，把二百八十八萬磅餅乾，捐贈彼得格勒的兒童。各處農民，往往自己挨了餓，却把食品來送都會的兒童，這種情形是我們所常見的。

婦人對於兒童的保護與教育，自然格外熱心。她們盡瘁於此等事業，就是完成她們在革命國家裏的職務。因爲未來國民的養育保護，是革命政府最注意的事情哩。

人民教育委員，曾經向兒童演說道：『你們擔負世界的希望！萬一這回革命失敗，你們要記得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可不成就這革命的事業！』勞農會事事以兒童爲中心。『兒童是世界的希望，』這話實在是他們的標語。

## 五

現在還要說的一件事情，就是托爾斯泰的領地耶斯那坡里亞那和附近一帶房屋田地，已得托爾斯泰後人的許可，改爲『兒童之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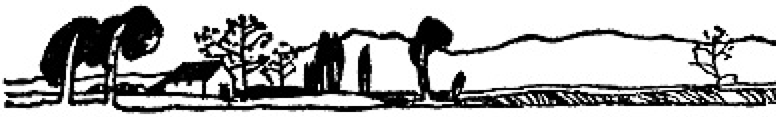
這『兒童之王國』裏，現在收養勞動者和貧民的兒童八百人。這許多兒童受專門農事研究家的指導，在托爾斯泰曾經自己耕種之土地，練習耕種。所設的學校，也完全充滿托爾斯泰的精神；兒童教科書，都是托爾斯泰所親筆編成，教師也都是托爾斯泰的弟子。這等學校的教育，都受他的精神他的教訓他的道德所籠蓋。

『兒童之王國』裏面，更有兒童劇場、博物館、音樂場，有各種手工學校，有幼稚園、散步場、競技場、體操場等。一切經費，都歸人民教育會負擔。

托爾斯泰的女兒泰却娜，和他的親戚乞哥甫，都用全力做這事業；他們的產業，也都撥給『兒童之王國』。

這『兒童之王國』，歸兒童自己管理，是兒童的共和國，兒童的共產自治團。學校的課目，歸兒童自定；飲食物歸兒童自己烹調；托爾斯泰的遺物，也歸兒童保管。完全順從兒童的自由，不加干涉。

這是『兒童之王國』是勞農政府最大成功之一！托爾斯泰的理想，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一般，這也是一個最好的證據。(節譯 Soviet Russia 所載)



# 美國近世女文學家小史（續）

半禪

## 徵琴 Kate Douglas Wiggin

欲了解一人之著作，必先熟知其人早歲之環境與文學上之嗜好，斯固通人之言也；而於徵琴女士爲益信。女士之著作，最爲兒童所嗜，則其在兒時對於兒童之書，必有極強之感情可知矣。今考女士幼時，好讀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二城故事(Two Cities)天方夜譚魯濱孫飄流記(Robinson Crusoe)等書。故數年前，女士亦嘗自言彼之所作，以敍述兒童事者爲多。女士生於費城(Philadelphia)爲女兒時，消磨其光陰於村俗之新英吉利；年十八，遷居加利福尼亞州之山泰排勒拉(Santa Barbara)少壯而赴不列顛羣島；(Britian)女士之書，即告我人以其經歷也。一八八八年，女士始刊其鳥之基督誕日歡歌，(The Bird's Christmas Carol)述其理想中之基督聖誕日。繼此而出者，爲斐鐵衰之故事，(The Story of Patsy)一谷之夏(A Summer of A Canon)此二書皆作於一八九〇年前後。又作梯麻衰之探求，(Timothy's Quest)敍述梯麻衰與其所教於恐怖之善堂中之少年事。其後又借良女子批南洛浦(Penelope Hazelton)撰爲三書：曰批南洛浦英遊記，(Penelope's English Experience)曰批南洛浦進行記，(Penelope's Progress)曰批南洛浦愛爾蘭經歷記。繼批南洛浦(Penelope's Experience in Ireland)愛爾蘭經歷記而行世者，爲鵝女之日記。(The Diary of A Goose Girl)一九一三年，成日照祂邊農田之拉皮茄，(Rebecca of Sunny Brook Farm)爲女士傑作。最近復有河中之薔薇(Rose of the River)拉皮茄之新史記(New Chronicles of Rebecca)老潘



(The Old Peabody Pew) 式山那與蘇 (Susanna and Sue) 母親克來之雛 (Mother Cary's Chickens) 諸種。

## 林哈鐵 Mary Roberts Rinehart

林哈鐵夫人著小說，以純粹簡潔著；故其第一種小說行世，卽博得大衆之贊美。是書名圓梯，(The Circular Staircase) 刊行於一九〇八年。繼圓梯而成書者，爲低十中之人，(The Man in Lower Ten) 情節可怖；雖慣於讀激刺之記述者閱之，亦爲之凜然。此二書，皆爲夫人不朽之作；然猶有邁於此者，是爲人嘗娶妻時，(When a Man Marries) 演之紅氍毹上，則稱爲七日。(Seven days) 又有所謂二重生活 (A Double Life) 復譯者二書，亦爲劇本。一九一〇年後，夫人著作尤多，若白貓之窗，(The Window at the White Cat) 若七星街，(The Streets of Seven Stars) 若王與后與質物，(Kings, Queens, and Pawns) 若天幕之夜，(Tenting To-night) 若可喜之短劇 (The Amazing Interlude) 若自由之祭壇，(The Altar of Freedom) 均有名。顧凡此所舉，僅佔夫人說部之半也。歐戰中，夫人親往歐陸遊觀；故上述諸書中，其後數種，大抵寫西歐戰場英法比美之軍事。約二年以前，夫人又著至於快樂途上之我觀，(The Way to Happiness As I Have Found It) 敍述其一生歷史，尤饒有趣味。蓋夫人時年四十矣，回念從前爲妻爲女時代，夜間假爐而製鈕穴，經本尊文尼西路而入市，烘聖誕糕而嵌以小孩，凡此種種，在其長子已忘之者，而在夫人猶一一在目。已而夫人病弱，乃效爲著作，擁稚子於膝，翹二指以打字；其第一篇投稿，非小說，亦非詩詞，乃記其如何治家之短文也。此作僅得美金二十五圓，是爲夫人第一次自有之金錢。夫人意興勃然，思重有所獲；於是先爲詩，嗣爲短篇小說。時文價無如今昂，且出版家對於初出茅廬之著作家，不甚歡迎，故夫人第一年賣文所入，僅約美金一千二百圓。然其中尚有一絕可傷心之事：先是夫人撰兒童詩一册，求售於紐約，而紐約人却之，不得不持回必珠卜；必珠卜，時夫人所居地也。夫人自記其事曰：『余泛舟而渡，時也晨霧未晞，遠望城市，

（指紐約）若隱若現，余乃思是中不知有無我畜藏身之地，距知結果竟大失敗，奔走永日，無人欲受，蓋市上已佈滿兒童詩也。有一人待余甚善，此人即余後售以圓佛之稿者。是晚，余乘火車返，心傷力疲，懊惱萬狀；且是日行路太多，過余足力所勝，橫爲之裂。然自是而余知執者之不宜作矣。」

## 微兒金司 Mary Wilkins

於紅信(Scarlet Letter)一書以後，求美國女小說家所作巨著，梅皮(Hamilton Wright Mabie)屬意於微兒金司夫人之自由人之蠻姆勃洛克(Freeman's Pembroke)是書出版於一八九四年，讀者不下數萬，無不歎爲妙絕。然此書出版之先，夫人在小說界早已享有盛名。其第一種著作，爲平常之一趣談與其他小說(A Humble Romance and Other Stories)所敍多新英吉利事。繼此以後，又有新英吉利之一女尼(A New England Nun)長臂(The Long Arm)二種，長臂尤爲駭奇。一八九七至一九〇四年間，可謂夫人小說之大熱時代。若貧漢奮羅姆(Jerome, a Poor Man)若心中之大道(The Heart's High way)若淸學(Under-studies)若薔薇叢中之風(The Wind in the Rose Bush)等等，不下十餘種。其材料皆取給於新英吉利人民社會，惟最近之作，間有數種脫離新英吉利環境而逃及村野之紐蕎賽(New Jersey)如負地神之肩(The Shoulders of Atlas)其最著者也。

## 格拉斯哥 Ellen Glasgow

聞格拉斯哥女士之名，可以想見脫離蘇格蘭(Scot-land)長老會時戰爭之慘酷，與戰後恢復原狀之苦痛。蓋女士書中所敍，大抵不外此二端也。故女士著作中之中心人物，非人而實國。其早年時代所著之戰場(The Battle-Ground)一書，即爲一例。此書在表面上觀之，不過敍南方拉鐵花吹(Lightfoots)一家事，或且不過一家中之一人，岱鐵蕎孩(Dan Montjoy)事實；則其中隱寓兩重戰爭焉：即戰時聯邦中某家屬之爭，與人脫離血統而獨立之爭也。又如交付(Deliverance)一書，則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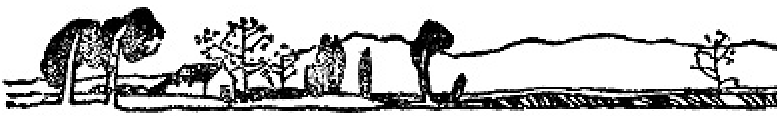
事數年中南方再造之遭遇，尤令人讀之而慘怛。女士自幼好弄筆墨，嘗自陳於其父曰：「我著一書矣。」時芳齡猶未滿二十也。是書卽所謂後裔（Descendant）者，是出版於一八九七年。越三載，又刊行人民之聲（The Voice of the People）一書。上述諸作，蓋皆取材於佛傑尼亞。（Virginia）後作生命之輪，（The Wheel of Life）則描寫紐約狀況。嗣又轉向佛傑尼亞，成傑作二：曰庸人之趣史，（The Romance of a Plain Man）曰舊教堂之磨坊主人，（The Miller of Old Church）皆述低級白人爭向前進，與專制階級則欲其退後之爭。至生命與辯別立拉（Life and Gabriella）一書，則合兩地情形而發有之；蓋書中敍一女英雄先在笠櫪蒙（Richmond）後赴紐約之經歷也。

## 希根 Alice Hegan

希根女士，後稱拉司夫人，（Mrs. Cale Young Rice）以黃芽菜園中之微琪司夫人（Mrs. Wiggs of the Cabbagepatch）一書而著。是書刊行後未逾數週，雖無人爲之揄揚，卽已家傳戶誦，不特引爲奇趣，且以爲含有生活之哲理，恩吏敦夫人至比之於哈維姆（David Harum）之寡婦（Widow）一書。考此黃芽菜園，實在路易斯樊兒（Louisville）南部，近路易斯樊兒與納虛樊兒（Nashville）鐵道，其先本爲屯積廢物之場，後乃闢爲農田；女士嘗作業其上，與拔司夫人（Mrs. Bass）者稔，發寫其經歷，著爲此書。書中主人微琪司夫人者，卽拔司夫人也。

## 瓊司登 Mary Johnston

格拉斯哥女士與拉發夫司，皆美國南方之女文學家；繼二人而起者，有瓊司登女士。嘗在十九世紀末，著有與守（To Have and To Hold）一書，芳名遂以大噪。有與守以後，有與地來（Andrey）希望之囚（Prisoners of Hope）二書。十九世紀末葉，本爲美國歷史小說盛行時代；而此三書所敍，均係當時佛傑尼亞殖民軼事，故尤得讀者歡心。月下比劍，盜守沙中，凡此種種可驚可駭之情景，無不由曲從女士筆尖傳出。女士之文體，則伊立沙



白(Elisabeth)時代之文體也。與地來背中所稱樊司鐵與浮(Westover)地方，當乾姆士(James)河岸，風景秀麗，其先爲勃蘭特(Theodore Bland)產，嗣售於排雷(William Byrd)後，復幾經易主而入一與此壓地夙無係屬之某西方人手。女士之作，即寫其嬗變情形，雖純粹爲小說，而亦間寓心理學說也。女士所撰，不僅爲本國之歷史小說，間亦有及於歐洲者。如毛鐵謀貴族(Sir Mortimer)一書，即述古昔西班牙人載巨舶往來熱帶諸島間探檢寶藏之冒險事業。又如格玲之幸運(The Fortunes of Garin)一書，則述法國十二世紀中沿途賣唱者之生活。

## 山納鐵 Octave Thanet

一九一七年，有船主答復(Captain Answered)一書者出，人爭誦之，著者乃山納鐵女士也。女士積年爲小說頗久，距船主答復一書出版前三十年，即已成太陽之織工(Knitters in the Sun)一種，稱誦一時；今雖時代久湮，而此書之風味，固猶存也。太陽之織工一書出版後六年，復有勇敢之土耳其(Otto The Bold)與西方某市之故事(Stories of a Western Town)諸篇，皆足表示女士之特性。女士後嫁阿立司佛蘭區(Alice French)今稱佛蘭區夫人。

## 拉孩夫司 Amelie Rives

與佛蘭區夫人太陽之織工一書同時出版者，爲拉孩夫司女士之速或死。(The Quick or the Dead)其書造意可畏而冒險亦可喜；先載李柄柯鐵(Lippincott)雜誌，爲短篇小說，深得讀者贊許；時女士芳齡猶未逾十九也。女士後爲俄名畫家脫洛白鐵司克親王(Pierre Troubetskoy)妃，雖安富尊榮，而未嘗一日廢其筆墨。若佛傑尼亞之佛傑尼亞(Virginia of Virginia)若依聖約翰(According to St. John)，若隱屋(Hidden House)若燄影(Shadows of Flames)均足以關繫速或死。

(未完)



# 婦女之弱

戈登黎夫(Gordon Reeve)原著
惲代英

婦女之弱爲何如乎？婦女何爲而弱乎？婦女固應弱，固應保存其弱而不求改良乎？此等問題，皆近人所欲解決者也。吾等之觀付，以婦女之弱爲天賜一種專利；婦女之得一生僅從事於洗擦地板、收拾家具，不須如男子營營逐逐而後遂其生者，皆由弱所得之幸福。故凡婦女不安於弱者，彼等視之無異逆天命侮神靈而自召煩惱也。

婦女雖弱，吾人不可漫然承認其弱爲天定。以生物學考之，較下等之動物，其雄者雌者，孰爲較強，甚有不易言者。然多數之雌者，恒較雄者爲強；其雄者較強者，惟自雄者須用武力與他雄者爭奪雌者之時，始漸有此傾向。然則雌者固不恆弱也。

譬獸之鳥類，其雌雄但以華麗之羽毛、婉轉之聲音相誘引，不以武力爭奪；故其大小強弱，恆無分別。可見雄者之氣力，完全爲爭奪之需要而生；無爭奪則不生奚。庭院間生物，亦有可爲此證者。如雄雞較強於雌，卽以其爲爭鬬之動物故；雄鴨無爭鬬，則無此等區異。鴨之雌雄，其形狀氣力，初無分別；惟雄者缺乏叫聲及尾毛微卷而耳。

較高等哺乳動物，與吾人親切者，其雄者較強，漸爲明顯之事。雄者爭鬬之時愈多，如雄鹿等，其與雌者殊異愈甚。若和平如馬者，雌雄殊異仍甚細微。雖普通雄馬項部常較碩壯，骨節常較堅固；然在馬之世界中，以急走著稱者，仍爲雌馬得第郎。得第郎奔走速度著稱於世者九年，雄馬莫及之。猴類雄者，其項部腕部常較發達，此純由運用所致。其普通體格氣力與活潑，雌雄均無異也。

就人類言之，男子之較強，爲不可不承認之事，所以較強者，仍古代以武力爭奪女子之結果。吾人不能普禽獸或原人生活，女子皆有機會生存，男子庇護之下。不特理論上無此理由，事實上亦無此證據。男子自覺能力可以保護妻子，乃後來發達之事。禽獸生活中，雌者不獨須自爲防衛，自謀生存，不假雄者庇護，且須以餘力防衛其子孫而生存之。禽獸之防衛子孫，乃雌者之事，非雄者之事也。

此等對於婦女之弱爲探本究原之論者，於近世生活，似無關係。然吾人必先知婦女之弱之本原，然後知其中若何程度爲可救療；若何程度爲長久之種族遺傳，非以漸進的天演方法不可救療之。欲得合理的見解，此論固不可少也。

野蠻男女，其體格氣力，已不一致，然非如文明男女之不一致也。世界愈文明，女子體格愈小，氣力愈微；說者謂此乃進化自然之結果。雖然，女子身體之精確計算，比之男子，初無可爲此說證者。自石器時代以前，至於今日，男女高度之比差，不過有百分之二之歧異。故氣力之不一致，僅由個人生活所致；體格之不一致，僅由遺傳淘汰所致；初與進化趨向無關。女子由文明而弱者，以文明易發生有害健康之習慣；此環境所致，非自然之結果也，苟能改良個人生活方法，此等之弱，初非不可挽救，在人自爲之耳。彼以文明而體格幾小者，證之事實，全爲無稽。

就各方面考察而折衷之，普通女子高度，較男子低百分之八。又據近世保險公司宣言，普通高度女子，其普通重量爲百二十六磅；而普通高度男子，其普通重量爲一百五十二磅；即女子輕於男子二十七磅是也。二十七磅之差異，似可注意之事；然尚未以其高度與重量相比例也。如經此種比例，可見女子如有男子同一高度，將更適至輕三十五磅。蓋女子重量僅等於男子百分之七十七，男子每加增百磅，女子僅加增七十七磅也。說者謂女子雖矮小，然較男子肥碩；苟女子脂肪組織能較男子爲多，其重量初未必不與男子同等；此說似屬可信。然試考女子肌肉力，可見欲以多量脂肪資求重量加增，必難有效。女子胸部及其他骨骼，皆較男子爲輕；雖尻骨盤之寬，可略加重量，然若非以全身較肥碩之故，其重量必尚不止較男子輕二十七磅。如筋肉適稱其骨骼，氣力適稱其筋肉，女子重量，將較今更減四分之一，即較男子輕六十磅左右也。

婦女較男子輕六十磅左右，或非一般女子所樂聞；然就事實論之，此乃女子筋肉合宜之重量。多數婦女，常在過度肥碩狀況之下，其高度重量及筋肉發展，皆過於當然，即較男子輕二十七磅者，仍此類也。就婦女氣力記錄及運動成績言，婦女之弱，初不如世人所

想像。凡婦女在合度重量狀況下者，苟筋肉加以訓練，不難與男子同其強壯。惟過度之肥碩與長度，均非必要之物。世人言身長六呎之婦女，與六呎之男子可同一強壯；然六呎乃婦女最長而過度者。如六呎五吋之男子，不獨不爲強壯之助，且常較普通人爲弱。蓋過度之高度，雖可視爲高貴威嚴之象，被以華麗之服飾，尤覺氣概非凡；然究一不合法不平均之狀況，於氣力美貌，均無益也。

由此可見世間兩極端見解；一以婦女之弱爲天定，一以婦女可求有男子同一強壯者，皆不得云確當。前者以女子應溫良馴善，恃男子以生存，就歷史觀之，固見其謬；後者雖爲熱心婦女之論調，且有謂女子如有男子同一高度，其氣力可較男子大四之一者；然如選高度之婦女，或用各種方法使婦女化爲高大，欲以求其氣力加增，必不可得；世界強壯男子，無六呎以上之人，況女子乎。

克洛格博士，常搜採各表，編成男女身體各部強弱比較，得知婦女大股肌肉部分，最與男子相似。婦女全身，惟大股較男子爲重；此不但脂肪質較多，肌肉蓋本較重也。婦女腕部最弱；背部次之；下部肢體之力較強。

由此可決定婦女之弱，皆非本然，蓋由無用力的練習所致。如但常行走站立，已足發達其下部肢體矣。上部絕無用力運動，雖有運動，於發達氣力無關；如打字雖能每分鐘打成百字以上，其結果但令人厭倦耳。試使之擲鐵球，其可憐弱點，盡行暴露，又何怪其弱乎？

世界女子運動記錄，不足爲決定女子運動能力根據。蓋女子運動，既無完全記錄，又無適當運動時間，與運動種類；所謂運動者，又無統系之練習，亦無一種競爭勇敢之精神，其成績卑劣，不可盡歸咎於女子運動能力也。

世界男子運動記錄，乃以過去時代長時間經驗與訓練，自無量數人中，擇其最優者記之也。聖路易之運動，使野蠻人種，亦得與賽，於是非洲加非人，諸魯島人，菲利濱愛郭羅特人，皆與其列。結果彼等成績，與普通高等學生，不相上下。馬拉登競走，加非人中四人，雖均不獲冠軍；然均能於相當時間，卒其運動。白人則一半不及格矣。黑人雖未入學校，此項運動，無異彼之日常生活，故能致此。可見運動成績之優良，無非平素練習之功。女子運動會，聚少數無充分練習之人，而使之運動，其成績卑劣固宜。女子因此生自暴自棄心固非；男子因此卑視女子，亦妄也。

女子雖不能如男子有同一強壯，然比普通男子，固不妨較強壯也。由知可確證婦女之弱，最大原因，由於無訓練與發育，於男女根本上強弱問題無關。

凡不用力之肌肉動作，男子恆較女子爲優，然於用力動作，其優尤甚。打字速度競爭，以男子三年女子八年之紀錄衡之；最遲者爲阿文女士，每分鐘能打成一百三十七字；然男子最優者相差僅一字耳。

女子雖能烹飪，男子常爲較良的烹飪家；女子雖能成衣或製帽，男子常爲較良的成衣家或製帽家；其他一切工商業，大抵皆如此。蓋由社會的經濟的習慣使然，無與於自然的精巧或精神上的能力也。

在工場中，女子精巧，恆不如男子。雖伊里士教授言：其女爲其助手，男子莫能及之。人多不信其言也。女子製煙者，與男子精巧等；織布者亦與男子受同一工資；其能出男子上者，則絕無僅有。惟就生理學家考察，女子欲變更運用肌肉方法，則較男子爲易耳。

在簡易工作中，男女能力差異，吾人或尚不能驟決；惟繁重工作，女子恆較男子爲遜，此或以肌肉組織較小故也。不解科學之著作家，每引蘇彝士河爲埃及婦人所濬通，而以首運其沙於陸地；又拿加薩克氣船運炭之事，亦執於女工人手。然此等僻典，足證女子不能工作說之非，欲以此遂謂女子強於男子，則殊不可也。

婦女之弱，何者爲環境所致，何者爲遺傳所致？觀之男女各時代發達之氣力，可比較得之。白人兒童，男子恆較女子爲強。在八歲或十歲時，女子氣力等於男子百分七十五，以後逐漸短減，至成年時，女子尚不及男子百分六十矣。黑人兒童，男女差別較微，菲利濱兒童，其徵尤甚，且在女子重量高度超過男子時，其氣力亦超過男子。至十六歲，女子停止長大，而男子尤繼續長大不已，男子始較女子爲強。由此，可知婦女之弱有二因：一因婦女比男子本爲較小生物；一因吾人文明，發生各種習慣，以限制女子氣力發達也。

文明國中，女子死亡率較男子小，此無可疑之事。美國以移民男子，每歲入籍者甚多，故此事不易覺察。試觀歐洲各國，男子生產較女子爲多，然仍以女多男少著；此固由有戰爭及移殖等因所致；而女子死亡率較小，故生女雖少，此少數女子生活期間較長，實其主因也。

女子對於體育生活狀況，亦於死亡率有關。吾嘗表列各國男子在各時代死亡率，此等死亡率，受外界影響甚多；如科學及衛生知識不甚講究之國家，女子在產育時間，死者恆較文明國爲多，是其例也。

繁重工作，亦影響於婦女死亡率。以四十五歲至六十歲婦女死亡率證之，如男子死亡百人，在英國女子等於其百分之七十七；法

國等於七十三;美國等於七十二;甸國等於五十六。甸國婦女死亡率最低者,以其國為歐洲耕種從事農業的國家,其婦女從事勤勞工作為時較多故也。然此等事實,不可以為吾人遂宜棄絕文明,以反於野蠻也。西方各文明國,各時代女子死亡率,無不小於男子。然在印度婦女,其產育時代死者固衆,即其他時代,死者亦恆較男子為多。可知文明之無負於婦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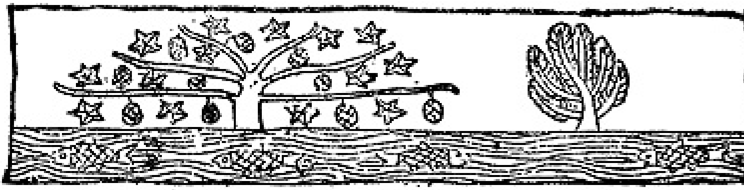
英國學者之考察,謂城市間男子死亡率,較鄉間為大,以鄉間男子多戶外生活,而在城市者則常居戶內也。女子死亡率城鄉大約相等,則以女子在城在鄉,均為戶內生活故。此可為環境影響於死亡率之顯證。

科學家每謂女子較小較弱,為男女根本差異。就較小言之,吾人固屬承認;然以較小遂謂其生活力不及男子,則大謬矣。女子固較男子為長命也。

吾等不願謂男女間一無差別;不願使女子與男子在同一事項中,為運動或工作之競爭;此如吾人不欲十五歲童子與三十歲成人競爭同也。世人以女子較小較弱,遂謂女子僅能為男子之奴隸或玩物,而不使之在較大較自由工作中謀其生活,此實至無理事。婦女所謂小者弱者,僅對於與較大之男子競爭時言。婦女固不欲與男子為氣力上競爭,雖小弱何害?至為各種勤勞用力工作,婦女雖弱,未必不能與男子同等。婦女者強於工作而弱於戰鬪者也。犬與兎,鹿與馬,均為善走之物;其走不同,其為走則一。然則婦女雖較弱於婦女之人格價值,有何關乎?

## 天真(卷首圖畫說明)

這幅畫是一百幾十年前英國大畫家萊那爾(Sir Joshua Reynolds)所作的。他是最有名的大肖像畫家,平生所畫的肖像,有二三千幅之多,有政治家,有文學家,有美術家,有貴婦人。本期裏所插的一幅,原名"The Cherubs",圖中五個面龐,都是從一個女孩子名叫 Frances Isabella 的面上畫出來的。這畫現藏在倫敦國立圖畫館。



# 病孩之心理

美國 Dr. A. Levinson 著
程小青

患病的孩子，不但身體上和健全的孩子不同，就是心理上亦彼此相異。這相異的變象，往往因病因人而不同。譬如某病患在甲孩身上，呈一種變象，患在乙孩身上時，那變象也許和甲孩的不同。或某孩患甲病時呈一種變象，患乙病時，也許呈別種變象。但除了那種種不同的變象以外，凡患病的孩子，大概也有幾種共同的變象。換一句說，就是不論甚麼孩子，患了不論甚麼病症，心理上有一種相同的變象。本篇所說的，就是限於那幾種共同的心理變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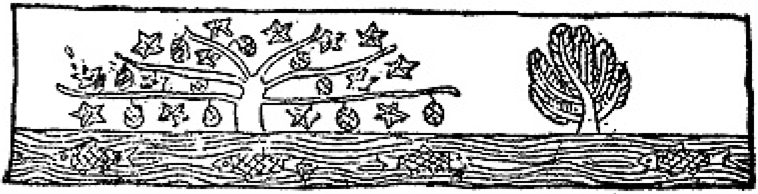
我們要研究病孩的心理，不能不先明白沒病孩子的心理。現在先把健全孩子的幾種主要的心理狀態，申說一下，作為研究的根據。

孩子的心理狀態，不是固定的；却是時時活動的和繼續進行的。但也有幾種特殊的狀態，從嬰孩時期到孩童時期，却始終保存着。下面列舉的幾種，是最普通的：

凡健全的孩子，從生初到成年（西國以男孩十四至二十五歲女孩十二至二十一歲為成年時期）期間，都有一種喜歡動作的心理。有時我們見了很幼稚的孩子們，——三四歲以內的孩子——一天到晚的跳動不停，覺得很是稀奇，以為他們為甚麼不覺得疲乏。但這就是他們好動心理的表現，並不足異的。

孩子的模倣性極強，他們所有的動作，除了食物一件事外，差不多都是從模倣得來的。其實食物雖出乎本能的要求，不是模倣；但食物時的一切舉動，也無非是從模倣而得。

我們成人的想像力，雖然亦有很富足的；但平均計算，不過是少數人。若論到孩子，除掉有病的不計，差不多個個都有很富足的想像力。他們能彀懸想生活上一切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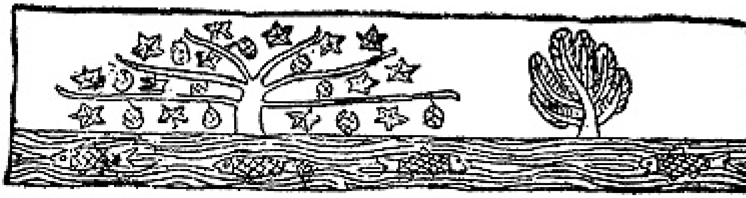
外的情境，那是我們冷血頭腦所不能的。譬如他們能想像王子和乞丐是同等的，或因爲看見日常的虛僞舉動，也來舉作虛僞的想像。他們能假想他們是他們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或者想他們是一隻狗、一隻馬或是一種機器。總而言之，世界上一切事物，對於他們的想像，簡直沒有太好太惡或太大太小的見解。他們想像的範圍，實在是無所不容，廣大沒有限制。

數百年來，一般大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對於人類的心理，曾經多方考求。他們以爲人類的天性，本來是惡的。因此一般宗教家、教育家、政治家等，都負着絕大的責任，想出種種政策和方法，要改移人類的根性，引導一般人往正路上去。其實他們若下一番普遍的觀察，注意到小孩方面，他們便能得到一種相反的結果。原來孩子們都有一種愛好公義的心理。這種心理很強，往往在他們的言語舉動上表現出來。試觀有時因爲要求公義的緣故，他們便要劇烈的爭辯和奮鬭，就是明證。但等到他們成年之後，一和現世所謂開化的社會接觸之後，這種急公好義的心理，是否能依舊保存，却不能說了。

除了上述的幾層，還有一種最要緊的心理，就是健全的孩子，都有天然的快樂性。譬如他們見了絕小的事故，像聳一聳肩，張一張嘴，都能發笑。要知他們所以容易發笑，不是在所見的動作果眞可笑，實因他們的本性，本來是快樂的緣故。

現在我們要討論到病孩的心理了。凡孩子患了疾病，他對於周圍的情境，往往發生一種厭惰而不願注意的心理。這種心理，成人在患病的時候，也時常發見的，不過沒有孩子那麼顯著。故孩子在臥病之時，雖然不喜歡獨處，却也不願見他的父母或看護人在他面前動作。因他一見他人的動作，便要生模倣的印象，然而又勢所不能，因此便不免反覺得煩惱。所以看護病孩的時候，不必勉強去取悅他，或思吸引他的注意；因爲這種違反心理的方法，不但不能使他歡悅，徒然引起他的惱怒罷了。

在患病時期，孩子的好動和想像兩種心理，似乎都潛伏不發見了。但活動固然不能，而想像力却非但沒有潛伏，且較平時更強。不過病時的想像，是錯亂而沒有系統的，和平時不同。他在平時所聽得的故事，病中但能追想



故事的片段，或故事的相反情形。譬如仙人忽化魔鬼，陽光忽變風雨；或勇士不得善果，天使不傳福音；種種幻想，都昏亂無序。因此，臥病的孩子，往往容易感受驚恐的印象，和釀成乖戾的性情。

孩子固有的快樂性，到了患病時期，不免消滅，這也是很顯明的。原來病魔一到孩子身上，立刻就要把快樂性降伏下去；於是那病孩便要現出垂頭縮肩的狀態來。若臥在床上的時候，他便把頭緊緊貼住在枕上，不敢略一移動；這原是普通的病態，差不多各種病症，都有同一的情形。不過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孩子患肺癆病的時候，外表上也許不露出那種病態來。至於病症輕的，雖未必個個都要顯垂頭喪氣的狀態，但他們的面上，總是蒙着一種愁慘不樂的顏色。因病孩所以不樂，不專關身體上的痛楚，就是他活動力的喪失，想像力的錯亂，和公羣性的潛伏，都能剝奪他天然的快樂，而使他陷於愁苦的境界。

病孩的種種心理，既如上述，現今再要論他的實用。對於這種心理的知識，最有關係和最有實用的人，莫如看護人、醫士、和其他對於病孩有直接關係的人，而就中以看護人相關最切。因為孩子的心理，病時和健時固然不同；而病時的心理，亦並非是固定不變的。看護人既時時周旋於病榻的旁邊，故必先明白孩子的心理，然後能臨機應變。原來看護人的職務，非常重要；不但是侍奉湯藥，還應當顧病孩的食物，注意他的安適，和一切關於愈病的事情，都應得盡力照料。除此以外，看護人還要有一個慈母的愛心，和充分的忍耐性。譬如一個銳敏活潑的孩子，一患了病，便現出懶散的樣子來；非但事事要使喚他人，而且嫌長嫌短，不容易使他滿意。或者溫和的性情，忽然變成乖戾，一不如意，便要惱怒。凡此種種，看護人都應該盡量的忍耐，斷不可高聲呵斥或思矯正他的惡性。要知孩子在臥病的時候，身體既然不適，而心意上亦感受特殊的痛苦。看護人如果明白他心理上的變遷，無論怎樣，自然應得忍着性子，帶着笑容，柔聲怡氣的去應付他。還有一層，孩子病中，最忌變易他周圍的景象，和怕見生疏的人面。故家居患病，最好把他所親近的人去充看護。萬一為着病勢的關係，不能不進病院，或和他父母離隔，那麼，安慰和護伺的責任，就祇能請看護人一身兼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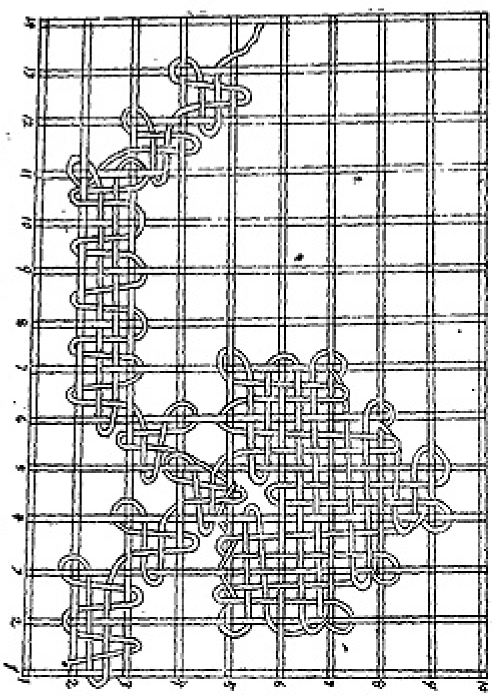


# 花邊舉隅（續）

武陵女塾 顧王懷珏述

## 如意花

如意花之製造法，即從大梅花脫胎而生。觀第十四圖。圖中黑點爲起點。由起點上行，環第三橫線下行，向第二直線角。環過上行，再環第二眼之第三橫線下行，向第三直線角，環過右行。度二眼，至第一直線，環過左行。度二眼，從第三直線角，穿第三橫線上行，環第四橫線下行。向第四直線角，環過右行。至第三直線，環過左行，從第四直線角，穿第四橫線上行，環過第五橫線下行。向第五直線角，環過右行。至第四直線，環過左行。從第五直線角，穿第五橫線上行。度三眼，至第八橫線，環過下行。度三眼，向第六直線角，環至第五橫線上行。度二眼，至第七橫線，環過下行。度二眼，向第七直線角，環過右行。度二眼，至第五直線。環過左行。度二眼，向第七直線角，穿上一眼之第七直線右行。度五眼，至第二直線，環過左行。度五眼，向第七直線角，環第七橫線右行。度三眼，至第三直線，環過左行。度三眼，向第六直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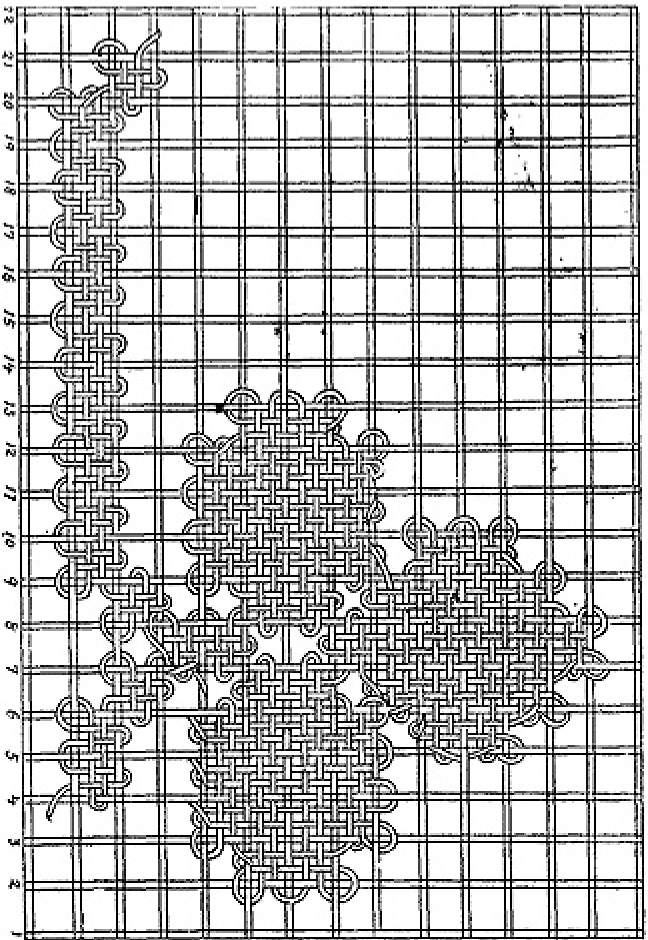
第十四圖

角，穿第八橫線右行。度一眼，至第四直線，環過左行。度一眼，向第五直線角，穿第九橫線下行。度三眼，至第六橫線，環過上行。度三眼，向第四直線角，環下一眼之第四直線下行。度三眼，至第五橫線，環過上行。度三眼，向第三直線角，環下一眼之第三直線下行。度二眼，至第五橫線，環過上行。度二眼，向第二直線角，環下一眼之第二直線下行，從第六橫線下左行。度二眼，至第四直線。環過右行，度二眼，向第二直線角，環第五橫線，盤旋左行。度三眼，從第五直線上面，穿第四橫線下行。度一眼，環第三橫線上行。度一眼，向第六直線角，環過右行，環第五直線左行。從第三第二橫線上下相環，左行度五眼，向第十一直線角，環過左行。度五眼，環第六直線左行。度五眼，向第十一直線角環過，引至第三橫線上行。此第三橫線之花，即爲右邊第三橫線第四橫線間之花朵，已與第二花接連。以下度針之法，與第一花無異，學者可仿而行之。如意花邊，花之上須做迴環邊，花之下但做稀邊可矣。

### 三　桃花

桃花做法，共分三部。此三部之花瓣，看似不相聯絡，實則一線貫串。學者於如意花邊，既習之純熟，則學桃花邊自不難。惟於三部之聯絡處，不可不注意。觀第十五圖：圖中黑點爲結。由結上行，環第三橫線下行，向第五直線角，環而上行。環第二眼之第三橫線下行，向第六直線角，環過右行。度二眼，環第四直線左行。度二眼，環第六直線角，轉向上行。環第四橫線下行，向第七直線角，環過右行。環第六直線左行，向第七直線角，轉而上行。度二眼，環第六橫線下行。度二眼，環第八直線角右行，環第七直線左行，環上一眼之第八直線角右行；再環上一眼之第七直線左行，折向第六橫線上行。度二眼，環第八橫線下行。度二眼，折向第九直線角左行。度三眼，環第十二直線右行。度三眼，環第九直線角上行。度四眼，環第九橫線下行。度四眼，環第十直線角上行。度四眼，再環第九橫線下行。度四眼，環第十一直線角上行。度四眼，再環第九橫線下行。度四眼，向第十二直線角，環上一眼之第十二直線，拽長從第六橫線下上行。度二眼，環第八橫線下行。度二眼，環第十三直線角右行。度五眼，環第八直線左行。度五眼，環上一眼之第十三直線右行。度五眼，再環第八直線左行。度五眼，再向上一眼之第十三直線角，環第八橫線，拽長從第十二直線右行，度三眼，環第九直線左行。度三眼，向第十二直線角環過，從第九橫線上，盤繞右行。度三眼，再從第九直線右行。度三眼，環第六直線左行。度三眼，向第九直線角，轉而上行。度二眼，環第十二橫線下行。度二眼，環第十直線角右行。度五眼，環第五直線左行。度

五眼，再環第十直線右行。度五眼，再環第五直線左行。度五眼，再向第十直線角，環第十二橫線，從第九直線右行。度三眼，環第六直線左行。度三眼，再環第九直線角下行。度四眼，環第八橫線上行。度四眼，向第八直線角，轉而右行，環第七直線左行，環第八直線角下行。度六眼，環第八橫線上行。度六眼，向第七直線角，環下一眼之第七直線，從第十三橫線下行。度四眼，環第九橫線上行。度四眼，向第六直線角，環下一眼之第六直線，



第十五圖

從第十二橫線下行。度二眼，環第十橫線上行。度二眼，向第五直線角，盤繞下行。度二眼，折而左行。度一眼，折向下行。度一眼，再折向左行。度一眼，即遇第七直線角，從第七直線左行，環第八直線右行，再向第七直線角，轉而下行。度二眼，環第六橫線上行。度二眼，折向第六直線右行。度三眼，環第三直線左行。度三眼，再環第六直線角下行。度四眼，環第五橫線上行。度四眼，環第五直線下行。度四眼，再環第五橫線上行。度四眼，環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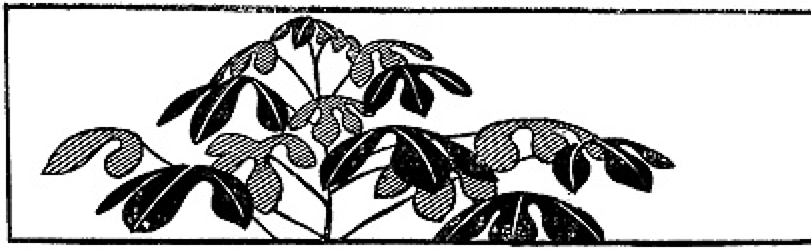
直線下行。度四眼，再環第五橫線上行。度四眼，向第三直線角，環下一眼之第三直線，拽長從第八橫線下行。度二眼，環第六橫線上行。度二眼，環第八橫線角左行。度五眼，環第七直線右行。度五眼，環第七橫線左行。度五眼，再環第七直線右行。度五眼，向第二直線角，環第六橫線，拽長從第三直線左行。度三眼，環第六直線右行。度三眼，向第三直線角，盤繞左行。度四眼，折而下行。度一眼，折而左行。度一眼，即遇第八直線角，從第八直線左行，環第九直線右行，環第八直線角上行，環第四橫線下行，向第九直線角折而左行。度十一眼，環第二十直線右行。度十一眼，環第九直線角，從第二第三橫線，上下相環。左行度十一眼，向第二十直線角，環上一眼之第二十直線，從第三橫線上行，已與第二花接連。蓋左邊第二眼之花，已與右邊第六眼之花，位置相同。以下度針之法，與第一花無異。至於扣邊，同如蓋花。

(未完)

## 鷄之斷頭機



家庭宰殺鷄禽，尋常多用廚刀施割，其法緩慢且仁慈之婦女，多不忍親手宰割。美人賚斯(Frank S. Race)發明一種斷頭機，專供宰殺鷄禽之用。如圖所示；以鷄置於孔穴中，將上端之柄一按，則下部之鍘刀盡動，鷄頭立即落下。用過後，上部之柄及鍘刀，仍能自復原位。此機於家政上，增不少之助力；且宰割迅速，可使鷄禽減少苦痛。



# 家長

俄國乞呵夫原著　　卓呆

恩登乞呵夫，(Anton Chekhov 一八六〇——一九〇四)是近代俄國最大的藝術天才，與法國的莫泊三並稱短篇小說界的巨子。他本是一個農奴的兒子，從小得受高等教育，以醫為業。後來改操文學事業，做了許多小說劇本，都很著名。他的小說，近來經我國譯出的也不少。此篇描寫家長的蠻橫無理，可謂淋漓盡致。這種情形，在男權專橫的社會裏，實在是數見不鮮的。　　記者識

郗林每逢打牌大負或飲酒過多之後，一定發生胃痙攣，很陰鬱的醒來。他衣服團皺着，頭髮蓬鬆着，形狀很苦；灰色的臉面上一種表情，宛如受什麼人侮辱似的，很不高興。他更換衣服，顛踣時刻；用水嗽了口，就在室中踱來踱去。他一壁扣衣上紐扣，含了一口痰，憤憤的說道：『什麼人到了這室中來，把門開着去了？這張報，快拿到那邊去！為什麼拋在這裏？我們雇用了二十個婢僕，屋內弄得比酒店裏還齷齪。外面什麼人按電鈴？一定有誰來了。』他夫人接口道：『就是替我們番奇亞收生的產婆盎菲薩來了。』郗林道：『常常趕來胡纏，這拍馬屁的東西！』夫人便道：『你這人真沒有道理，郗林；你不是自己關照他來的麼？什麼反罵起他來？』郗林道：『並不是罵，我在此說話。你不用兩手放在膝上，祇是尋覓相罵的材料；非去尋些事情來做做不可。女人這件東西，我覺難明白：她們什麼一天到晚不做事能過日子的？真不懂。男子如同獸類一般的勞動着；這男子一世的配偶者，木雕美人似的坐着。坐着要消遣，就除了留心有無可與丈夫爭鬧的機會外，沒有他事。你也到了不能不停止這種女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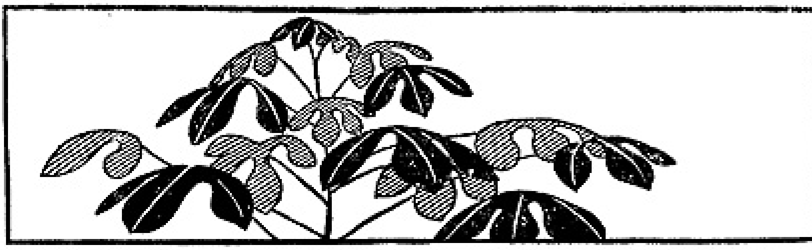


生式的時候了！你既非女學生，又非年輕姑娘，不是人之妻麼，人之母麼？你要走開麼？聽着苦口的異理，到底不愉快的。』夫人說：『倒也奇怪！你獨有自己身體不舒服時，就要說那異理了！』祁林說：『你看！你就要與我爭鬧了！』夫人說：『你昨晚深夜在外面走麼？否則一定打着牌咧！』祁林道：『打牌便怎樣？這與誰有關係？難道我所做的事，一一要寫出賬來給什麼人看的麼？我所失去的，不是我自己的金錢麼？我所用的錢，與這家裏用的錢一樣，是屬於我的；明白麼？屬我的！』

祁林祇是將這些話這麼說着，他再也沒有在一家的人坐在自己周圍用餐時那麼嚴格那麼難說話了。這大概與肉湯一同開場；喝最初的一匙時，祁林忽然把臉上一皺，放下匙來，說道：『這是什麼；要我非往館子裏去飲食不可麼？』夫人擔心道：『有什麼不好？肉湯不愛喝麼？』祁林說：『我沒有豬的舌頭，決喫不下這種像喫剩的東西。鹽又加得很多；并且還有破布的氣味；……不是葱，實是臭蟲；……喫了自然不滋養的。盎非薩。』

他就對產婆說：『我每天又沒限制家用的金錢；我什麼都也忍耐着。但是給我喫的，都是這些東西。無非要我不出去做事，不可不自己往廚下去烹調。』家庭教師徐徐插嘴道；『今天的肉湯，滋味倒很好。』祁林眼下現出怒氣來，凝視着她；問道：『你以為好喫麼？這自然各人的嗜好不同，滋味也有分別。我們的嗜好，實在不同。譬如這孩子的禮法規矩，你很滿足，（祁林用手指着兒子番奇亞，）你肯喜歡他；但是我很厭惡他。』

顏色蒼白今年七歲的番奇亞，停着喫，兩眼向下；小孩子顏色更覺蒼白了。祁林又道：『是啊，你很喜歡他，我實在厭惡！我們那一個正當，我不能說。不過我是他的父親；我以為他的事，我比你更明白得多。你看他的坐法；這坐法可以稱是有規矩受過教育的孩子的坐法麼？快些坐正！』番奇亞便伸着頭頸，兩眼正視，自己以為很有禮貌了；眼淚已積在眼中。祁林說：『快些喫！拿好了匙！且慢！我非罰你不可！你有哭聲麼？你且看我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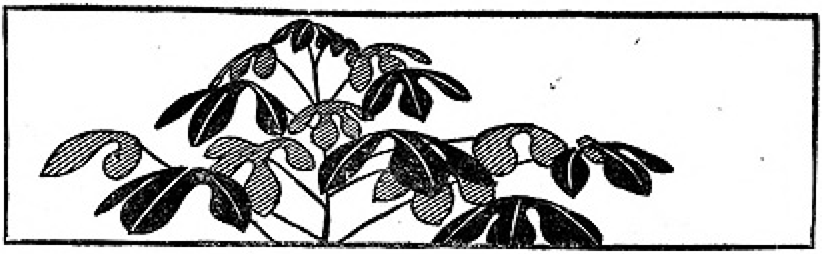


番奇亞便正視父親的臉；自己臉上顫着，眼中淚已很滿。郁林道：『你哭着麼？你是個頑童，會這麼哭麼？你到那邊角裏去立着！你這蠢東西！』夫人開口道：『何不等他喫完了再說。』郁林說：『還可以叫他喫麼？這種頑皮的孩子，不許給他喫！』番奇亞混身亂抖，走下椅子來，向那室隅走去。他父親又恨道：『你打算這麼樣的逃走麼？沒有人留心你的訓育，也不要緊，由我來開場。我決不任你惡戲，決不任你飲食時哭泣的畜生！你必須做你應做之事！明白了麼？你父親有事情做着，所以你也不可不做事。無論何人，怠惰的那裏可以喫麵包。你非有男子漢的態度不可！』

夫人操着法蘭西語說：『請你算了罷！在他人面前，你別把我們祇是說長說短。有年紀的女子，混身都是耳朵；託你的福，市上的人，都把我們的事傳來傳去的談論着。』郁林操俄語說道：『我一點不怕旁人！我說的是真理，盎菲薩也曉得。你當我有一定要喜歡小孩子的義務麼？你曉得這孩子在我看來有何價值，這頑童，有什麼價值可說！你難道當我鑄造着金錢麼？你難道以爲我在那裏賺錢麼？別鬧靜些！我的話你不明白麼？頑皮的東西，恨不得打你一頓！』

番奇亞便放聲哭泣了。他母親也從桌旁立起來，說：『我忍不住了！』又把手巾丟下，說道：『你使我們安然飲食，竟一次也不曾有過。你的麵包，真刺痛咽喉的！』說罷，擦擦眼睛，她出食堂去了。郁林微微笑着，獨語道：『她又要生氣了，實在她一向太嬌養着啊！……是啊；盎菲薩，現在是無人肯把真理入耳了。……差不多大家當我是錯誤着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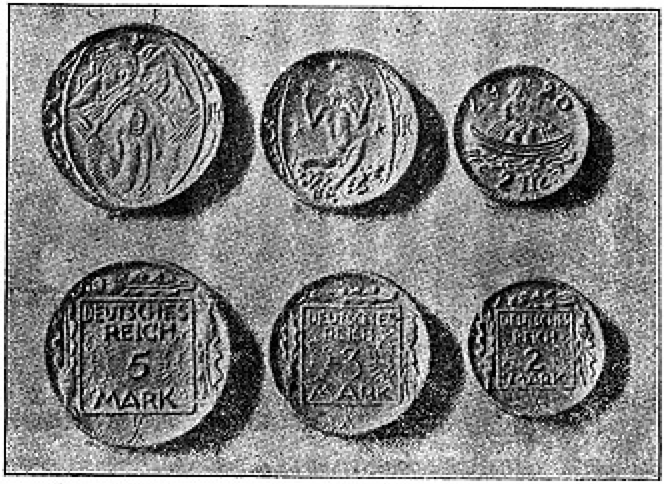
沈默着數分鐘，郁林看看大家的盆中，方覺得誰也沒有將肉湯喝過。他深深嘆息，臉上紅着，凝視那很不安的家庭教師，說：『你爲何不喫？』又道：『因此心中不快起來了麼？是啊，你不願聽真理。竟你怨我，這是我的天性。因爲我做不來僞善者；所以我常常赤裸裸的漏出真理來的。（嘆息，）我曉得我在這席上，大家都不喜歡；無怪我坐着，誰也不喫，誰也不語。………那麼，你何不向我說呢，我可以出去的。……如此，我出去罷！』



祁林立起來儼然走到門口；走過正在哭泣的番奇亞旁邊，他就立定回頭向兒子說：『好了，饒恕你罷！從此你訓育的事，我再也不插嘴了！我決計不管；我用父親的資格來道歉。我是真心要你好所以祇是向你與你的先生嘮嘮叨叨說着。我從今天爲止，你將來的事，我都不問你；記着好了………』番奇亞哭得比方纔更響；祁林很嚴肅的出門，向自己寢室中去了。

從食後小睡醒來，祁林方始像刺戟着良心；覺得很羞見夫人兒子和家庭教師；想起會食時的光景，實在難以爲情。但是他自尊心太強，決沒有老老實實肯與人融解的男子氣；感情祇是不會恢復。第二天起來他非常高興。洗臉時，吹着口笛；走進食室用朝餐。番奇亞已在內；他一見父親，便立起來，很傷心的凝視着祁林。祁林在桌旁坐下去時，很愉快的說道：『小孩子怎麼樣？可有什麼有趣的話講些給我聽聽。小孩子？舒服麼？肥肥的孩子，快過來與父親接吻！』

番奇亞蒼白陰沈的面容，走到父親面前；顫顫的嘴唇，在父親臉上一觸，就離開去；一語不發，仍在自己席上坐下。




德國新鑄之硬幣



# 白爾大佐（續）

法國曹拉原著

瘦鵑

## 三

軍營中幾乎都着驚起來：因爲那穿圍裙的白爾已和梅蘭妮反臉了。過了一禮拜，已證明這事是實在的；白爾大佐不再插脚在巴黎咖啡店中，那化學師便代他稱霸，衹使那退職官員一百個不高興。更奇怪的，說白爾大佐覺常在立古勒街家中，過他幽靜的生活。他當眞是改過了；晚上總在家中火爐旁邊，聽小沙爾士讀他的功課。他的母親，從不把他宕用亞牛賬款的事向他提起過一句，只放着平日極威嚴的面目，坐在他對面的圈手椅中，但她也似乎信他改過了。

兩禮拜後一天晚上，拉伊德少佐自來用膳。他想起了此刻更和白爾相見，很覺得不自然。因爲怕要勾起那種悲痛的回想。只轉念白爾已肯改過，也很想和他握一握手，和他一塊兒用膳，他想這樣定能使老友快樂呢。

拉伊德來時，白爾正在他臥房中，因此是他母親接待少佐的。少佐旣說明了此來要同他們用膳，便又低聲問道：『他怎麼樣？』那老婆子答道：『還算不錯。』少佐道，『沒有奇怪的舉動麼？』那老婆子答道：『完全沒有。他從不出去——九點鐘睡覺——模樣兒也很快樂。』少佐道：『呀！天殺的。我原知道他祇要受一下子刺激就得了。這一頭狗，還有良心留着咧。』

白爾來時，緊緊握住了少佐的手；便立在火爐跟前，等着用膳，兩下靜靜的講着話，彼此很坦白，都讚美家庭生活的妙趣。白爾還立

着憎，說不願把他的家庭換人家的天下，回來時脫下軍靴，換上拖鞋，坐在圈手椅中，任是那一國的國王，也不配給他做侍者擎蠟燭。少佐答應着，一壁留心察看他。他自信改過後，身體似乎並不瘦小一些，仍是那麼凝肥，兩眼昏眊，那雙嘴也似乎腫起着。他好像一半兒已入睡，不住的說着道：『家庭生活！世界中沒有甚麼事能比得上家庭生活！』少佐道：『這話是真的，然而一個人也不必說得太過分——不妨略略活動，常到咖啡店中走遭。』白爾急道：『上咖啡店麼？為甚麼？我這裏難道缺少甚麼不成？不去不去，我要廝守在家中呢。』

小沙爾士把他的書放開去時，有一個婢子進來鋪檯布，拉伊德見了，很詫異似的向白爾夫人道：『如此你們也用着一個下人了。』白爾夫人太息着答道：『我已用了一個。可是我的腿有些不便，我們的一家也弄得糟了。幸而楷勃洛爾把他的女兒讓給我，助我料理家事。你可知道那擀街的老楷勃洛爾麼？他不知道怎樣發付這女兒羅絲，我便用着她叫她做事。』

那時那婢子正走出去。少佐便又問道：『她有多少年紀了？』白爾夫人道：『還不到十七歲。她又呆又髒，我每月祇給她十個法郎，她也祇喫些湯够了。』少停，羅絲已挾了一疊的碟子走進來，拉伊德雖是向來不注意女人的，却也仔細瞧她，心中詫異着，想怎麼有這樣醜的女子。她出落得又矮又黑，臉子像一頭人猿；一個扁鼻，一張大嘴，和一雙碧色的小眼睛，瞧她的闊背和長臂，又像是一個極有氣力的女子。

那婢子又出去取五味瓶時，拉伊德便笑着說道：『好一個倪女！』白爾淡淡的說道：『這也不打緊，她很肯服從，人家要她做甚麼，就做甚麼。她充這竈下婢，很合我們的意思。』

這一頓晚膳，很有樂趣。菜品中有燒牛肉和羊肉鬆。沙爾士被他父親鼓勵着，講些學堂中的故事，白爾夫人仍把那一句刻版的話問他道：『你不是要做一個軍人麼？』那孩子青白的嘴唇上微含着笑容，好似一頭練熟了的狗，即忙照常答道：『是啊，祖母。』白爾大佐把臂兒擱在桌子上，慢慢地嚼着東西，臉上似乎帶一種心神不屬的樣子。這一間挺大的房中已暖和些了，桌上單放着一盞燈，燈光不明，四邊壁角都在暗中。他們倒也很有一派安樂的意味，雖是節儉的人家，菜品並不時常掉換花樣，但是瞧見那最後的一碗蛋花忌廉捧上來，他們也就非常快樂了。

羅絲在桌子旁邊往來走動，脚步聲格登格登的響着，但還沒有見她開過口。末後纔立定在白爾大佐椅後，放着粗聲音問道：『先

生，要牛酪麼？』白爾微微一震，說道：『哦！甚麼東西。嗄！是牛酪，要的要的。你把那碟子捧牢了。』他切了一塊乾牛酪，那婢子把一雙小眼睛瞧着他。拉伊德瞧了那一時無兩的醜臉，很覺好頑，便又笑將起來。他就着白爾的耳朵說道：『她很有趣！像她這樣一個鼻子和一張嘴，可是從來沒有的！往後你該當做一件珍玩送往麥將那裏去。他見了她也覺得好頑呢。』

拉伊德總覺這婢子醜的特別，要接近了瞧一下子，便向羅絲道：『到這裏來，我也要牛酪。』羅絲不敢怠慢，就捧着碟子過來；拉伊德把刀伸在牛酪中，向着她瞧，一壁又暗暗笑着，因為瞧見她兩個鼻管大小不同的。羅絲很莊嚴的讓他瞧，等他笑停了纔走開去。

一會，羅絲已揭去檯布走出去了。白爾立時到壁角裏睡去，少佐和白爾夫人便談起天來。沙爾士仍去理他的功課。這高高的天花板下和火爐旁邊，頓覺分外清靜。九點鐘時，白爾醒了，打了個呵欠，說要上床去睡；他道着歉，說兩眼委實睜不開來了。半點鐘後，少佐告別回去，白爾夫人喚羅絲取燈來照他下樓；羅絲却並不到來，多分已回房睡去了；她好似一頭母雞，一睡熟就有鼾聲，任是鐘聲亂響，也不醒回來。

拉伊德在梯頂上說道：『你不用打擾旁人了，我的兩條腿難來必比你強，但是用手扶着欄杆下去，也不怕跌斷我的腳骨。夫人，我願你快樂；你的憂悶從此完了。我已仔細察看白爾，敢立誓說，他已像小孩子一般正直。好啊！穿圍裙的白爾正在墮落得快的當兒，忽肯改過做人。這眞是再好沒有的事。』

少佐很滿意的回去。他最快樂的，就是白爾大佐已修好了品行，以後不必勞他時時去查看賬目。他覺得翻動那許多簿籍，實是最乏味的事，要是白爾肯永遠這樣穩穩的做去，他便能愉愉地吸着烟斗，儘自放心在賬簿上簽個字好了。然而過了幾時，他也張開了一雙眼留心着，只見那守條都是眞的，登記的賬都不錯，賬目的出入也相等的。一個月後，他只把收條一看，把總結的數目過一過眼，也就算了。一天早上，他仍並不疑到內中有甚麼弊病，只為點上了第二斗的烟沒有事兒做，就把那一行數目加將起來，算到總數，却似乎算錯了十三個法郎。瞧那賬似乎完全不錯，然而他自己也不會錯的；把那些收條對核，明明多支了十三法郎。這件事很可怪，但他並不和白爾說，不過打定主意以後須要仔細查賬。下一個禮拜，他又查出錯了十九個法郎，於是喫驚起來，關上了門，費了一個早晨，查看那些賬簿，一面留着汗，賭着咒，瞧着那許多數目，頭殼直要爆裂開來。每一頁上，他總查見浮支幾個法郎——這實是最小最

可憐的盜竊——十法郎，八法郎，十一法郎，末後便浮支三法郎四法郎；有一行中顯得白爾不過浮支一個半法郎。然而這兩個月中，他覺一步步的盜竊公款；把日期一算，少佐便非常厭惡，原來那漏於屠夫亞牛的一件事，祇使白爾正直了一禮拜！這最新的發見，直使拉伊德生氣極了，便握緊了拳兒敲那賬簿，在一疊連聲的咒罵中切齒說道：『這個更可惡了！當時冒寫亞牛的收條，總算還有些巧的心思。如今他卻像一個廚子們那麼卑鄙，在買菜上多報四個便士。該死的！他還詐取了一個半法郎裝在他的袋中！如此那畜生連一些高傲的心也沒有了麼？他為甚麼不能攜着銀箱一同走，去和唱戲的女人們弄鬼呢？』

白爾大佐這種卑劣的弄錢方法，委實使少佐惱得甚麼似的。他更生氣的，就為了第二回又受騙，受這種簡單笨法的欺騙。末後他就站起身來，在辦事室中足足踱了一個鐘頭，大聲咆哮着。

他自言自語道：『我知道了。任是每天早上我把他打成了醬，下半天他仍要把一二銅幣掉在袋中。但他把這錢化到那裏去的呢？人家既不見他在外邊逛，九點鐘就上床睡了，瞧他家裏又很潔淨，很正當。那畜生多分有甚麼旁人不知道的惡行麼？』

他回到寫字檯上，把浮支的數目加起來，一共是五百四十五法郎。為甚麼缺少這許多呢？查賬的日子已近了，萬一那乖僻的參將忽然想看一看賬，如此白爾可要死了。少佐想到這裏，幾乎冷了半截，他也不咒不罵了，想像那白爾夫人直挺挺的立着，神情甚是失望，同時他自己心中也覺得很憂悶很慚愧。便低聲自語道：『算了。我須得先瞧那惡徒在那裏搗甚麼鬼，然後再下手做事。』

他剛走到白爾辦事室時，猛見一條裙子的影兒在門口不見了。他心想這倒是一個偵探的資料，或能借着探出他的事來，於是躡手躡腳的溜近了門聽着。立時辨出是梅蘭妮的尖銳的聲音。她正抱怨着她店中『內廳的紳士們』她曾簽了甚麼期票卻付不出錢來；捕役已到了屋中，她的許多家具貨物都要拍賣了。那大佐卻並不同她講甚麼話。他祇說手頭沒有錢，不能相助，她便哭起來，把好話媚他。然而她的手段似乎沒有效果，因為白爾不住的嘶聲，說道：『這個不能！這個不能！』隔了兒那寡婦就着惱出去了。拉伊德少佐聽他們決裂，暗暗詫異，等了一會子，纔走將進去，白爾已一個人在着。白爾很鎮靜，少佐雖含着怒趕來，此刻也很鎮靜了，決意要根究內中的實情。

那辦事室中，原不像是騙子的巢穴。一把條儆的椅子，遮着一個皮幾，放在大佐的寫字檯前，一邊壁角裏，有一隻鎖着的銀箱。夏季

快要來了，那開着的窗中，聽得金絲雀歌唱的聲音。四下裏很清潔，還帶着舊文件一種特別的香氣，瞧了那形式，已使人起信任的意念了。

拉伊德問道：『我來時，梅爾妮不是剛出去麼？』白爾聳了聳肩答道：『正是，她要逼取我二百法郎，但她十個法郎也逼我不出——任是十便士也沒有。』少佐故意試他道：『當眞！我聽得你已答應她了。』白爾道：『我麼？並沒有這回事。我委實也不喜歡這個人了。』

拉伊德走了出來，心中兀是猜疑着：那五百四十五法郎到底那裏去的呢？這傻子不要在那裏喝酒或是賭錢麼？他決在今夜出其不意的撞到他家裏去，盤問他母親，或能探到甚麼消息。誰知到了下半天，覺得他的腿很痛；接着又覺得身中很不舒服，走路時須用杖撐着。他用了這杖，甚是悲痛，說自己已好似一個領恩餉的殘廢軍人咧。到了晚上，他覺掙扎着離了他的圈手椅，在黑夜中一蹺一拐的到立古勒街，到白爾家時已九點鐘了。大門還沒有下鎖，他喘息着上了第三層樓，聽得上一層有着聲音。一個聲音似是白爾；他詫異着，便又走上了一層扶梯。他在那左面的甬道盡頭處，瞧見近邊一扇門中有燈光亮着。祇是他腳聲一響，那門立時關上了。拉伊德怒道『這多分是甚麼廚子下人在那裏嘩發呢！我眞是一個傻子。』

他悄悄的仍覓到那扇門前，側耳聽去。聽得裏邊有兩個人說話，頓使他呆住了；因爲一個是白爾，一個却是那可怕的醜婢羅絲！他再聽時，那一番話就使他知道內中實情了。他提起杖來，像要打破那扇門。接着又抖顫起來，退下去綠住在牆上。兩條腿在他下邊或楞楞地打顫，他便在黑暗中舞着那杖，好似當做一柄指揮刀一般。

他待怎麼呢？一轉念便想起了樓下那個可憐的，老婆子。就使他遲疑起來。在白爾呢，此刻甚麼都完了；他已墮落到極低的所在，委實還不及幾鏟子的泥，遮在尸體上倒能不玷污那乾淨的空氣。他想說怎樣羞辱白爾，且等到明天再說。唉！天哪！試把這事想一想！爲了那錢，把軍中的體面，白爾的名譽，都掉在污泥中了！天哪！這件事是萬萬有不得的！

當下拉伊德少佐倒又軟下來了。他想手頭倘有五百四十五法郎，倒又能救了白爾。然而他沒有這筆錢。前一天恰恰多喝了些白蘭地酒，打紙牌時又輸了不少。末後他纔躉下樓去，按那白爾夫人門上的電鈴。過了五分鐘，那老婆子纔出來了。向少佐道：『請恕我使你老等，因爲我當那瞌睡的田鼠羅絲已出來應門咧。此刻我要

去拉她起來。』少佐却攔住了她，問道：『白爾那裏去了？』白爾夫人道：『唉，他從九點鐘到如今，兀是打着鼾。你可要去叩他的門麼？』少佐忙道：『不必不必，我祇須和你談談好了。』

在客堂中，小沙爾士仍坐在原處，剛讀完他的功課。瞧他模樣兒很害怕，那兩隻可憐的小手抖顫個不住。每夜上床睡時，他祖母總高聲讀幾段軍事上的小說，提起他胸中的英雄氣來。這夜他選了一節戰艦方苟爾的故事，說艦中載着許多死英雄沈到海中去。那孩子聽着，幾乎要發起狂來，他那頭兀是顛播，彷彿遇了可怕的夢魘。

白爾夫人要求少佐讓她說完這一節故事，少佐答應了。等那故事中最後死的一個水手大喊『法蘭西共和國萬歲』時，她就很莊嚴的把那書合了攏來。沙爾士的臉色已像白紙一般。那老婆子又道：『你瞧，凡是法蘭西軍人的本分，須得爲他祖國拚這一死。』沙爾士顫聲道：『是的，祖母。』當下那孩子便在他祖母額上親了一親，心中還害怕着，戰戰兢兢的到他大房間中睡去，一聽得鐵板格的一響，就周身發起冷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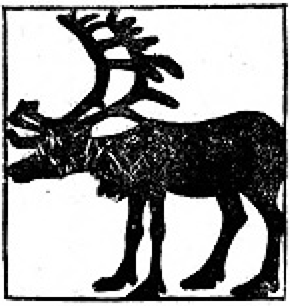
拉伊德少佐做着莊嚴的臉聽着。心想體面是體面，他決不許使那萬惡的白爾汚辱他的老母和兒子！瞧那孩子正熱心軍事，須要使他抬得起頭，進聖西爾學堂去纔是。

白爾夫人取了燈照少佐出去時，走過白爾大佐的臥房，斗的立住了，因爲瞧見那鑰匙插在門外的鑰眼中，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很使她詫異起來。當下便向拉伊德道：『你不妨進去，像他這樣沈睡是不行的。』

少佐正要截住她，誰知已來不及，她已開了門進去，見房中空着，便呆住了。拉伊德頓時紅了臉，做得獃頭獃腦的。白爾夫人也就明白了，把平日眼中瞧見以爲不關緊要的都鬬合在一起，就甚麼都明白了。她囁嚅着道：『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如此爲甚麼不告訴我？呀！我的上帝，試想一想！唉！他一定又偸偸摸摸了，——我覺得的！』

白爾夫人立在那裏，臉色泛了白，身體已僵了。接着又暴聲說道：『你聽着——我要他死！』拉伊德握住了她兩隻手，緊緊的握了一會。於是他匆匆出去，喉嚨裏好似擁起甚麼東西來，眼中也有了眼淚。這當兒他已立下決心了。

（未完）



# 孤雛奇遇

法國囂俄著
褚萸君

著者囂俄，法之文學大家也。生於一千八百零二年，幼衰弱多病，至不能舉步，惟仍長養以迄於老。著述詩文歌曲小說甚富，大都係悲諷之詞。後以反對帝政，見逐於法政府。越十八年，始復返巴黎，大爲故鄉人士所愛戴。卒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此篇雖着墨不多，然仁者之意，溢於言外矣。　譯者識

一日係聖誕節。聖氏逆旅中，爐火融融；女郎嫣賽兒踡坐陋桌下，傍火，爲小主人織絨線之襪。女郎衣敝裳，足木屐，非賴爐火，實不足以禦寒。而次室內，則笑語聲喧，傳入嫣賽兒耳鼓，不禁使其心神飛越，不能自已。

入晚，逆旅中塵客盈室；然客尙續續至。嫣賽兒乃大戚；以際茲深宵，貯水已罄，客更欲需水者，則將無以應，奈何？時塵客有自窗隙外窺者，回首曰：『天際星月無光，沈黑若處爐中矣。』（照原文）語未已，院中有客厲聲曰：『汝何勿飲吾馬以水！』嫣賽兒急自桌下出，應曰：『唉，我已飲之矣！』女郎此語，僞也。顧客已知其僞，曰：『水具已無滴水，汝安從得水飲馬耶？』嫣賽兒聞言無語，復退匿桌下。時逆旅女主人已盡聞其語，卽啓門謂嫣賽兒曰：『疾往取水飲是馬！』女郎囁嚅曰：『水罄矣。』女主人曰：『池中蓄水滿，可以水具取以來。』言次，更授以銅幣數枚，曰：『歸途爲我購一麵包，勿再遺忘！』嫣賽兒應聲起，自女主人手中取錢置圍裙袋內，乃挽水具啓戶出，

與聖氏逆旅遙對者，爲一玩具肆。窗櫺陳列，盡係聖誕禮物；中有蠟偶一具，高可二尺，披以淡霞之紗，艷麗絕倫。嫣賽兒見之，目迷心醉。愛不忍釋，張目仰睇，幾忘所事矣。俄而女主人嚴厲之呼叱聲入

耳，則又不寒而慄，疾馳以去。

　行行重行行，已入深黑之境矣；萬籟俱寂，行人絕迹；嬌賽兒踽踽行大道上，四顧無侶，恐懼不勝，惟力搖水具鐵柄，作聲爲己伴。既而行近屋宇，燈光自窗隙射出，嬌賽兒得之，如獲重寶，膽亦漸壯。然屋宇既盡，卽係荒野之區。嬌賽兒行時，似聞野獸聲息，則大懼，以爲欲來齧己也。嬌賽兒自語曰：『我不能更行矣。』意欲返身，顧剎那間，女主人之鞭影，彷彿若現目前，不敢再作此念。立攜水具，奔向小池畔。池深可二尺許，池畔有小石數方，卽以作階級之用。嬌賽兒摸索及之，卽俯身持水具入水中；不意囊中銅幣，亦間時落水。此時女郎腦中，爲恐怖心所充塞，他俱非所注意，故亦絲毫無覺。迨水具既盈，卽力引之出，置之草際；而嬌賽兒之力，亦已盡矣。女郎實不能再舉足，乃坐而緊閉雙目。然女主人之嚴容厲貌，似現目前；於是不得不行，卽挽水具力趨返。在深黑中，經森林，越阡陌，而達大道，迄不敢一停其趾。然此際嬌賽兒筋力已盡疲，而水具之柄，觸指冰冷，復有溢出之水，傾灑足背，實至難堪。嬌賽兒至此，不能更忍，乃嗷然泣矣。然猶力嚙其唇，勿使作聲；蓋女主人之威力，雖遠猶及也。嬌賽兒正顚躓蹀行之際，忽覺水具重量陡減；怪而察之，見隱約有人影傍已行。蓋一客悄然自後至，而助以一臂之力也。

嬌賽兒殊不懟，中心則感激無涯。有頃，客啓齒曰：『水具殊重，若殆不能勝任也。』曰：『然。』客問曰：『若年幾何矣？』曰：『八歲。』又曰：『若殆無母之兒耶？』曰：『我亦勿自知也。』客曰：『然則命汝取水者誰歟？』曰：『逆旅女主人聖那地。』客曰：『逆旅歟？我正欲覓旅舍，不期得之，汝且導我以路。』嬌賽兒應之。時恐怖心盡去，疲乏頓失。行良久，客又問曰：『逆旅中亦有僕役乎？』曰：『惟我一人耳；然尚有女郎兩人在。』客曰：『渠等亦執事耶？』曰：『否。聖那地之愛女，終日嬉戲也。』客曰：『然則汝竟日執役耶？』嬌賽兒仰首微語曰：『然，惟有時我亦略得遊戲。我所有者，爲一鉛製之小刀，其大若此。』言次，示客以小指。客微頷之。時兩人行近逆旅。嬌賽兒悄然謂客曰：『客盍任我獨攜此水具乎？』客曰：『何故？』曰：『設爲主母所見，又將撻我以皮鞭矣。』客乃釋手從之入。

　門既啓，女主人聖那地怒目向嬌賽兒，厲聲叱曰：『汝奈何遲遲不歸？殆貪嬉忘返耳。』嬌賽兒聞言，且戰且引客謂聖那地曰：『客乃就逆旅者。』客急脫帽應之。時嬌賽兒悄然執所役。忽爾女主人之聲又作，曰：『噫忘矣！麵包何在？』嬌賽兒大懼；急探手囊中，然囊空無所有。此時嬌賽兒面色轉白，幾無人色。聖那地又厲聲曰：『汝殆失之耶？』言次，卽就壁間取皮鞭。客見之，急探囊出金授女主人

曰：『彼既失之，我且償汝。』顧其數實逾所失；女主人亦勿聲，亟伸手取之。心竊冀然絕不一溢笑容，仍怒目向嬌賽兒。旣而客又問曰：『女郎所織者何物耶？』聖那地曰：『我兩女所需之襪耳。』客俯首見嬌賽兒不得片刻息，心良不忍；復問曰：『渠何時始竣事耶？』聖那地曰：『彼惰懶逾恆，最速且須三四日。』客曰：『襪之代價若干？我以倍値購之如何？』聖那地曰：『甚善！我人優待旅客，必可使客滿意。客亦於此時付價耶？』曰：『需幾何？』曰：『一元足已。』客卽出幣授女主人。又顧謂嬌賽兒曰：『若可嬉！襪屬我矣。』

嬌賽兒仰視主母曰：『客言然耶？』曰：『汝欲嬉則嬉，何問爲？』嬌賽兒乃棄織物，自懷中出鉛刀，披以敗布，抱於臂間，頗怡怡自得。時聖氏兩女之蠟偶，擲置其旁；嬌賽兒愛之心切，情不自禁，伸手欲取之。顧手指穢濁蠟偶，而女主人之叱聲已作。嬌賽兒處此可望而不可卽之境，乃泣矣。

客見狀，卽啓戶出；有頃，復返，則艷麗華美之大蠟偶，已在客腋下。客取至嬌賽兒前，授之曰：『此汝之聖誕禮物也！』嬌賽兒一時驚喜交集，目注蠟偶勿稍瞬，然亦勿敢取。反返身匿桌下，而垂首勿復仰視。

室中悄然者移時；逆旅主人呼嬌賽兒曰：『勿作態，取之可已。』嬌賽兒於是起身受之，緊抱懷中，趨出至寢所。旣入睡，猶摟之勿釋也。客獨坐有頃，亦出辦事，往視嬌賽兒寢處，於樓梯之側，得其所在。所謂寢處者，惟敗絮一束；嬌賽兒則熟睡其上，狀至甜蜜。

翌晨，客旣起，與逆旅主人道晨安畢。主人曰：『客起何早？豈今日將離此耶？』客曰：『然。』女主人乃出旅費單授客。客取之而不視，似別有所思。有頃，問女主人曰：『此間營業亦佳否？』女主人曰：『尙善；惟豪爽若客者，乃不多覯。而彼小崽半養坐食不事，實難獲利。』客曰：『汝言何指？』女主人曰：『嬌賽兒也。』客曰：『然則吾攜以去如何？』女主人曰：『甚善甚善！客欲攜嬌賽兒去，吾等實誠謝不遑。』時逆旅主人在旁盡聞其語，至此卽插言曰：『汝欲攜去，須畀我三百金爲代價。』客略不思索，出金如數與之。女主人聖那地乃呼嬌賽兒使前，客更出一巨囊，凡嬌賽兒所需，無不俱備，授之使更易衣履。逾時竣事，則煥然一新，與前此幾判若兩人。

一小時之後，巴黎道上，有客偕一玉雪可愛之幼女，在道左緩緩行。女郎懷中，則華麗之蠟偶，依然在抱。女郎足力旣乏，客乃抱置臂間。女郎倚客肩，無幾時，卽沉沉睡去。斯何人，蓋卽昔日旅舍中日受鞭叱之嬌賽兒，今乃出水火而登衽席矣。

童話

# 頑童

丹麥安徒生原著　學勉

從前有一個年老的詩人，性情非常和善。一天晚上，他坐在屋子裏；外邊天氣可怕得很，雨如瀉一般。他靜悄悄的坐在火爐旁邊，爐中火光燄發，上面烘着蘋果。他自己說道：『這般不好的天氣，路上行人渾身沒得乾燥哩！』正說的時候，一個小孩子在外邊敲門，嘴裏喊道：『喂！讓我進去讓我進去！我又凍又濕哩！』雨如瀉一般，狂風吹動窗門，軋軋的響。

老詩人把門開了。一個小孩在外邊立着發抖，全身赤露，雨水從他黃色頭髮滴下。要是不讓他進去，他可免不了凍死哩。

老詩人攙了那孩子的手進去，對着他說：『可憐的小孩子！你來我立刻使你暖熱，再給你喫蘋果和酒，因爲你是這般美麗的孩子啊！』

他確是個美麗的小孩子，兩眼像明星一般；雨淋溼了的黃金色頭髮，仍然很雅緻的捲着。他的模樣，彷彿一個天使；祇是爲着受冷，兩頰變了顏色，渾身發抖。一張可愛的弓，拿在他手裏，也被雨淋壞了；箭袋上美麗的顏色，全都沾了汚泥。

老詩人走到火爐旁邊坐下，把那孩子放在膝上，揩乾了他頭髮上的雨水，用自己的手溫着那孩子的手，又給他香甜的酒喝。那孩子漸漸回復轉來，兩頰依舊現出玫瑰顏色。他撲的跳下，在老詩人的周圍跳躍了幾轉。老詩人笑着說道：『好一個快活的小孩子！』

那孩子答道：『我名叫古必特，(Cupid 愛神之名)你不認得我麼？那邊放着我的弓，我告訴你，我還能彀射箭哩！你看，外邊天晴了，月亮正照着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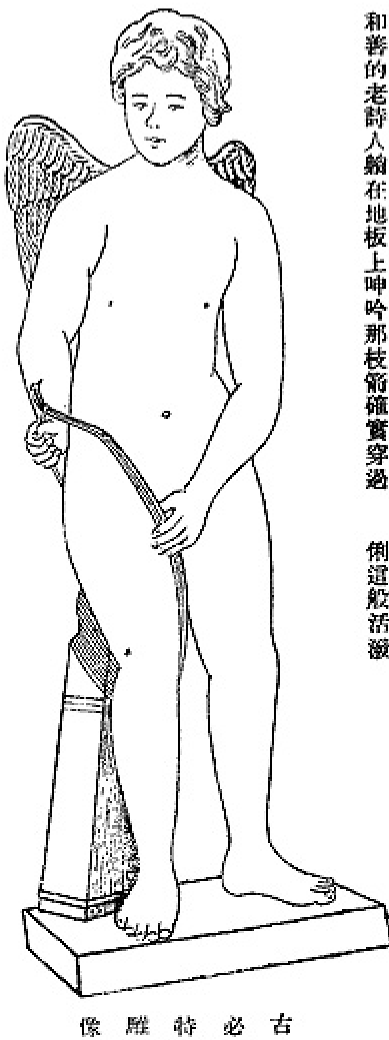
老詩人說道：『但是你的弓已經淋壞了！』

『真的麼，那可糟了！』那孩子這麼說着，拿起弓看了一看，說道：『啊！已經乾了，乾了就沒有壞，弦線也很直哩。待我試起來！』

他張開了弓，把箭放在上面，對準老詩人的心，一箭射去。『你看我的弓壞了沒有？』他這麼說着便笑嘻嘻的跑出去了。他眞眞是個頑童；連那樣和善的詩人也射起來！那詩人豈不是把他接進屋子裏，很和氣的待他，還給他喫些香甜的酒，頂好的蘋果嗎？

和善的老詩人，躺在地板上呻吟，那枝箭確實穿過他的心哩！他說：『糟了，古必特是這麼一個頑童！我必得把這樁事情告訴那班小孩子們，教他們和他頑耍時候仔細些，免得受他的傷害。』

他告訴了那班小孩子們，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們都留意這個妖童；但他總比他們勝一點，因為他這般伶俐，這般活潑。



古必特雕像

小學生們從學校裏出來時候，他總跟在他們後面跑，手裏拿着一本書，頭上戴着一頂黑色風帽。他們自然認不得他，當他也是一個小學生，便和他握着手走。他就將他們一個個射在心裏。女孩子們在教堂裏，或從教堂裏出來，他也跟在後面。他委實無刻不跟着他們，和他們一起的。他坐在戲場裏燈架上面，他們認他是一盞燈，後來他們看出有幾樣大不相同的地方。他又在皇帝的花園裏和城牆上奔跑。啊！有一天他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的心也被他射着了。有一天他又用箭射了他親愛的祖母！

這麼的一個頑童，你們須得留意他，他常跟在人的後面哩！

童話

# 白雪和紅玫

韻蘭譯

## 一

從前的時候，有一個可憐的寡婦，住在一所小的屋裏。這屋的前面，有一個花園，裏面種着兩株玫瑰樹：一株開白花；一株開紅花。

這寡婦有兩個女兒：一個因爲兩頰像玫瑰花一般紅，所以名叫做紅玫；她的姊姊，天生就一張雪白的面孔，所以叫做白雪。紅玫非常活潑，她的姊姊却非常沈靜；但她們倆都是極好的孩子。

紅玫最喜歡到草地上去跳躍，看看野花，捉捉蝴蝶。白雪却常常和她母親坐在家裏，幫助她料理家事，沒有事的時候，就讀書給她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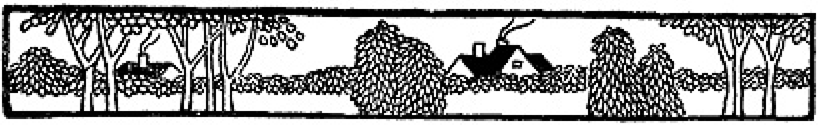
她們倆非常親愛；白雪姑娘出門的時候，總是同她妹子攜手同行的。她常同她的妹子說道：『我們倆永遠不要離開。』紅玫便立刻答道：『那個自然，我們要終身相伴的。』她們的母親也插嘴道：『這話很是，將來如果誰有福分，應該和別一個同享。』

這兩個女孩子，常常一同跑到冷靜的地方去採摘紅的果子。森林裏的各種動物，從不傷害她們，也從不怕她們；他們看見她們來，好像很歡迎的樣子。

野兔常常在她們的身邊喫草；鹿常常走到她們的近旁來；美麗的鳥，也常常在那樹枝上唱好聽的歌給她們聽。

有時她們在森林裏遊戲，天色晚了，不及回家，她們便睡在草地上過夜，也一點沒有什麼事故。她們的母親曉得這樣，所以她們沒有回來的時候，也不擔什麼心。

有一回，她們在山上睡了一夜。天明的時候，她們醒來，忽然看見一個可愛的孩子，着了很美麗的白衣，貼近她們身旁坐着。他見她們醒了，便立起身來，很親愛的看看她們，一聲不響去了。



這兩人向四周圍一看，纔曉得她們適纔睡在巉巖的石壁上面。倘使落下去，便立刻要變成虀粉。她們回到家裏，把這事告訴了母親。她告訴她們，這定是保護好孩子的天使；他已經在她們身旁，坐守了一夜。

## 二

白雪和紅玫，把屋裏收拾得非常清潔，天天好像要開宴會的樣子。夏天的時候，紅玫非常留心這房子。每天早晨，她從那玫瑰樹上摘下許多玫瑰花，做成一個花球，在她母親沒有起身之前，給她掛在牀上。

到了冬天，白雪便燒起火爐來；把水壺掛在鉤子上。這水壺雖是銅的，她却擦得很亮，同黃金一般。

晚上，雪落下來了；那母親便說道：『白雪，去把那門關上。』於是她們圍坐在火爐的旁邊；母親取出一本很厚的書來，讀給他們聽。她們的旁邊，一隻小羊臥在地毯上；後面一條樹幹上，一隻白鴿，把他的頭藏在翅膀裏，很安靜的睡着。

有一天晚上，她們正在這樣的納福，忽然聽見一種敲門的聲音。她母親便說道：『紅玫，快去開門！或者有些苦人，想找一個安身之處呢。』

但是紅玫跑了出去，把那門閂拽開，却大大的嚇了一驚！一隻熊把大而且黑的頭，從門口塞了進來！紅玫大叫一聲，急忙轉身飛跑；室中的小羊也喊起來；睡着的白鴿，滿室飛繞；白雪也急急藏在她母親的椅子後面。

過了一刻，這熊開口說道：『不要慌，不要慌，我決不傷害諸位的。我現在要凍僵了，不過想得一點煖和。』

『可憐的東西，』母親說道；『快去躺在火爐的前面，但是要小心，不要使你的毛上着了火。——白雪，紅玫，』她喊着說，『快出來！這熊是不會傷害你們的。』她們於是從躲着的地方出來；那小羊和白鴿，也一齊攏來，依舊非常安靜。

熊說道：『姑娘們，肯替我掃去身上的雪麼？』她們便拿着刷子把那熊的皮毛，掃得非常乾淨。他於是在火爐的前面躺下來，緩緩的吼着，像很幸福的樣子。

過了一會，他們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這兩人用着種種的方法同他作樂。她們牽牽他的毛；或者把腳擱在他

的背上，不住的蹂擦他們又拿一條細的竹枝擊他他喊了起來，她們便都笑了。

這熊似乎也很喜歡這種遊戲；但是她們打得他太重的時候，他便喊道：『姑娘們，請走開一點，——

小的白雪姑娘呀，快樂的紅玫姑娘呀，

難道你們要把你們的好友打死了麽！』

就寢的時候到了，她們各自去寢。母親便同這熊說道：『你可以在火爐前睡一夜，一定能彀得着煖和。』天將亮的時候，這兩人便讓他出去；他冒着雪走進森林裏去了。

從此之後，這熊便天天晚上在同一的時候，到她們那裏來，躺在火爐的前面，讓她們同他游戲。後來她們便少不得他，每天晚上，直要等他進來之後，方纔關門。

## 三

春天來了，地上的草木都抽了青。一天早上，這熊同白雪說道：『我現在要去了；夏天我不敢再到這裏來。』

白雪問他道：『可愛的熊，你現在到那裏去呢？』

熊答道：『我要到森林裏去，看守我的財產，不要讓那班矮妖（Dwarf）偷去。他們在冬天，祇能躲在地底裏，不能出來作事。但是現在暖和起來了，他們又要出來做那偸竊的事情。不拘什麽，一到了他們的手裏，很不容易取回呢。』

白雪因爲要同他別離，非常傷心；祇得請他到下冬再來。當他出去的時候，忽然發生一樁奇怪的事情。門旁一個銳利的鈎子，將他一鈎；把他身上的皮毛，鈎下了一片。一瞥之間，她似乎看見有一道金光掠過。她剛想看一個明白，那熊早已跑去，一霎時已經走入樹林裏面了。

過了幾時，她們的母親，叫她們到森林裏面去拾點樹枝。她們看見有一株砍下的大樹，橫在地上，樹旁好像有什麽東西上下跳動，但看不出是什麽。

她們走近一點，纔看見一個矮妖，臉上非常之老，有很長很白的鬍鬚，鬍鬚的一端，夾在樹縫裏。他上下跳動，不曉得怎樣可以取出來。

他把那火一般紅的眼睛，注視這兩人，喊着說道：『你們爲什麽老站在那裏？難道不能來幫助我的麽？』

紅玫問道：『矮老兒，你究竟爲着什麼？』

他說道：『你難道沒有看見麼？我被他夾住不能出來哩。我用柄斧頭，在這樹上削點木片，不料用力太猛，斧頭突然跳去，覺把我可愛的鬍鬚夾住在樹縫裏了。』

她們用全力去幫助他，但他的鬍鬚被樹夾得很牢，終於不能把他取出。紅玫道：『你且在此，我去叫幾個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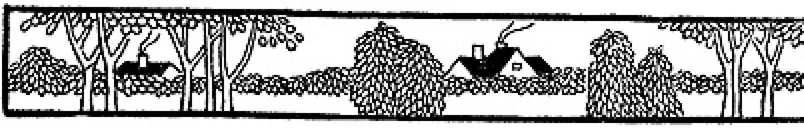
他很怒的叫道：『蠢東西，爲什麼要叫許多人來呢？現在有兩個人也够了。難道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麼？』



白雪和紅玫

白雪說道：『請你不要發怒，我想到一個法子了。』說時。她從袋裏取出一把剪子來，把他夾在樹縫裏的鬍鬚剪去。

片刻之間，他早得了自由，便從那樹和石塊的中間，拿出一袋黃金來，說道：『豈有此理，竟把我可愛的鬍鬚剪



去了許多天殺的！』

他把袋子背在肩上，也不說一個『謝』字，獨自去了。

## 四

過了幾時，白雪和紅玫，又依母親的命令，去釣些魚來下飯。她們來到一條小河裏的時候，看見有一點東西，像大的蟲，向水裏跳躍，好像要跳進去似的。她們走近去一看，又遇着那個粗暴的老矮妖。

紅玫問他道：『你到那裏去？你不是眞個要跳進水裏去麽？』

他喊着道：『我沒有這樣蠢！你不看見那條大魚要把我拉進水裏去麽？』

原來他正坐着釣魚，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把他的鬍鬚繞住在釣線上。正在這個時候，恰好來了一條大魚，上那釣鈎，這魚帶着鈎子要逃，因此把這小東西牽進水裏去了。他趕忙將岸上的小樹和野草抓住；但魚的力氣非常之大，這種舉動却完全無用。

當她們走近去扯住的時候，他已經到那水邊了。她們趕忙替他設法解那繞在釣線上的鬍鬚，但是完全做不到。她們仍然祇有把他的鬍鬚剪去一部分。

他看到她們的舉動，喊着說道：『你們這惡人啊！爲什麽要這樣丟我的面子呢？你們不是已經把我的長鬍鬚剪短過一次麽？現在又把他剪去了這許多，叫我怎樣見人呢！你們這不懷好心的人，一定要在路上跌死！』

說着，他背起了放在草堆裏滿盛着珍珠的袋子，從石旁走過，恨恨的去了。

過了幾日，母親又差她們到市上去買些針線和布疋來。她們路上經過一處空地，有一塊極大的石頭，在這空地上面。

她們走到這空地的中央，看見空中有一隻大鳥。他在空中旋繞，漸漸的飛下來，到了後來，落在這大石旁的地上。

突然之間，這大石後面，發出很高的叫聲來。她們趕忙跑近去，却看見這鳥抓着那老矮妖，要飛向空中去了。這兩個和氣的姑娘，立刻走去幫他，用着全力把他扯住，一直等到這鳥放去了他纔罷。

他得了性命之後，便用着粗暴的聲音喊道：『你們難道不能扯得輕一點麽？現在把我的外衣也扯破了！你們眞是粗鹵的畜生。』他說着，拾起了滿盛寶石的袋子，立刻逃到大石後面的洞裏去了。

她們現在看慣了他那種粗暴的情形，也不同他計較，便自己到市裏買物去了。

## 五

白雪和紅玫，從市上回來，經過空地，又看見這老矮妖。

他以爲時候這樣晚，斷沒有人再走到這裏來，所以把一袋的寶石，倒出在石上，細細的賞玩。夕陽射在這寶石上面，發出可愛的光來，使她們不能立着逼視他。

他大聲喊道：『你們爲什麽立在這裏？』說時，他的臉上，怒的發紅。他正說着這話，再去看看他的寶石，忽然聽到很大的吼聲；一隻黑熊，從樹林裏走出，向他們跳來。他趕快飛跑；但還沒有跑進洞的時候，已經被黑熊捉住了。

他喊着道：『可愛的熊先生，饒了我罷！你看這石上的寶石，我全數送給你了！祇求你饒我一死。你饒我這樣弱小的東西，不是一樁大善事麽？而且像我這樣的老骨頭，你咬着一定覺得很硬。你如果要肉喫，不如喫這兩個嬰孩子。她們的味道，一定更覺鮮美呢。請你快喫她們罷！』

這熊一聲也不響，用脚爪把這惡物一擊，他立刻就不會動了。這邊白雪和紅玫，趕快的跑，但熊却從後面喊道：『白雪姑娘！紅玫姑娘！不要怕，等一等，我和你們同去。』

她們聽到這老朋友的聲音，便立刻立住等他。當他走近她們之前，他的皮毛已經脫去。他現在已經不是一隻熊，却是一個全身穿着華服的美少年啊！

他說道：『我是一個王子；數年之前，被這萬惡的矮妖作弄，變成了熊。他把我的財產都偷了去，並且將我逐在森林裏面，直到如今。他現在却得到相當的結果了。』

他們於是一同到了寡婦家裏，白雪便同這王子結婚，紅玫也同他的兄弟結婚。他們把矮妖的財產，大家分了。

年老的母親，和她的女兒度了多年快樂的光陰。但是在她離開這小屋的時候，她把園裏的兩株玫瑰樹，掘了起來，種在王宮裏的窗前。這兩株樹，每年仍然開許多可愛的玫瑰花，一株是白的，一株是紅的。

# 國王與小屋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壽白

有一位國王，造了一座宮殿。宮殿的前面，又闢了一個庭園。但是緊靠着這庭園旁邊，有一間破舊的小屋。這小屋的主人，自然是一個極貧窮的村夫了。有一天國王想到這麼美麗的庭園旁邊，有這樣的破屋，實在有礙觀瞻，要向那村夫買這小屋，便派了一了廷臣去同他商量。

這廷臣到了村夫家裏，就對他說道：『你這小百姓，眞好福氣；現在王上傳諭，要買你這小屋哩。照你這麼一間破舊不堪的小屋，平常還值不到十塊錢。現在王上肯給你一百塊，你想你的運氣好不好呢？』

他這樣一說，以爲村夫再沒有不歡迎的。誰知他却答應道：『那可不行；我不願意爲了一百塊錢，就把房屋賣掉。』

於是廷臣說道：『那麼或者王上肯給你二百塊錢，也說不定。』

村夫道：『甚麼二百塊錢，就是一千塊，也不賣的。我的祖父，我的父親，都住在這小屋裏，死在這小屋裏；我也在這兒長大的，時候到了，我打算在這兒過世哩。』

村夫拒絕得這樣堅決，那廷臣沒法，祇得回奏國王道：『那個窮百姓倔強得很，他錢也不要，總不肯賣他的小屋。照臣的意見，陛下不要管他肯不肯，祇把他那小屋子沒收就是了。』

國王道：『那是不行，我並不想做這樣的事。』

那廷臣又道：『那麼該怎麼辦呢？宮殿前面，豈許小百姓的破屋對峙？到這宮殿來觀光的人，不是要說王上的宮殿雖好，却沒錢買這小屋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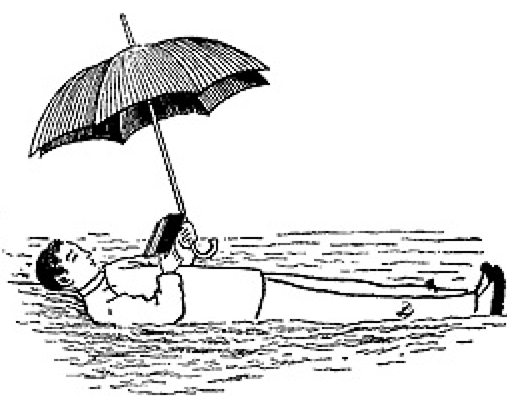
國王接着道：『無論甚麼人，凡看見這宮殿的，定說國王是有錢建造宮殿；他們若看見那小屋，也定說國王是正義的人，所以不願侵犯那小屋主人的自由。』




## 死海

幼雄

圖上一人，臥在水面，執傘看書，快樂的情狀，不可言喻。倘在天氣炎暑的時候，照這樣子去午睡片刻，受那涼風的吹拂，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嗎？欲說明此種輕身的方法，當先明白水的性質。魚在水中，游泳自如，是靠身體中的浮囊。空氣充滿魚體，重量便減輕，再把他的鰭尾，當作槳和舵用，所以上下前後，都可以如他的心意。人的身體，原比水輕，所以溺死的人，都浮在水面。人住在陸地上，身上本沒有浮囊。不過當入水的時候，有多量的空氣，充滿肺臟，作用正和浮囊相同。如能更知游泳方法，可以沒有溺死的憂慮。人所以溺死的緣故，是因為落水之後，心慌神亂，手足無措，把身體亂動，身體的重量因此不



能平均，所以便沈下去了。但是水的輕重，亦有不同。大概河水井水較輕，而海水較重，這因為海水含有鹽質的緣故。人在重水中容易游泳，所以在海水中的游泳，比在河水中快樂。海水的重量，也依所含鹽質的多寡而不同，世界上最重的水，要算土耳其國西里亞的死海。這海中所含鹽質，比他處海水約多七倍，所以人臥在水面，可以很安適的讀書，不怕下沈了。

## 浮海的氣衣

青

前面所說臥在水面讀書，一定要在死海上纔做得到，不是人人可以得這種快樂。近來美國有一個海軍少佐，叫做威廉丹那的，發明一種氣衣；用氣鼓滿，加在身上，便也可以浮在水面，不論什麼水中，都可以像死海裏的一般。少佐曾經在

紐約海口，試用給衆人看，眞是安適無比。下面的圖就是試用時候的照相。

# 巴朗丁堡的婚姻迷信

克

巴朗丁堡(Brandeburg)是德國普魯士的一州，這地的居民，對於婚姻上有種種的迷信，現在把他述在下面：

(一)新婚送襯衣袴給新郎，新郎送外衣給新婦；將來互守節操。

(二)新婦在婚禮前，不能穿宴會用的衣服，否則要有取消婚約的事情。所穿衣服，要未出嫁的七個女子合縫，不能自縫。

(三)新婦要自己出外，向各家乞取鳥毛，做新床的被褥。

(四)婚禮第二天同坐談天的時候，新婦同新郎的襯衣袖相接觸，將來不致爲新郎陵辱。

(五)新婦穿衣的時候，要先替新郎扣胸前的鈕扣：這叫做





『不會變心的印』。

(六)婚禮舉杯之前，新婦將花環和手帕，放入新的帽中，將來做主婦的時候，權勢優勝。

(七)十五日結婚，將來事事如意。

(八)婚禮時雨落在花環上面，將來要有哭泣悲哀的事情。

(九)未嫁女子，不得種牛奶樹，否則不能得夫。

(十)眞珠有淚的意思，結婚時忌用。

(十一)路中見切斷的草散在地上，將來夫婦都有不幸的事。

(十二)途中經過寺院，逢着出殯等事，也主不幸。

(十三)新娘左足皮靴中，放入金幣，後來沒有不自由的事。

(十四)新婦的皮靴中，放入鹽和破帽額(植物名)蒔蘿，將自己的足，放在新郎的足上。口中說道『我踏住鹽和破帽額蒔蘿，我說話時候，請你閉口。』以後萬事如意。

(十五)新婦在祭壇後,將鹽和蒔蘿撒散,口中說道:『我將鹽和蒔蘿撒散,將來心裏所想的事口裏都可說出來。』

(十六)婚禮完畢後,在祭壇後面新婦繞新郎的身一圈,將來夫婦都可以成名。而且夫心永不會變。

(十七)要變心的男子,女家在舉行婚禮的時候,門口埋一塊死人的骨,新婦從上面踏過,新郎便永不會變心。

(十八)第一次夫婦會食時,夫婦不能互爲僕役。

(十九)到新家庭的時候,妻在前,夫在後,口中說道:『我是狼,你是羊。』照樣念三遍,將來威權可以大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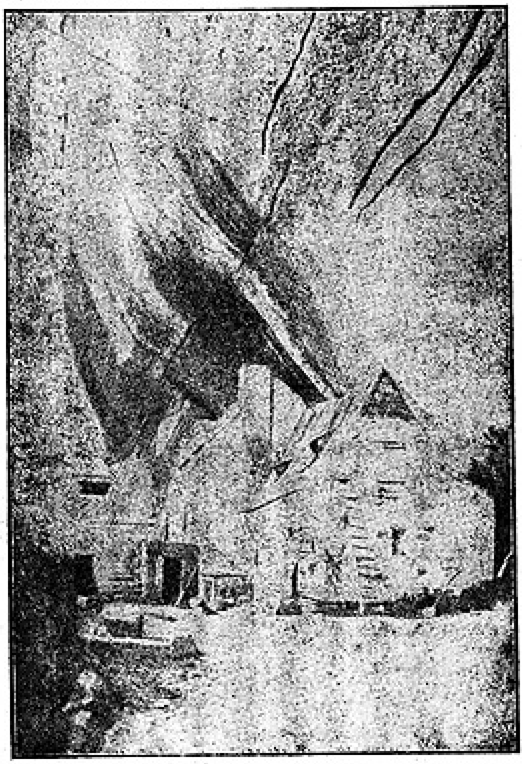
(二十)婚禮所招的客,都要用萬年香的榦子,插入扣眼裏。

(二十一)襯衣將新婦着過後,贈給新郎,新郎着後,放入箱中;新婦可以掌握一家的權力。

## 現時代之穴居者

心

野居穴處,吾人常以爲野蠻時代人民之所爲。不謂開化如法蘭西,至今猶有此遺風存留者。蓋法國多山之區,其人民迄倘有鑿穴而居者。惟屋之構製略異,初不若未開化人民之簡陋。其屋大抵前部用土木,其後則因石爲壁。此種山穴,或成自天然,或因人功之斧鑿,身臨其境者,見之頗多奇趣,尤有二層之屋及附以地窖者。屋之



法國人之穴居

上下層相通，除屋中樓梯外，尙有屋外之梯級，以便出入；而地窖則用以居馬牛云。

## 電氣翦髮

心

德國柏林之薙髮匠某，平居於治事之暇，恆好研習機械。近忽發明一種電器翦髮機，頗利實用。此機類尋常之電氣按摩器，用時裝置於髮翦之上，一端則接以電線。電流既通，髮翦自能震動。用者但須握持其機，注全力於髮之長短，而不必分心於機之開合，故實際便利倍蓰。此匠自發明是機後，頗風行一時，近且不脛而走，渡大西洋而至美洲。惟美洲人幷以此機爲修翦馬毛及牛羊毛之用，以視德人僅用於頭髮，爲途較廣矣。



電氣翦髮

## 世界最大的樹

曹西崖

北美加利福尼亞州地方，出產一種大樹，實在要算世界上最大的樹了。這種樹，平均的高度，大約在三百餘呎。樹幹的最粗的部分，直徑在廿九呎左右，就是樹皮，也有十二到十四英吋的厚度。聽說那地方有一株大樹，裏面曾經開過一所小學校，什麼教室、寢室、風琴室、圖書室等等，都是齊備。裏面足夠容納一百四十多個的小學生。

# 水棲動物的戀愛生活

幼雄

世界上的動物，凡是有陰陽性的，因爲要達到繁殖種子的目的，都有戀愛的生活，最高等動物——人，是不必說了；飛禽走獸和其他種種的陸上動物，也都是我們所知道的；但是水棲的動物——魚類以及很細小的微生蟲類——素來沒有人經意，或者不是人的目力所能看見，所以不曾曉得。他們也有陰陽性，也不免有戀愛生活，而且微生蟲的戀愛，更覺得奇妙不測，如今把他們的情形，寫出幾種來，做本誌的材料：

## 草履蟲的接吻

汲取池中的水，切一竹片放入，就發生一種蟲類，這蟲非常之小，非用顯微鏡不能看見，他的名叫做草履蟲。蟲的身體作橢圓形，一邊開口，他們從水中攝取食物，逐漸長大，分體而增殖。那時兩個草履蟲，互相親近，終至密接。這種密接，固然可說是草履蟲的交合，但是這蟲的全體，都用膜包住，祇有一處缺口，他們的接合，便從這個口上。所以我們倒可以稱他是草履蟲的接吻。

## 鐘蟲的結婚

鐘蟲是一種纖毛蟲，因爲身體的前面，生有一撮纖毛，後面生有一柄，形狀像鐘，所以有這個名稱。他們住在水中，用這柄掛在別種的物體上面。鐘蟲的交接，非常奇異。假如兩個鐘蟲，離得很遠，一個掛着不動，他一個却分出許多小體，從水中游泳過來，和這邊的鐘蟲密接。不但密接，而且小的要鑽進大的體內，併合爲一。

## 捨命徇情的車蟲

動物的雌雄相配，身體大小大概都差不多，但是水中的蟲類，竟有大小懸殊的。金魚在水中，常常取一種水蚤作爲食料。這種水蚤的雌雄，比較起來，雄的比犬，雌的就有馬一般大；至於車蟲的雌雄，却像是象比犬一般。不但如此，雄的水蚤，雖然和雌的喫同樣的食物；而雄的車蟲，竟連消化器也沒有。他和雌的交尾之後，傾刻便死，眞可說他是捨命徇情呢。

## 便於新婚旅行的后螠蟲

雌雄的大小相差最遠的，要算后螠蟲。這蟲雌的身長三十糎，雄的却二粍都不到，比起來眞像鼠比象。他們居然也要配成夫妻，好笑不好笑呢？再說他們的住處，雌的棲在海底的砂地，雄的呢，却住在一個很安樂很發噱的地方，就是他老婆的身體裏面。所以雄的消化器官也極不完全，雌蟲和雄蟲的形狀，也完全不同。假使后螠蟲也有新婚旅行的風俗，旅費到可以減少一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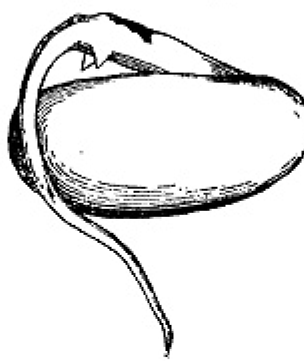
# 奇異的豆芽

拙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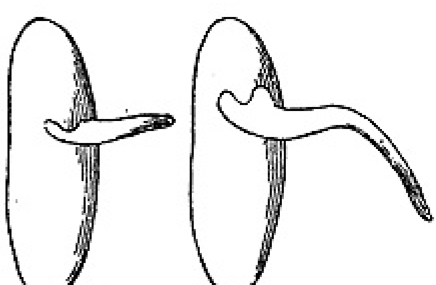
豆芽本來是一件微小的東西，沒有什麼研究的價值；但是細心考察起來，却也很有趣味。試將蠶豆或大豆等豆類，用水浸溼，放在暖的地方。過了幾時，就有一物衝破他的種皮，漸漸生長。這個就是豆芽。其實是豆的幼根，並非是芽。不過普通都稱做豆芽罷了。

這芽的生長，有一奇異的性質：無論如何，總是向下，沒有向上。試取小盆一個，盆底鑿孔，盆中蒔豆。幾天以後，豆便發芽，漸漸向下伸長，終於伸出孔外。若疑心他未必一定向下，可把豆橫放，使芽向天，如第一圖的樣子，看他結果怎樣。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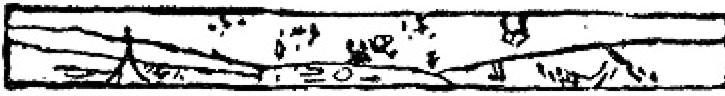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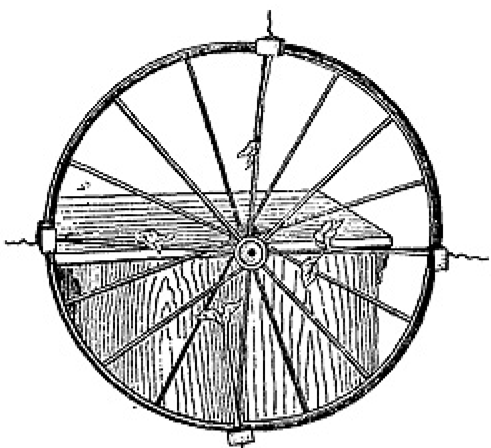
這芽並不爲了人力的擺佈，就變換方向，却仍緩緩的倒彎轉來，到了末後，仍然向下。若我們改換方法，把豆竪立起來，使芽橫向，如第二圖左邊的樣子。沒有多時，這豆芽又依然屈折向下，終如圖上右邊樣子，因他有這個向下的特性，所以任憑我們橫放倒置，絲毫不受影響。



有人說芽的向下，是起於地球引力的作用。假使有一方法，能使別種的力量，勝過地球的引力，那麼芽的伸長，必向這強有力的方面，不致再向地下無疑。

於是發明一種試驗，如第三圖；直立一輪，輪的上下左右，各繫一盆；盆中堆滿了溼的苔草；苔草中間，蒔一大豆。當豆出芽的時候，急速將輪迴轉；輪的四周，因迴轉的緣故，發生一種遠心力；迴轉愈速，遠心力愈强，豆芽受着這極強的遠心力，向輪心反對的方向伸長。可見有他力勝過地球引力的時候，根的伸長，就要改變方向，不限定向下了。若我們再用別的方法來試驗他：就是將輪平放，盆的位置，和輪的半徑成直角，然後緩緩旋轉起來，要遠心力不超過地球的引力。那麼芽的伸長，也不向下，也不向橫，也不向輪心反對的方向，卻成一傾斜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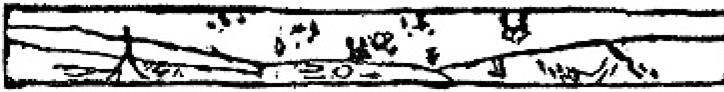
第三圖



照上試驗的結果：可見芽的下向，是起於地球的引力；這個解釋，似乎可以承認。但是豆株成長以後，一方向下伸長的是根；一方向上伸長的是榦。根的向下，若用引力的道理來證明他，如果正確。那麼榦的向上，又怎樣的解釋他呢？所以這引力的理由，還有可以批駁的地方。

總之植物的根，因爲要在地中吸收滋養分，有不得不向下的勢，所以說根是有『向下性』。又因他畏陽光；若露空氣中，必背着陽光傾斜生長。所以又說根是有『背日性』。而且他的伸長，不但背日向下，又常常避燥就溼，因此還有一種『向溼性』。榦和葉的功用，是要在陽光空氣中，營他的呼吸和同化作用，有不得不向上的勢力，所以說榦是有『向上性』或『背地性』。又因他喜受陽光，若放陰處，必向有陽光一面傾斜，所以又說榦有『向日性』。這種自然的現象，都是

植物生理上的能力若問植物何以有這生理的能力，那麼祇好歸功到造化的奇妙了。



## 蝙蝠的新研究

青

蝙蝠飛在空中或在人家屋宇裏面的時候，能迴避物事，不致互相觸撞；這是很稀奇的。對於這事，從前的生物學家定了三層理由，就是：(一)蝙蝠有敏銳的視覺；所以在黑暗之中，人目所不能瞧見的，他們都能瞧見。(二)他們的觸覺極靈，最靈的地方就在他們翅翼的尖端。(三)他們還有某種知覺，為我們人類所沒有的。這三種理由成立已好久了。近來有哈脫列琦博士(Dr. H. Hartridge)對於上述的三種理由起了懷疑，說他並不確切。因為博士曾經將一種Pipistrel 蝙蝠，仔細研究過，所以敢下反對的批評。這種蝙蝠，往往數十數百的成羣而飛，很容易引他們到房屋裏來。博士特把兩間通聯的屋子，引進了無數 Pipistrel 蝙蝠。初時屋子裏照着通明的電燈，蝙蝠縱橫亂飛，固然各不相碰。等了一會，忽然把電燈完全關熄，屋子裏便沉黑無光。然而那蝙蝠仍舊飛翔不停，却也沒有觸碰的事發現。不但如此，就是在他們飛翔的行徑中，雖然橫一根線，他們也能迴避，不和線相觸。因此，當黑暗中，室門的開關，和開隙的寬狹，能否容他們出入，他們都能明白覺得。博士據這層觀察，以為蝙蝠的所以能夠避物，不靠他們的視覺，實靠他們一種特殊的聽覺。他們飛翔的時候，常發生一種短距離的聲浪，這聲浪一有頓挫或阻滯的影響，他們就能夠覺得的。

## 血雨

幼雄

隕石墮落，常帶有血紅的液體，這是古書中所記着的。一七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德國阜登堡地方，和俄國瑞典各地方，曾經落過這樣的雨。後來一八〇三年三月五日意大利亞披利亞地方，天空中現出茶褐色的雲霧，也落下血雨來。血雨未落之前，先有極多而且很乾燥的塵埃，飛揚空中。

血雨的降下，和隕石有密切的關係。據挨耳姆地方所降血雨檢查的結果，是一種含有硫酸的液體，有酸味；乾燥時留剩的塵埃，現出顏色能受磁鐵的吸引力。考究他的成分，又和隕石一樣。足見這個血雨是隕石的碎片，摩擦起來生出塵埃，隨着雲霧升到天空，然後再落到地面所成的。




# 空氣壓力普通之佐證

蔣阿難

空氣每平方吋面積，在海平面上，有十五磅之壓力，卽在每方呎上，約有一噸之壓力。此壓力雖大，人居其中，並無大異者，蓋因空氣下壓力，恆爲物體中及物體下之空氣壓力所平衡故耳。氣壓顯著之事實爲風；風之成生，因兩地氣壓不均，於是高氣壓之空氣向低氣壓處流動。此固吾人所習知者也。

平常人謂氣壓影響之事實，並非氣壓之佐證，實乃因氣壓差而發生者也。若在平常事實中，眞可爲氣壓之佐證者，當推壓力影響於液體蒸發之速度及沸點之昇降。然此種事實，雖爲庖人所習見，若無精密之器具以測定之，固難知其影響何若也。玆錄其理論如下：

液體蒸發時，其分子在液體表面上，卽行游離。若外界氣壓頗大，氣體難以游離，此蒸發速度遲緩之理也。若分子尙未游離，而氣壓甚大，則分子難以脫離液面；此時必賴分子速度增加，始可化氣。故沸點增減，與氣壓大小，常成正比例。離地面愈高，氣壓愈輕。據實測，每高五百五十呎，則水之沸點減華氏表一度。

爰將普通根據氣壓差所生氣壓之佐證，列如下：

(1)氣壓高低，常與溫度有關。溫度較高處，氣壓恆低；反是，氣壓恆高。風由高氣壓處之空氣向低氣壓處流盪而成，因地球之自轉及遠心力作用，其運動方向，每不成直線，設其方向爲直線，則兩地氣壓易於平衡，風當旋起旋滅矣。

(2)如以兩平滑玻璃面接觸，頗難取開。蓋當其接觸時，接觸處如成眞空然；兩玻璃面上下，俱受空氣氣壓，其力頗大，故有此現象。

(3)以硬紙片覆牛乳瓶口，此片卽被下引。蓋因瓶內之空氣，漸被新鮮牛乳所溶解，內部氣壓大減，不敵片上之空氣壓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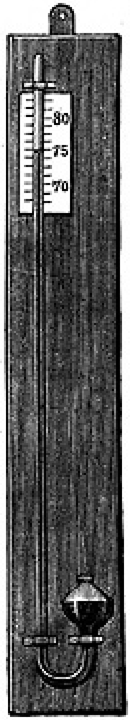
(4)果蔬等藏於罐頭內，罐每易凹陷。蓋因物體當盛熱時，封閉其中；及至冷却，物體及氣體在罐內

俱收縮，於是壓力減低，不敵外界之氣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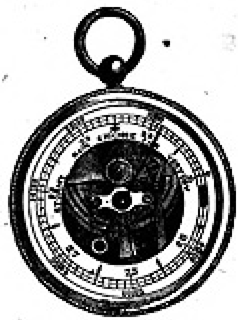
(5)器皿熱時覆案上，冷時難以移動。蓋因器口與案密合；器冷則內部氣壓減輕，外界空氣不得入內，以致內外壓力難以平衡也。如覆水中，則水漸能上昇皿中，亦卽以所增之水平衡外界之氣壓者也。

(6)瓶內盛沸騰之液體，急塞其口，瓶冷，塞卽下引，亦難取出。亦因瓶內氣體凝而成液；液體表面上如真空，故外界氣壓，得推其塞下落也。取塞之法，當再熱此液。

管狀氣壓計



(7)管狀氣壓計中液體之高昇，因皿內液體表面收空氣壓力，而管內初爲真空，故液體得以上昇。液體上昇部分之重與外界氣壓等，故自管內液面之高低，得知氣壓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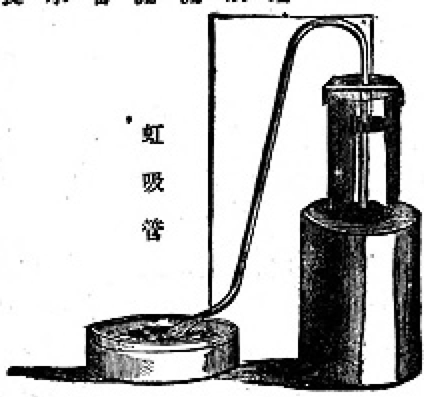


盒狀氣壓計

盒狀氣壓計中，有一密實之盒，盒具有一彈性最敏之面。設外界氣壓較盒內大，面卽凹入；反是凸出。面旁附有他動器械，人得認識其剄度。

(8)普通自來水筆吸水之理，卽因當揑按時，管內先成真空，墨汁得以流入。筆卽取出墨汁外，管內墨汁，因空氣上壓力，難以下墜。

(9)虹吸管水流不止者，蓋因曲管長端，先爲真空；液體得以流入，而他端亦爲真空，故液體能從此端流出也，如是水流不息，直至曲管兩端液體成水平而後止。又長



虹吸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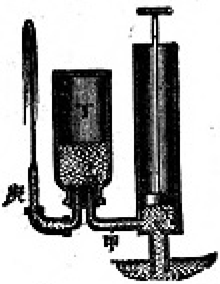
部分高度與氣壓高低有關。

(10)汽車上備有一真空汽油箱；箱頂有一小孔，若閉此孔，卽開活塞，液體亦不流出。此因箱內真空，孔閉空氣難以入內也。若啟此孔，液卽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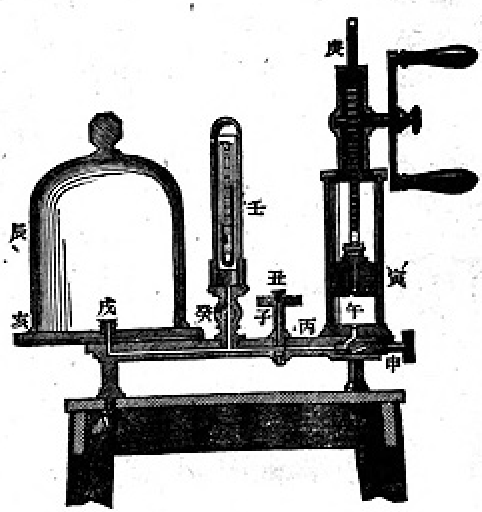
(11)盛液體器具，除備液體出口外，當於器頂備一小孔，以便空氣內外流通。不然，液體流出少許後，內部空氣稀薄，液體流動卽立止矣。

(12)醫用取膿杯時，先微熱之，然後覆病者創口上，膿卽漸漸流入杯中。蓋杯漸冷，內部氣壓減低，膿卽溢出。去杯時；以指近杯緣，使空氣得以竄入杯中。

(13)平常唧筒卽利用氣壓原理製成。當活塞下行時，塞上已成真空，水或空氣得以流入。塞上行時，水及空氣得從塞上活瓣流入塞下之真空；及塞再下行時，水及空氣，當有大壓力而排出。抽氣機與吸水機，理固相同，特活瓣位置有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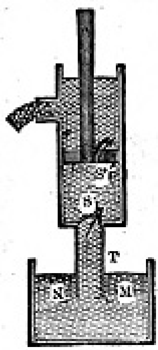


唧筒



抽氣機

(14)煙囪中熱氣體上行者，卽因氣壓較小之故耳。



吸水機

煙囪何以取乎高？蓋因管內熱氣較多，與外界氣壓差，得以愈大；於是新鮮空氣，得由爐口竄入愈速，炭當愈熾也。

(15)輕氣球上昇之速度，與氣壓有關。蓋上昇之理，卽基於

氣壓，大氣球不得達氣壓太低之高度，卽其不能往火星之理也。

(16)旋風卽因其中部氣壓太小（例如中部被熱）而成。閉塞建築物中，如有較大氣壓，每易拆裂。

(17)雷聲之來，卽因空氣為電之火花驟熱，急欲膨脹而發之聲也。及火花既過，空氣驟縮，而膨脹處幾成眞空，故又成斯聲。

(18)燃砲而發巨聲者，因空氣及其他氣體急欲從砲口擠出也。

(19)音，卽因氣壓高處之空氣，向氣壓低處流動，而震動簧片所發者也。

(20)吾人咸知一切聲調者，因耳中鼓膜內，有一氣室；若外界氣壓大，則膜內凹；反是，凸出。而自膜上神經，傳達於腦。

(21)最快汽車後有一種裝製，如尾狀；蓋車行甚速時，車後如成瞬間之眞空，頃卽有空氣擁入眞空境內；此種裝製，卽利用空氣之擁力，助其速度者也。

(22)被壓空氣，於工業上用途漸廣；其用途因其壓力與空氣氣壓差愈大而愈著。

# 夢的理由

克齋

夢有多種，不是一句話所能包括。通常的夢，大概是精神不統一的緣故。精神統一的人，不會有夢。莊子說『至人無夢』，就是這個道理。

精神統一，是怎麼樣呢？精神的全部分，要對於一定的目的一致活動的，不可使各部分向着各方面分路活動。譬如念書的人口中念書，心中另起雜念，對於書上，便毫無所知；這全由精神不統一之故。程度更深的時候，心中便胡思亂想，卽使自己覺到不應該如此，要他不想也做不到。像這樣精神不統一的人，往往要患歇思的里或神經衰弱病。

精神統一的人，睡眠時，他的精神，一致的向睡眠進行。那精神不統一的人，這時卻祇有一小部分精神，被這目的所支配；其餘大部分，都離了這目的。就是一部分精神眠，而一部分不眠。這不眠的一部分便變成功做夢的現象了。

睡眠乃是天付的休養的時間。在這休養時間，再來做夢，不是最不經濟的事嗎？所以夜間熟睡的功夫，不可不習練的。

# 髮禿的原因

蘭翁

有許多人，年紀不大，頭髮卻早已脫落，似乎不很雅觀。然論髮落的原因，雖不止一端，而最大的一因，就是缺少相當的保養。原來頭髮既然是屬於人體的一部分，則他所賴以生存的，自然也不外乎兩種要素：就是暢流的血運，和多量的空氣。我們但觀一般禿頂的人，他們大概是終年戴着帽子，而帽子上也沒有通風的細孔的；或者是喜歡戴緊窄的帽子，阻滯血運的流通的；便是一個明證。因髮根的營養，全靠血液，而髮的外部又需要空氣；所以空氣和血運苟使阻絕，那頭髮自然要漸漸的萎枯而衰落了。

此外還有一個證據，就是婦女的禿頂，不常可見；卽使有之，亦比男子爲少，這就因婦女對於頭髮，當作一種姿容上的美，大家非常重視。那麼，他們關於頭髮的保養，比較男子謹愼，當然不消說得。更有一層，婦女雖然也戴帽子，但他們的帽子比較的寬大，故空氣儘足以自由流通。並且婦女的帽內，有頭髮襯着，故帽圈不致把額角箍緊，阻滯血運暢流。

# 毛髮的將來

蘭翁

據某生理學家的理想，說我們身體上各部的毛髮，經若干年後，將有完全脫落的一日。他的理由，和上節所說的無甚差別，就因我們對於身體的保衛，過於嚴密，衣服既多，絕對沒有使肌膚和日光接觸的機會的緣故。這個理想，是否能彀實現，現在固然不能預測，然而假使能彀證實，則將來的人類，眞要變成無毛的人類了。

# 橡皮小史

蘭翁

橡皮（卽橡膠）的原質，是從植物上採取而得的，像某種樹類，灌木類，藤類，和根株等等。這些植物，都生產於熱帶地方；那邊的土人，在很早的時代，已經發見橡皮的特性和效用。因在古代旅行家的日記裏面，曾有關於熱帶的土著用橡皮做手杖，繃帶，碗碟，和其他器具的紀載。但橡皮第一次入歐洲的時候，在一七三五年間，已是算不得早。他最初對於文明上的貢獻，就是做鉛筆的磨擦物，其次做禦水的布，再次做成膠灰。然混合質的（卽變成堅質的）橡皮，在他踏進了歐洲一百年後，還沒有人知道，直到一八四四那一年，方纔爲人所發見。自此以後，橡皮在實業上的發展，一天進步一天，非常神速，而最發達的地方，要推英國居第一位了。

# 家事研究

## 家庭看護談

蘭蓀譯

疾病是人生所不能免的，他的來踪，又非常飄忽，使人不可捉摸。假使他一旦狂顚，家庭裏面，若沒有預備，就免不得要發生一種驚惶錯亂的情形。譬如請醫生咧，請看護婦咧，種種手續，都是急不可緩。醫生雖然是隨地可請，然而看護婦却沒有這樣容易。或是窮鄉僻壤，急不可得；或是所請的人，一知半解，沒有充分的智識和經驗；那麼，對於病人，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利害關係，不可不格外謹愼。所以凡遇了這樣的情形，家庭裏面的婦女們，都要有擴充看護婦的責任，免得病人受苦。爲了這層，著者特地把看護學上的要點，和個人平日的心得，簡括說明，成這短篇，貢獻於列位讀者。這原是防患未然的意思，凡有家庭關係的女朋友們，諒必都歡迎的。

### 一　注意你自己的康健

你既當了看護的責任，第一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康健。譬如遇了危險的症候，你須得日夜守伺，那就不能敎你一個人擔任，必須有人更替纔是。因爲有了替班，你也可以有休養睡息的時候，不致於鎭日鎭夜的守着，以致勞瘁過度，受病魔的同化。不但如此，你若得了充分的休養，守護的時候，精神自然振作，於病人也有益處。然而若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你既沒有替身，精神又覺得非常疲倦，則可用熱水來洗一個浴，再換一身乾淨的襯衣，也可以使你的精神略略振作一回。但這是權宜的法子，只可偶一行之；否則你疲乏極了，非但沒有效驗，那病魔的大禍，便要光降到你身上來了。

其次的重要，就是呼吸。看護的人，應得隨時走向窗前或門外深深的吸幾口新鮮空氣。若當服侍的時候，也須避免病人的呼吸，不可接近；若他吐出來的氣息，更不可直接吸收進去。假使病人所患的症候，有傳染性的，更須時常用硼砂水或淡鹽水漱口，一天至少須三四次。

潔淨兩個字，也是應該注意的。所以看護人的衣服，用白色的和棉布的爲宜。而每當在病人身上動作之後，必須立刻將手在清水內用肥皂洗滌，以防偶一不

愼，手和唇吻接觸，病人的齒齦，便要從口中傳入。洗手時須特別注意的，就是指爪裏面，是不是完全潔淨，要知道指爪是傳染微菌的媒介，所以若能把他預先修削去了，最爲妥當。

凡家庭裏面不幸有了病患，合家的人，不免都要憂愁感食。但充當看護的人，却須自警自抑，切不可因着憂念之故，廢去飲食。因爲飲食一廢，你自己的康健，就有危險。並且坐在病人面前，你若有倦怠憂愁的顏色，也許使病勢更加增重；所以這一層也應該特別注意的。假使果眞不能進食，也須飲些鮮牛乳和咖啡濃茶，或喫些半熟的雞子等，以支持你的精神。但火酒等類含興奮性的東西，却不可妄進。因興奮性的東西，力能刺激人家的神經，使人顯出一種錯亂不定的神氣，這種神氣，是對於病人最不相宜的。

## 二　看護時候的舉止

看護婦的舉止，應守着『鎭靜』二字。若能鎭靜，臨事纔不致慌張失措，而於病狀的觀察，也可以更加確切。譬如病人面色，忽紅忽白，或左右的輔頰，顏色的深淺不同；或鼻尖和嘴唇上面，發現青黑之色；以及病人的身體或發熱汗，或發冷戰；都應隨時觀察，更將觀察所得，默記於心，或暗地裏記在簿上，等醫士來時，詳細報告。然報告時候，須遠離病榻，不可當病人面前，或在和病榻貼近的隔室裏低談；使病人聽得。要知病中最是着惱的，就是聽人家或見人家切切私語。

看護婦對於醫士，必須有服從的精神。因爲人家延請醫士，務是揀學識經驗都靠得住的；所以一經延請，就應當有絕端的信任心。凡醫士有甚麼吩咐，看護婦祇有遵守，斷不能憑了自己的意思，妄爲增減。若有鄰里親戚，來評論情勢，或介紹方藥，也千萬不可聽信。無論所介紹的方藥，怎樣對症，怎樣有效，若沒有經臨診的醫士許可，斷斷不可輕自嘗試。須知病情不一，有外狀很覺相似的，而病源却是不同；若誤服了同一的藥，那就有性命關係呢！

進藥的時候，須得準確。若有兩樣不同的藥，切不可同時並進。假使出於醫士的吩咐，也須每進一藥之後，等隔十分鐘或十五分鐘，更進別藥。譬如有兩種藥，醫士吩咐作每四小時各進一次；你接到藥後，就把第一種給病人服下，等過兩小時，再服第二種藥；更兩小時，再進第一種；以後每隔兩小時，照這樣的變替進服。凡醫士所指定的服藥時間，和飲

食時間，最好一一寫明單上，以便照單按進，不致於誤忘。

看護婦應得具充分的忍耐心和同情心。當護病的時候，必須有一種和顏悅色的神情，病人見了，自然可以寬解一些。若病人有秘密，你須替他保守着；他若有所詢問，關於他的病勢如何，你總須用婉慰的說話，寬解他的心胸。然謊說亦是忌的；因假使一旦證實，你的說謊，他以後就不信任，這也是對於病人很有關係的。

三　病人的牀褥

病人的生活，離不了牀褥，故牀褥的舖蓋，是否適宜，看護人應當注意。凡患熱病或有傳染性的病，牀上的單被和枕頭，應每日洗換一次；若在熱天，最好每天更換兩次；其餘的病，雖可略緩，然總以勤換為宜。因此居家的主婦，應將單被枕套，多備幾條，以備不時的應用。萬一備不多，不能日日洗換，可將牀上移下的被套，放在日光中曬一次，等他涼後，重新舖上。這樣曬過的被套，雖比不上洗過的清潔，然亦可使病人覺得比較的清爽一些。

舖牀的時候，須預將應用物事，僅放一旁，以便隨手可取。牀上諸物，亦須取去，單留被毯一條，為遮蓋病人之用。然後令病人側臥一邊，隨將枕頭一個，枕在他的腰背之下。這時可將污穢的單被捲起一半，摺疊至病人臥處為止；隨將潔淨的單被齊牀邊舖起，舖至交界處，亦照前法平平摺疊。然後取出枕頭，教病人轉身過來，側至牀的那一邊，隨將污穢的單被抽去，再把潔淨的舖平。單被既換，再換枕頭。可先將潔淨的枕套套上，後用一臂託在病人頸下，一手抽去污枕，順勢將潔淨的墊進。此外如病人的襯衣，亦宜勤換，故須用寬大和前後開縫的為宜。若平常的睡衣，更換不甚便當，不宜服用。

四　怎樣注意病人的身體

每日清晨，在舖牀之前，最好用海絨替病人遍身洗浴一次。假使沒有功夫，也須用火酒和水，在病人的背和腿的上面，擦抹一周。若係熱病，可用涼水洗病人的頭面和兩手，使他舒爽一些。

清晨用列斯潑林（Listerine）或稱拉直可太頁馬林（Glycothymoline）數滴，攙入清水裏面，給病人漱口刷牙，可免口中發臭。若病人所服的藥，是一種酸素，每服藥一次後，應用焦蘇打（Baking soda）和水給病人漱口，保全他

的牙齒。

患病的若是婦女，還須留心他的頭髮，最好每日梳理兩次，否則逐日一次，必不可少。梳時可把頭髮從中間平分左右兩股，每股各結一辮，以便梳理時可以左右側臥。

病人臥牀既久，大半要瘓瘡骨露。這時候他最怕堅硬的牀褥，或凸塊不平的被褥；故看護人須注意這層。若病人的脊肋，或別的部分，覺得酸麻或痛楚，可用樹膠質的氣枕墊在下面。若因久壓之故，肌膚上發現紅色，可蘸火酒少許在紅處摩擦一回。擦後再用些推根（Talcum）粉敷上，每日三四次，俟紅色退盡爲止。或用熱水時時替他洗滌，亦可減痛。然這是指肌肉沒有破裂的說；若有磨擦損傷的情形，應立刻告知醫士，不可妄施上面所講的方法。

患寒症的病人，應用熱水瓶放在他的周圍；但不可把瓶直接和他的肌肉接觸。凡有失知覺的的病人，或患痲痹症的，更須特別留意；否則病人既不能自說，往往要燙傷他的肌肉。瓶中的熱水溫度亦須適宜。最好用寒暑表量準，不能過法倫（Fahrenheit）表一百二十度。或用手試驗，如果手入水中，不致於立刻縮起的，便可應用。水既裝好，將塞頭塞緊，還須用舊毛巾或絨布將瓶包裹一周，然後放在病人的身旁。

## 五 急症的準備

凡人患了急病，一時請醫不得，或路程太遠，醫士不能就到。在這時間，家庭裏面的人，不能不有相當的備置。本節的主旨，就要把怎樣應付急病的手續，貢獻給列位，尤當不諳的人。

抽筋病的發生，往往突如其來的，譬如小孩因著受驚的緣故，或因消化阻滯，或因胃腸生蟲等等，都能變成抽筋病的。凡遇這病，應一面去請醫士，一面小心伺護他，不要使他觸碰受痛。但也不宜禁止他的伸縮或動作。最妥的治法，就是把他放平，頭部略略墊高，再鬆解他的束帶鈕扣。然後用熱水替他洗抹，再取蓖麻子油（Castor oil）一匙給他服下。這時還須用物塡在他的牙齒上面，防他嚼傷自己的舌頭。

發炎亦是危急的症候。假如已經發腫起泡，可急用芥子漿敷上，稍減他的痛楚。芥子漿（Mustard paste）的調法：可用芥子粉一分，麵粉三分，合在一起，用微溫的水調和，不

可用熱水，因熱水能消滅芥粉的性。芥漿既調好了，可把他攤在棉布上面，再用紗布或稀布蓋在漿面；然後醮凡士林(Vaseline)少許，先抹在患處，後將薄紗布一面的芥漿縛上。縛後須隨時觀察，若見患處周圍的皮膚發現紅色，應卽把漿布移去；另用一塊潔淨的布，縛在上面，不使他接觸空氣，以便減輕刺痛。

除了芥粉漿外，還有胡麻子漿，亦有同樣的功效。和法將胡麻子粉(Flaxseed meal)半杯，和沸熱水三杯，緩緩調和，直至他厚凝之後，照前法敷縛。就縛後半小時，必須再換一次。

芥粉漿既用一次之後，不可再用；胡麻子漿則不妨連用數日，但須時時換新。若在痛的時候，急切沒法，可用法蘭絨或厚軟的棉布，浸入熱水之中，取起絞乾，蓋在患處，可以減輕他的熱痛。等絨布冷後，再換熱的；或另用乾毛巾摺疊成方，蓋在熱布上面，以保持他的熱度，免得更換忙碌。

此外如有火灼水燙症，除一面急速請醫外，應立將受傷的扶放上床，解去衣服；若在冬寒，可用熱水瓶放在他的身旁。若受傷的人口吻沒有堅閉，可急將熱的飲品，灌進少許。假使受傷不重，可用潔淨的棉布，浸在焦鹻打水裏，——半杯溫水和兩茶匙焦蘇打——然後蓋在患處。這棉布須時常更換；過了一二日，再用硼酸凡士林敷上，直到完全平復爲止。若因受了猛烈性的消毒藥——像石炭酸和拉沙而(Lysol)——所傷，急用火酒拭在患處，亦能輕減熱痛。

（未完）

# 對於兒童恐怖心之注意

艾　書

動物皆有恐怖心，人類皆有恐怖心。恐怖過甚，則成臆病。起恐怖心之原因，約分三種：第一，無何種經驗而起之恐怖；(卽本能)第二，來自經驗之恐怖；第三，因自己無知識而生之恐怖。

此恐怖之情，具有可恐之害毒與不幸；幼時在家中養成者居多，故家庭教育不可不注意及之。知識不多未受教育之父母，最能於不知不識之間，養成無經驗無知識兒童之恐怖心。兒童一度嘗此恐怖之經驗，則深入腦中，難於除去，久之遂成臆病，矯正不易。玆記其例於下：

意大利心理學家穆索阿氏，謂有軍人某，嘗赴戰地，殺敵無算。雖屍體堆積如山，而某出入其間，毫不畏懼，蓋此慘憺之光景，已司空見慣矣。退職後，偶路經某山，見古剎前橫一屍體，駭而狂奔。猶是軍人，何以昔日見千百屍體而不懼，今見一屍體已恐怖若此？據其自述，幼時曾聞乳母言，某甲行經古剎，為盜所斃，並狀其景象之凄慘。心中覺非常恐怖，從軍後，以殺敵為天職，故日與死屍相觸而不懼者，勇氣足以制之也。今殺敵之念，消除已久，驟見此屍，而又在古剎之旁。不覺憶及幼年之事，此所以頓起恐怖之念也。

兒童遊戲時，多喜隱於暗處，出他兒之不備，驟出大聲驚之，以為笑樂。此最易使被驚者患驚癇，甚至有卒倒者。兒童又喜求人談趣味之故事，於是無知識無主義之人，則多談不自然不可思議之妖怪，以博兒童之歡心。兒童信以為真，深入腦中，其害亦不淺。

兒童往往夢中受驚而起非常之恐怖。此時為母親者，當設法慰解之。有某兒嘗夢中受驚，起而哭泣。是後每至黑夜，不敢獨入室內。一夕，母攜兒至天井，仰指天空而言曰：「此皎潔之星月，非至夜間始有乎？然則夜間有何可畏也。」兒聞之，恐怖心頓除。

有教育之母親，對於子女之教育，非常注意。而其注意力，亦非常有效。子女始萌之惡癖，略注意之，即能矯正。所懼者，無知之母親，對於純潔無垢之子女，妄用不純之彩色染塗之，致成精神上之不具者。其中最多者，即為前述之恐怖心。凡有子女者，對於此點，當深注意之。

## 建蘭栽培法

陸純女士

建闌乃闌中之最名貴者，原產地為福建。品種之名甚多；有以形色名者，有以人名名者，有以產地名者，今姑略而勿論。其花或紫色，或白色。白色中有曰素心者，心瓣皆白，最為奇種；然插帶者忌用焉。其花於五六月開放，一梗九花，香馥幽異。葉闊大而勁直。其繁殖法，惟分枝為可行，法於秋分後，將年久茁盛者，破盆取出，用竹刀箸為剔去其旁土；交結之根，尤當小心解舒，毋使有折斷之失。然後逐本取出，將腐敗之根剪去而分栽之。泥須黃土，常熟子由泥最妙。種下時，將瓦片填於盆底，約鋪二層為度；或用骨炭貝蛤之殼皆可。上鋪粗泥寸許；然後覆以篩過之細土，取二三本將根鬚互相

枕稍，作三方向而種之。再覆細土少許；澆清水以定其根，約一勺爲度。但其土宜結實，加土時可用十指隨時緊壓。初種宜避日七天，得大雨方可見日。此後過三四月及七八月，盆面將乾時，可以澆肥。三伏催花時，亦需用肥；草汁豆汁人糞屎皆可。澆後，須避日光數天。灌溉之法，在春夏秋，須在黃昏時熱氣退盡後，用噴筒澆透；若熱未退，恐防根腐。冬時，於上午沿盆邊微澆，俾中心帶乾，不致蒸爛。其水以梅水爲佳，天落水亦妙，澆河水次之，井水切忌。葉有白斑如蝨者，曰白蝨；病乃深土薰蒸，見陽不通風之所致。若不修治，日積日多，必至傷葉。發見時，速宜移置通風處，用竹片輕輕剝去，以豬馬鬃帶刷盡；又種之過深，亦有此病。花開十天以上，即當剪去，勿使傷元氣也。購花時，以根白爲佳，根黑者，已受凍而不活；根空，則更無生理矣。

附建蘭年中行事表

正月　是月，天氣忽寒忽熱，甚不一致，植蘭者最宜注意。稍一不愼，卽易萎敗。

二月　天氣漸溫，不妨露處，有霜卽遮，有冰須宜移避。

三月　宜翻盆。

四月　至小滿後，天時漸暖，宜遮蘆簾。簾以稀縫者爲佳；蓋太密者少見風日，花不生發。如天雨，可任其淋潤。若得梅雨，則更易滋生。

五月　略同上。

六月　宜澆肥料。酷暑烈日之際，宜遮緊密蘆簾。然密而無縫，則花因過陰而不發；甚致爛根葉。

七月　亦可施肥；仍以稀縫蘆簾遮之。

八月　是月，涼風漸起，暑氣全消，可去簾，任受日光。

九月　一年辛勤，於此驗效。花之盛衰，亦惟此定。

十月　有霜卽宜移避。如遇冰凍，當藏入窖室。

十一月　天若溫暖，不妨移置簾下；若遇冰凍，仍宜秘藏暖室。

十二月　略同上。此二月最易受病，或受蒸，宜三致意焉。

## 風俗調查

# 汀州婦女之狀況

許榴芳

汀在閩西，僅彈丸地耳。隔一衣水，風尚判然；阻一重山，語言各異。敢於繙暇，徵集見聞，紀我汀州婦女之狀況，採風者盍詳覽焉。

## 一　關於儀節者

婚嫁　我邑婚禮特繁。初為『定婚』；次為『覲親』；（凡合婚後，如禮報聘，謂之『定庚』。男宅擇吉往覲新婦，留食環為聘，謂之『覲親』。）次為『報吉』『文定』，此兩事手續略同。綵幣用衣料、首飾，喜物用雞、酒、豚、魚等。完姻之前，例行『報期』。及完姻日，備禮物及鳳冠霞帔等，擧媒往報，俗稱『過門』。親迎俗稱『接親』，多用綠輿。聘金多寡，並無一定，奩物亦豐嗇不等。此外如『腹婚』、『幼婚』『轉婚』諸弊俗，所在盛行。

喪葬　人死，寢尸於地，謂之『落枕』。入棺，謂之『小殮』。發引，謂之『大殮』。每過七日，稱為一『旬』；例須設靈致祭，或延僧作醮。富家多停櫬不葬，於除服時，行堂奠禮，次親始發引郊外。葬有深葬淺葬之別，概從其便。喪服則麻衣麻髻，持親喪夫喪及翁姑喪均三年；傍親支屬，僅素韈涼衫而已。

祭祀　臘日懸祖先遺容，牲醴祀之，至上元止。值生卒日，例祭一次。清明則上墓拜掃；中元亦然。祭畢，就祠饗其餕餘焉。

## 二　關於服飾者

衣裙　衣分新舊兩式；舊式襟袖甚闊，緣珠辮為飾，年老婦女多御此。年輕者概效時裝，狹短恰稱，裙以黑紗製成；獨新婚時，擁新婦者，裙多黃緞，配以紅綢之衣；新婦之裙則綠色。然家常御裙者稀。

髮髻　髻式不一。普通梳圓形髻，盤以髻網，橫一釵，傍插金蝶釵子一對。年高婦女，仍梳長頭；幼女則束髮成辮。然鄉居者，又作椎髻；瀕贛地者，髻尾微翹；鄰連邑者，則拖髻甚長。

首飾　婦女飾物頗夥。指環手鐲，以金類製；搔頭以玉製；佩子多以角製。他如頸圈、牙鐲、耳環、髻釵之物，或金或翠，近皆屏而勿御。所流行者，僅手鐲指環及釵子等。

纏足　纏足之風，清代為甚。邇來婦女，競以天足相尚；故

青年婦女天足者多。

三　關於交際者

議會　議會預發請柬，或用柬帖。筵饌用八碗或八盤；上者用六小碗及四大碗，菓碟十二。然饌須燕窩、魚翅、鮑皆備，始爲上筵。

餽贈　餽贈通例，隨事而異。婚事贈於男宅者，俗稱『賀喜』；贈於女宅者，俗稱『添箱』；替以金錢，約需一元。若於喪事，初則燭寶探湯，及完虞日，仍用此物及冥盆冥箱等。又五虞時，女壻備輓軸紛暨等物，盛筵祭之。喪家則報以金錢，俗稱『代白』。

結認　婦女除戚誼外，接觸極稀；對於親密膩友，恆結認之。隨其年齡，認定名分；或姊妹，或母女，須備相當禮物，互爲投報。

契約　縱錢交關，務立契約。契有『紅契』『白契』之分。利率頗重；通常以三分爲率。

四　關於迷信者

走八寺　正月八日，婦女攜香燭茶果蒲團竹帶等，踴城中諸寺。其寺有八：即定光、羅漢、普惠、南禪、同慶、戒顯、報恩、南廨等。謂之『走八寺』。

做佛會　逢諸佛誕日，寺僧設醮，乞檀越佈施。婦女於醮期內，結羣赴寺，施錢米無算，僧則盤飧餉之，謂之『做佛會』。

安龍神　値家屋不吉，輒謂『龍衰』，即聘巫禳之。禳時，撒米於地，使蜿蜒成龍形；列錢爲鱗，頸圈爲目，復取綵紙治符，鎭於五方。

做輪迴　喪家凶煞時，闔宅徙去，留羽士作法。時而誦經，時而鼓吹，夜羅地獄諸象，壇上燃燈百盞，晃耀一白，謂度亡人超昇云。

聽鬼卜　花會之風，婦女尤甚。猜時，預聽鬼卜；夜就郊外，列三十六鬼名，取盤覆之，滴雞血於盤上，若現血跡，謂必獲贏。

償壽山　俗稱人投胎前，貸於冥曹，例當償還。婦女信之，恆購冥鏹數千萬，堆於東嶽廟內，設醮焚之。

問花園　巫覡者流，稱天園極廣，分九重，司灌溉者爲童子，玉姑總之；設法訊於玉姑，知花之紅白榮枯，藉定休咎。（據云，花紅主女，白主男；榮則生，枯則死。）

插桃葉　端午前，插桃葉於橋畔，鄉人播鼗，擡瘟船至；婦女取桃葉及米，傾船內，後取小兒衣繞船數次；謂可鎭邪。

**拜月姑**　中秋之夕，婦女於月下，陳果餅，拜請月姑，置甑於几；神降則甑能舉，作剝啄聲，視其數以卜禨祥。

**辭司命**　先除夕六日，俗傳竈神上閶闔謁帝；婦女備物供養，焚竹油燈送之。

**驅儺神**　除夕焚炭及竹節，雜投以燬，火聲爆裂，謂「驅儺神」以逐舊迎新。

**童子經**　富家生兒，恐致殤折，恆延齋婆誦經，拜佛獻供；取紙製玉姑袍冠及童子衣傘等焚之，每週一次，成年始已。

**夫人教**　傷風敗俗，莫此爲甚。法於夜間行之，一巫扮女裝，一巫扮丑角，相對跳舞，作樂和之；度淫曲，作褻詞。婦女多聚觀之。

## 五　關於生計者

**紡織**　織業有二：曰絲織，曰布織。絲織操於汕僑婦女，生計零落；所織之物，僅帶辮等。布織近以織機盛行，布廠林立，漸就衰息。

**農藝**　汀處山陬，故農業較盛。鄉落婦女，恆事耕作；附鄉婦女，恆事園藝。他如造紙、種菸、製糖、燒炭等業，間亦任之。樹藝推南莊爲最，盛產柿栗。柿將熟時，取鑷摘下，剝皮令乾，曝灑充分後，軋成柿餅，運銷潮州一帶，獲利頗鉅。栗之獲利，亦與柿埒。

**女紅**　女紅一業，類多貧孀營之。刺繡品纖而劣，式亦樸舊。且因線結品代興，業此者益形凋落。縫紉則較男工爲賤；單衣每襲約二百文，長衣三百五十文。

**手工**　女紅之外，尚有製手工品，鬻以易錢者，而竹工尤甚。我邑盛產黃竹，除造紙外，概供編製竹器。如箸，如笠，如篦，如椅，如殼擔，如花籃，分業各異，利亦厚薄不一。次爲打蓆，設肆傳賣，每番三角，西關外尤多。次爲做襪，受雇於襪肆；邇來織襪機輸入，婦女改操此業，得值較厚。次爲糊錫，分兩種手續。糊錫於紙者，每千張得銀一角。塗黃於錫者，得銀半角。

**勞工**　城鄉健婦，業此者頗衆；常受雇大商肆之雇，挑運貨物。或計續支值，或計時支值。然非健全婦女，勢難堪此；故多降而就採薪、杵米、浣衣等業，利亦不薄。採薪於山，挑至城市中售之，平均所入，月獲三元。杵米者，受僱米肆，杵米一臼，勢錢百文。至浣衣者，其費例短衣十文，長衣倍之，布帳一角。

**販鬻**　無依婦女，咸恃肩販爲生。或鬻蔬菜，或賣果品，或售閨閣用品及兒童玩具等，什伯成羣，麕集市場。更或沿門叫

賣，生涯良苦。

傭役　富室婦娃，幽閨婦女，恆雇傭婦以理雜事。該傭者，隨其職務，勞逸各異。如乳傭職司乳哺，價值最高，月給二元。廚傭職司烹飪，僕傭職司雜役，每月均值三四角云。此外如喜娘，穩婆等，與各地同，茲不贅。

# 浙江瑞安歲時記

許黃尙智

元日　爆竹飛聲，春風送暖。戶無大小，皆服明潔衣服，祀先序賀；尊長畢出謁鄰里戚友。兒童則結隊成羣，弄花炮爲樂。市不貿易，人不理事；刀斧不舉；庭除不掃。近年則強半事盧雉，且有專藉是以爲業者。

初四日　夜燃燭，鳴爆竹；以糕橘茶酒，迎灶神歸。

穀日　俗呼『長八日』。宵分，貧富皆於中庭燃薪及火炮，街巷陌市廛亦然。爆竹如雷，火光燭天；羣兒嬉戲跳擲，以慶其會。年來更甚，至有放花樹者。

上元　舊俗，通衢上編結彩轎，張燈，放小煙火；各里社廟尤盛。十三謂之『試燈』；十四十六謂之『正燈』；十七謂之『殘燈』。簫鼓歌吹之聲，喧闐達旦。近年此風已衰息矣。

立春　舊俗，先一日，官府設飲東郊，縣官躬下鄉鎮，把犂一遭，始迎春入城，舁土牛及勾芒神於輿前；城村士庶，沿街擁觀，以其顏色占歲事。至署前，縣官帥僚屬鞭土牛，曰『打春』。春至，家家燒樟葉，放爆竹，曰『接春』。用雜實黑豆煮糖茗以宣達陽氣，曰『煨春』；曰『飲春茶』。自民國成立以還，迎春打春等廢；所沿用者，惟接春煨春耳。又是日，家家擇辭而說，忌罵詈鬪毆等事，並戒小兒勿得作不吉利語；蓋所謂『新春大似年』也。

二月二日　舊俗，各社廟建醮攘，擇日齋戒迎社神，遍戶陳設香案，巫持淨水，沿門灑之，謂之『灑淨』。夜，張列炬送神，小兒擊鑼鼓，製成各色花燈，備極工緻，燈燭駢闐，光如繁星。近年來家家各於是日喫菜飯年糕；惟遊觀之盛，絕非昔時可比矣。

清明　舊俗，拾香草爲寒具，家相餽餉。折柳插門；鳴鉦上冢。近則先於寒食日作米餅；是日，不炊粥飯，以米餅充早膳。又是節向有『迎祥安方』之舉；各廟演劇，街市懸燈張幔，賽城隍神。神前後鬼卒皁吏將令隨從等，維妙維肖，極盡化裝之能事。大家小戶，亦各遣子弟裝扮無常及囚犯，以壯神行色，

結綵衢頭，觀者如堵。神回宮夜各里燈以花燈，燈燭輝煌，通曉始已。此邑中賽會之最盛，亦消耗之最鉅者也。

立夏　逼戶各於是日食黃豆、白魚、鮮魚；又有秤人之舉。

四月八日　俗呼爲「放生日」，善男信女各持齋，亦有購魚蛇等至放生池放之者。

端午　裹糯米爲角黍；懸艾蒲於戶。傍午，飲菖蒲雄黃酒；饋鷄鴨蛋；浴蘭湯；以五色線繫小兒女臂，曰「長命縷」。各鄉俱操龍舟競渡，藉端鬬狠，有連斃數十命者。曩年熱鬧，更有標關水操等，士女如雲，亦一時之盛會也。

六月六日　婦女悉以是日濯沐頭髮。翻葬是日而沐者，父母逝世後，須喝其頭垢水云。

七夕　家家粉米作巧食；女兒陳瓜果，取繡針，露立庭中，度五色線以鬬巧。小兒女以此日剪去端午所繫線，曰「換巧」。卽以其線束巧食置屋上，謂鵲銜此布橋，夜渡河鼓云。比者女校迭興，此風亦漸歸淘汰矣。

中元　家家焚楮祭祖禰；庵觀中有設盂蘭會追薦者。鑼鈸雜遝，嗩呐屑屑；雖近倡剷除迷信，然此輩多藉是以糊食者，一時尚未能廢除也。

晦日　俗傳地藏誕辰，家家插香地上，燃燭庭前，名曰「地藏香」。更有取柚剮插以香，懸門首而焚之，燦光方寸，璀璨奪目；亦奇觀也。

重陽　登高飲酒，做古人佩萸；近則更有粉米作登糕，餽遺親友者。

霜降　舊有「迎霜降」之舉，主之者爲武員；戎行齊列，旗幟觀瞻之盛。近則亦已廢除矣。

冬至　粉糯米爲丸，曰「湯圓」；炊黍爲餐，以享先光續。俗謂「喫過冬節圓，又長了一年」，言是日必喫湯圓也。

小除夕　臘月二十四日，前期糖餅合字粉米爲年糕。是夕，送竈神上天，以糖豆餳餡薦之，亦諱言命之意也。放爆竹，明竈燈，謂之「交年。」燈曰「竈心燈。」

除夕　是夕，換桃符，粘春帖，燒爆竹，燃燭達旦，謂之「照歲。」人家炊歲糕，更相餽遺，謂之「餽歲。」祀先畢，長幼聚飲「分歲酒」；或有不寐者，謂之「守歲。」

# 民間文學

故事

## 偷老虎的竊賊

一個貧苦的老婦，住在深山裏。秋天霪雨的時節，她的破屋，到處都漏；屋裏面的水，淌來淌去，像江河一般。有一天晚上，她正去就寢，見牀上漏得溼淋淋，要睡也睡不成。她心裏異常悲憤，便歎息着道：

「唉！我天不怕，地不怕，祇怕那漏啊！」

這時恰好有一隻飢餓的老虎，想尋一頓晚餐，從這老婦的門前經過。她的板門，已經霉爛得不堪；那老虎把門一推，便毫不費力的擠了進去。他正想把她的老骨頭來當點心，但聽得她說着這話，却怔住了。心下想道：

「這太覺奇怪了；她不怕天，不怕地，難道連老虎都不怕麼？……但「漏」又是什麼呢？莫非這漏要強過老虎麼？——或者漏會喫老虎，也說不定。」

他想到這裏，不覺恐怖起來，連飢餓也忘却了。他祇是發戰，怕立刻就有漏來喫他，自己沒法抵禦。便蹲在破屋的一隅裏，縮縮的抖着。

當這老虎蹲伏着發愁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竊賊，從破門裏摸了進來，想偷一點東西。可是這老婦眞正貧苦的了不得，他摸索了許久，所觸着的，不過是些兩脚的破櫈，三脚的板桌，和那破碎的瓦碗，終找不到一點值錢的東西。他心裏非常懊喪，正想出門；忽然聽得屋隅裏有一種動物的鼻息聲，便尋思道：

「這人畢竟不算十分窮，倒還養着一口豬呢。」

他一面想，一面依着發聲的方向，摸索着走。

竊賊所聽到的鼻息聲，不用說是老虎所發的了。那老虎因爲愁自己被漏所喫，又不曉得漏是怎樣一件東西；所以一見了竊賊，就錯認做漏。這時早縮做一團，動也不敢動了。

竊賊既然把老虎當做豬，摸着之後，便背着就走。老虎伏在竊賊的背上，仍然不敢轉動，心裏愁着不曉得漏要將他怎樣擺布。竊賊却很奇怪，這豬爲什麼有這



般尉性，連叫也不叫一聲。

他把老虎背到家裏，將門叫開。很歡喜的對他的妻子說道：

「今天運氣眞好，竟弄到一口大母豬！」

他妻子趕忙拿燈來看，不覺嚇了一跳，喊道：

「一隻老虎！……一隻老虎！」

他聽到這話，不覺把手一鬆，將老虎落在地上。老虎見門還沒關，奪門就跑。他們趕緊把門關上，夫妻倆用驚惶的眼光，互相注視，做不得聲，心裏祇是怦怦的跳着。

（浙江紹興滌生投稿）

## 天財

有一個人，算了一個命，命裏該當有「天財」得。於是他和他的妻子，不願再做什麼事情，天天喫飯睡覺，等候天財到來。

一天，他走過青草堆，在草叢裏，瞥見一件亮閃閃的東西；俯身一看，原來是一個甕，甕裏滿裝着銀子。他心裏想，若把這甕帶回家裏，要費好些氣力，橫豎「天財」總歸我得的；就是我不去拿，也會自己進我屋裏來。索性讓他放在這裏，索叫別人來拿罷！

於是他和鄰人說，教往那邊拿「天財」去。他的鄰人，到了草叢，看見那甕，快樂非凡，便往甕口裏伸手撲去。「阿唷唷！」他急忙拔出手時，他的手已經被甕內的蛇咬得血淋淋了。原來這人本是不該得「天財」的，所以甕內的銀子變了許多條蛇。

他一壁呼痛，一壁恨極，想道：「你這樣毒心的捉弄我；我總要報復你！」於是他拾起一塊磚頭，蓋好甕口，把甕拿了回來。

到夜裏，他捧着甕爬上該當得「天財」的人的屋頂上，揭起瓦片，向下張望，看見他們夫妻倆正沈沈的睡在床上。心想報復的機會到了。於是將甕內的蛇從屋頂的洞裏，倒了下去。夫妻兩人，聞聲醒起，祇見雪白的銀塊，從屋頂紛紛落下，鋪得滿地滿牀。他們喜洋洋的說道：「天財來了，我們收拾罷！」這鄰人聽見聲音，纔曉得倒下去的那些蛇，原來都是銀子；急忙扳起甕口時，祇剩得些夠做他工錢的銀子了。

（浙江上虞仲持投稿）

## 俗謠

# 歸娘家

正月茶花綠滿滿。有囡(讀丸切卽女兒)勿可許近地。情君𨒅班(距離也)三四里，哄得公婆不歡喜，有一種閒言閒語吹過去，害得爹娘多嘔氣。出門姑娘下頭低。(下頭低下賤之意)三年勿歸(讀如居)娘家去。(讀起去聲下同，)有一朝拿得淘籮淘米去，碰見娘家堂兄弟。『哥哥吓！請你給我帶信去伊啦(他們也)推出山門自顧自，爲啥勿接我娘家去嬉嬉？』堂兄弟開口叫。『姐姐，我看正月裏人客多來去，燒茶煮飯來勿及。(平聲)你要歸娘家去，且等二月裏。』

二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娘娘(媳婦對於姑之稱)跟前話詳細。娘娘話道：『你早要去來又勿去，遲要去來又勿去，現在剛剛碰到二月十九觀音菩薩大會期。別人家有囡接囡去，有娘接娘去，你個媳婦反要歸到娘家去，別人總道我娘娘多利己，(利己不近人情之意)害你爹娘多見意。你要歸到娘家去，我想且等三月裏。』

三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爺爺(媳對於舅之稱)跟前話詳細。爺爺罰我勿通理；伊(他)話：『你個婆娘三月裏要想歸娘家去，眞眞放你娘狗屁！今年清明祭田輪着自田有二百幾，祠堂裏也要去；上坟也要去；祖宗大人拜拜伊，一年四季管顧你。況且「媳婦總歸望清明，」你也豬頭鵝肉喫塊去；饅頭燒餅拿得去。你要歸到娘家去，看來還是四月裏。』

四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小姑娘跟前話詳細。姑娘勸我勿可去；伊話：『四月裏養蠶抽絲忙勿及；采桑摘茶都要去；做些「小貨」(私蓄也)勿希奇。並不是我姑娘來得厚臉皮，我儂下朝也要出門去，花轎裏面帶勿去。你這種小貨做得起，就是給我二哥掙「家底」(財產也)。』姑娘說話多道理，我個婆娘勿克己，(克己爲己設法也)這種事體那好勿管伊。

五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清早天亮來走起；周身衣裳穿得整整齊，移動金蓮下樓梯。大門開來，只看見大伯(卽夫兄)挑得一擔東西歸屋裏。褲脚挽得高高起，脚梗裏，純是爛污泥。伊問我：『清早走起啥事體，是不是要歸到娘家去？』



四季喫食都在田畝裏，我們男人家拿進來，全靠你們女人來收起。悟忙的時候，你屁股𦟛𦟛歸到娘家去，我問你們大小婆娘喫啥西？（什麼也）那麼，你去祇管去，我們下半年大門關關大家餓肚皮」

六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爺爺走來話詳細。伊話：「你的娘家年年勿順利；你的爹爹有年紀；你的阿哥勿爭氣；嫂的買來柴，喫的借來米；你這個月裏歸到娘家去，多給你爹娘陪眼淚。」去到嘸得給我去，還要給我來得量家底；我在娘家的時候，從勿曉得借夏米。

七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大嬸（夫嫂）走來打我破頭低。（說不順利語。）伊話：「這個月裏天時不正氣，受受痧氣變容易；倘若走到半路裏，着着痧氣顛翻地。別人家倒好意思走得攏來給你醫；或者辟瘟丹，或者紅靈丹，搨的搨，挪的挪，沸沸揚揚傳開去，給我的二叔得到知，叫你那好對消伊。況且勿近端午勿近節，八月中秋也好去。」

八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先到街裏買東西，十塊香干十張豆腐皮，兩子白糖配舒齊；囥得娘娘大廚裏，那裏曉得老鼠抬我勿過去，豆腐皮斛（糟料）得碎細細；香干裏雖個個，像大梅的搨得去；還有我的小叔抬我勿過去，空手包，挖得空稀稀，直死直死異直死！（讀喜）叫我空手那好歸到娘家去！

九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娘娘同我評道理。伊話：「七月秋風起，九月冷瑟瑟。你的男人家，上海出路的。你這種寒冷衣裳還勿帶出去，祇曉得歸娘家兩字帶在嘴巴裏。」那麼，拿得出來，髒的髒，數的數，淨的淨，洗的洗，因到箱子裏；拿到借局裏帶到上海去。還有我個小叔抬我勿過去，伊話：「隔壁要做行郎去，（婚事的儐從叫做行郎）給我一件大衫做格樁。（做格樁，做一下子也。）」我黃昏頭鐵起首，做到金雞喔喔啼。蠟燭花花哩，眼睛夾夾哩，直死直死異直死，紐子紐攀顆顆釘在背脊裏，拆上拆落工夫多樣去。

光陰如箭容易過，轉眼就是十月裏。這個月裏，叫我歸到娘家去，我也是勿要去；就是轎子放得道地裏，我也是勿肯去。究竟爲着啥事體，因爲我現在有一個落月大肚皮。倘若走到半路裏，肚痛起來關蹺地；上無天，下無地，叫我婆娘那麼那格巳！（那格巳，怎樣好也。）

一個兒子生落地，公婆大人多歡喜，堂前蠟燭點得發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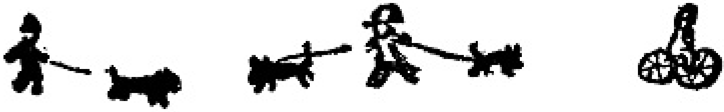
齊；齊連夜寫信寫到上海去。爺爺叫我毛頭（毛頭初生嬰兒也），頭剃剃，下個月，就給你歸到娘家去。

十一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爺爺娘娘都肯依。雇個搖船貪便宜；撑船的是三九伯伯老勿死。伊的眼睛瞎瞎，大脚瘋發得像個啥東西。伊把毛頭來抱起，我就跟得落船去。那裏曉得三九伯伯一脚跨在空蕩裏，把我個囡囡撲通擯在河底裏。『阿呀三九伯伯呀！你別樣東西勿要去管伊，快快把我寶貝撈撈起。』撈得起來祇剩一口氣，徧身像隻落湯鷄。我的娘娘就來同我評道理，伊話：『你冬至前後把我小人擯在河底裏，我問你下遭娘家要去勿要去？』

十二月裏要想歸到娘家去，爺爺娘娘鬧脾氣。伊話『你這個時候歸到娘家去，多給人家譁鬨去；（誤解也）總道你的公婆勿歡喜；總道你的男人勿中意；過年過節離歸（大歸也）娘家去。你這種名聲受勿受得起？勿如安安穩穩過年底，頭五頭六（正月初五初六也）落得再歸去。』

除夕一過交新正；初八落起雨；初九雪花飛；十三話道是個楊公忌。十四要想歸到娘家去，祇看見兩擔行李挑進來，話道阿毛的爹歸屋裏。我歸娘家兩字提也勿敢提。我一面惆悵一面多歡喜；把從前事體，哀哀懇懇告訴伊。阿毛的爹做主意，准定給我歸到娘家去日子揀在二月裏。

二月裏歸到娘家去，轎子放在道地裏。阿毛的爹抱得毛頭送到轎子裏。飛風跑馬抬到娘家去。爹爹話起小囡歸屋裏，拿得市籃趕市去。哥哥話起阿妹歸屋裏，外甥官人抱得去。嫂嫂話起姑娘歸屋裏，關鎖房門來勿及，話道出們姑娘要來偷東西。嬸嬸話起小囡歸屋裏，撿起布裙揩眼淚。伊話：『阿囡啊！我別樣嘸啥請請你，屋裏還有一隻童子鷄。』我的嫂嫂真利己！你奪來，我奪去。殺到仍舊勿殺伊，鷄毛拔得光稀稀！『阿呀嬸嬸呀！你仍舊給我原轎打歸去！』嬸嬸問我：『啥事體？』我祇話：『男人馬上要到上海去，衣裳草鞋勿舒齊。我頭次來過下次來來豐容易。』嬸嬸話『去末總歸給你去，我有三句說話問問你：還是你的公婆大人歡喜勿歡喜？』『嬸嬸呀！會做媳婦無惡婆，總教（教只要也）他們說話我肯依。三餐茶飯盤盤齊，冷天價，公婆大人多困歇，我早些來走起，熱湯熱飯撳上去，公婆那會勿歡喜？』『那麽你的男人家中意不中意？』『我個男人家，上海出路的。我像人客看待伊，百樣事體都肯依，四季衣衫帶出去，老公那會勿中



意？』『那麼妯娌伯姆姑娘小叔鄰舍隔壁歡喜勿歡喜？』『妯娌伯姆總有日子分開自顧自；姑娘小叔總歡鞋襪脚手管管伊；鄰舍家各，開門戶自管自，我東家勿去走，西家勿去搬是非，大小事體肚皮裏揭受受氣，鄰舍那會勿歡喜？』婢媽話：『好箭出在笆外頭，』總是我自己少福氣。』唉！『風吹荷葉兩而遮，』那理曉得我道婆娘不過自顧自——

（浙江上虞笑吻投稿）

## 兒歌

曹家堡有個曹阿狗。田買九畝九分九毫九釐九。上種紅菱下種藕；田塍邊裏排葱韮；河磡邊裏種楊柳；楊柳高頭延扁豆。大兒子又賣紅菱又賣藕；第二兒子賣葱韮；第三兒子打籐斗。大媳婦趕市跑街頭；第二媳婦淨菜戽水跑河頭；第三媳婦劈柴播地搬碗頭。

（浙江上虞巧琴投稿）

• • • •

拳頭大，臂膊粗；屋裏大阿哥，出門就（讀遂）喫苦。

喜鵲哥哥尾巴長，喇柴喇米養姑娘。姑娘死在黃泉路，搖搖擺擺哭一場。

（江蘇吳縣葉新民投稿）

## 謎語

先生弟弟，後生哥哥，輕便生活自己做，重頭生活推哥哥。

（牙齒）

兩姊妹，隔道堰，千年萬世不會見。（眼睛）

大的分兩段，小的分三段。的立篤落算一算，四七廿八段。

（手指）

甓頭做酒甓頭囥，不用糯米不用麯，小大官府都要嘗。

（乳）

青梗綠葉開黃花，爬山過嶺做人家。（南瓜）

紫檀眠牀羊絨被，雪白小官睏進裏。（栗子）

山上許我青又青，地下許我第一名。三關落難無人救，客人走來謝我恩。（茶葉）

高高山，低低山，鯉魚流過白沙灘。（織布）

（浙江上虞巧琴投稿）

# 新游藝

## 室中運動會

青

予近數授與中，恆得與西國人士相周旋。每赴會集，主人於歌樂諧談之餘，輒以新穎之遊戲娛客。客或不審，則由主人先剖釋其方法，及舉一戲，輒復鬨堂。賓主交歡，初不令一人向隅，意殊善也。今就記憶所及，擇其最饒趣味者，纂述如后，倘亦有志新家庭者所樂聞歟？

尋常之學校運動會，必須於廣場中行之；而本篇所述之運動會，則可行之於堂廡之間。運動之種類有四：曰五碼賽跑；曰跳高；曰替換競走；曰足球。茲分述於次：

### 一　五碼賽跑

舉行此戲之先，主人先令賓客一一就座。旋稱之曰：『我等當舉行賽跑矣。賽程之長短，本可隨意而定；今我等姑假定爲五碼，俟有成效，可再增長。然既云比賽，不能無相對之敵體。故願君等先區分兩隊，俾勢均力敵，得以互爭勝負。』語畢，隨即指定二客，爲甲乙兩隊之代表，令各選隊員。如客共八人，則甲乙隊各得四人，主人可弗預其局。或客爲奇數，則主人亦參列入，俾兩隊之人數均等。選定，主人乃定甲乙兩隊之坐位：如甲隊居左，乙隊居右，則使選定之隊員，各歸其座。座位必對向，中間則留餘地。主人乃顧甲隊曰：『請君中宜公推一選手，俾與乙隊競勝。』旋又顧乙隊，語如前。迨兩隊之選手旣各推定，則使分立於兩隊之中。主人始出五碼長之白線兩根，謂推定之二選手曰：『尋常之賽跑，咸恃足力，捷足者先登，度二君必皆優爲之。第今次之賽，特口而不恃足。君等旣非素習，則勝負之數，殊未可預卜。』隨卽以二指執兩線之一端，復以線之他端，分納於二選手之口，令各以齒嚙之，勿遽以唇觸線。主人旋執線退至室之他端，使線得以引伸。又曰：『二君其愼備，我將呼一二三爲號。號發，則二君各以唇捲線而納諸口中。且捲且進，勿以手助，以能先盡其線者爲勝。』語畢，復詢二選手是否明瞭其意。俟二人點首，乃立發號。迨二人旣各進行，甲乙兩隊之隊員，則各作聲鼓勵，令各趨進。主人亦高聲作鼓勵語曰：『二君爲全隊之代表。全隊之榮譽，實繫乎二君之身。二君其各爭

先者速速速！！！』斯言既發，衆復和之而二人愈激，心急則氣促，意急則手操縱愈緩。或且爭健不精，愈不能爲。此時人人鼻盡，爲狀至復可笑。一俟勝負既決，衆皆鼓掌賀之，則必賓主興盡矣。

## 二　跳高

此戲可俟賽跑畢後，略事休息，再繼續爲之。先時令甲乙兩隊公推選手一如前法。推定，仍分立中間。主人乃出障礙物六方，（以一尺寬半尺高之木塊或舊書皆可）並列兩行。每行置障礙物三方，每方宜距離一碼。隨使二選手並立於障礙物之一端。主人則立於障礙物之他端，然須距離稍遠。旋手舉白布，謂二人曰：『我等所行之跳高，爲事甚易，僅須跳過此三方障礙物耳。二君今先一試。跳時宜並足，且宜各遵一行。跳過後，則宜趨取我手中之白巾。誰得我巾者爲勝。』語後，卽呼一二三爲號，使二人試跳一次。跳已，主人又曰：『此事非易易耶？然我等爲比賽故，不能不略加限制。卽當未跳之先，宜各以白巾掩目，使二君盲目以跳之耳。』語後，卽向衆索白巾二方，復於甲乙二隊中各指一人。令甲隊中人爲乙隊之選手繫巾；乙隊中人則爲甲隊之選手繫巾。然繫巾之先，必使二人並立於障礙物之一端，主人則執巾立於距離稍遠之他端，一如初試時狀。復語之曰：『君等試默記之障礙物凡三方，跳時宜並足，尤須弗觸障礙物。至我執巾之手，乃擧右手，二君其熟識之，俾可一索卽得也。』已乃使指定之二人，爲二選手徐徐繫巾於目。於時主人急作勢，則招二人附耳與語，令彼潛將障礙物移去。此時衆動宜輕疾，勿爲二選手所覺。移訖，始呼號令，跳時障礙物雖去，而跳者初不之覺，必仍審愼作勢；及跳過後，摸索白巾，不可卽得，爲狀咸至可笑也。

## 三　替換競走

主人先備食物數種，或糕餅，或水菓，或茶水等；每種分二份，依座次分派。如甲隊之第一位得餅，乙隊之第一位亦得餅；甲隊之第二位得梨，乙隊之第二位亦如之。如此依次分給，每人必得一種。如甲乙二隊各有五人，則主人須備五組不同之食品，俾兩兩均平。分食既，令各執手中。主人乃言曰：『此戲亦略似賽跑，特口而不恃足。』一俟號發，甲乙二隊之第一位，各食其手中之物。食已，必開唇噓氣作聲，第二人始能繼食。第二人食畢，亦必噓氣作聲如第一人所爲，然後始

及於第三人；更推而至第四人、第五人等，一如前例。如此挨次進食，以至全隊之末一人先畢食而噯氣者爲勝。諸君須知此戲之勝負，全隊之人，一一咸有關係。其各努力！」語後，復告以噯氣之聲，必須使他人能聞爲合格，否則次座者不得遽食。已始呼一二三，如前兩隊之第一人始各取食。食時必皆大嚼爭先，爲狀至趣。然糕餅等類，乾硬不易下嚥，或滿塞其口，強欲噯氣，噯不成聲，則不禁失笑，愈笑而愈不能翕唇，次座者或復敦促，則心急口張，厥狀殊堪捧腹矣。

五　足球

此戲須備檯球一，（即乒乓球，）宜於放平之圓桌而上行之。先置球於桌心，桌之左右邊，各置小銀幣二枚，相距尺餘，以爲球門。客衆仍分爲甲乙兩組，每組守一方，各以一人守球門，餘衆則環蹲於桌次，甲乙二隊，各據桌之一半。主人乃曰：「此戲雖名爲「足球」，毋寧直謂之「氣球」；蓋須以口氣吹球也。故令發之後，諸君但能噓氣而吹，以吹進敵隊之球門爲勝。然吹時有二戒：一不可舉手，一不可離位，願諸君謹記之也。」語後，復令舉公正人一，以爲比賽時之監者，迨至一隊得勝，則更易一向；或球自旁落，拾起重吹，略似足球規例。此戲雖較簡單，然能使人人奮勇，亦頗饒興趣也。



# 家庭新玩具三種

周名泉

一　無火燈

購四盎斯燒瓶一個，五號象皮塞一枚，黃燐一小塊，橄欖油一盎斯。先將瓶洗淨，用鉄鉗入黃燐，然後將橄欖油傾入。橄欖油未傾入前，須先盪之使溫；迨既傾入，速將橡皮塞塞緊。此時瓶內即發燦爛之光。此燈可保存至半年之久；如因燈光太淡，可將橡皮塞取出，重行塞緊，即一如初製時矣。

二　升降球

用洋鐵製成一管，略如舊式旱煙筒。惟斗宜稍大，約能容一小林檎。置一乒乓球於斗中，以口吹管，球即升降如意。此種玩具，頗能助兒童肺量之發達。

三　跳舞簿

用厚洋紙裁成闊二寸長一寸半，約五六十頁，裝訂成小簿。每頁繪一全黑色人形，作跳舞狀；惟手足之位置，偏左或偏右，每頁宜略有更動。繪畢，以手拈紙，順次翻動，愈速愈佳，則見人形跳舞如生。

# 讀者俱樂部

## 女子職業問題的歷史觀

王警濤

自從馬克斯『唯物史觀』出現以後，世界上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學者，得了一種很有力的幫助；無論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道德等等，都可用馬克斯唯物史觀的方法來研究。我如今把女子職業問題，也用這方法來大略說說。

從歷史上考察起來，女子職業問題，約有四大變動：第一時期，人口稀少，自然物資又極豐富，只須利用自然物資便可生活。在這時期，可以叫做取用時期(The Appropriative Period)所以沒有發生男女職業上不平等的問題。到了第二時期，人口漸漸多了，人類的生產物資，也漸漸的不彀用了。於是不得不用人力，設法加增生活必需的物資。但在這時期，靠男子的勞力工作，生產物資，便已彀用；所以不必多要女子在生產上工作。況且女子又有懷孕產兒等種種關係，在經濟生活上，自不得不站在比較男子弱些的地位。因此事實上便不得不依賴男子工作所得的生產物資，來供給女子的生活。到後來習慣成自然，女子就站在消耗物資的地位；就成了男子有職業女子沒有職業的時代了。但這時候，女子為什麼甘心居於分食的地位呢？這大半是道德、貞操……等所養成的。到了第三時期，人口繁殖越快，人類的慾望也越加增，這時彷彿是馬爾撒斯所謂『自然界一切生物的增殖，常有超過食物範圍以上的傾向』的時候。人類就起了苦於食物不足的恐怖。如單靠男子工作所得的生產物資，恐怕不夠供給全人類的日用。女子雖依生理的關係，勞動的效果，不如男子；但多少總可以勞動些的。在這時期，女子便合着男子工作。女子對於職業上的人格，也總算恢復了。到了第四時期，人口愈益加增，人類的慾望也愈益發達；拿人口和生產物資來比例，正合着馬爾撒斯所謂『人口的增加是幾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學的。』於是生活程度，便一天高似一天，要想大家過平安日子，不能不大家獨自去勞動；還應該男女一夥兒協力去勞動，纔能維持人類的生活。到這時期，男子和

女子，在經濟生活上完全平等，女子職業和男子職業也就沒有差別了。

我把以上所說的總括一句就是：女子的職業問題，是隨着物質變動而變化的。唉！現在是什麼時期了，現在已不是第一第二時期了，我很希望我中國一般女同胞，大家快快覺悟，好打破黑暗的障礙，去做世界上有職業的女子。至於怎樣解決女子職業問題，別人已論得多了，我可不必多贅。但是現在有些女同胞，總有沒有好職業可做的心理；這種心理，對於女子職業前途，很有妨礙的所以特地把蕭伯納華倫夫人的職業裏的一段話，抄出來做這篇短文的結尾：

薇　尋覓，世界上人人都有個決擇的機會的。頂苦的女孩子，雖然不能選擇做英國王后或是做牛津大學校長，却很可以隨着自己好惡去決定：還是拾爛布呢，還是賣花。世界上的人，自己不好，總去責備境遇。我不信什麼境遇。凡是在世界上站得住的人，必定是放這眼光自己去尋自己要的境遇的人，如果尋不着現成的，就自己去創造。



# 婚制的研究

錢如南

男婚女嫁，是人類應有的事情。有婚嫁，而後有家庭，有家庭而後有社會。所以要改良社會，先要改良家庭；要組織新家庭，先要改良婚制。我國現在的婚制，應該改良的地方，非常之多。今略述於下：

（一）討禮金　定親時候的聘金，不是娶婦的定洋麼？報婚期時候的禮金，不是先期付價麼？大小利市，不是送貨人的小賬麼？倘然女人的身價較高，代價不符，就要千不允萬不肯，要求男家補足；男家無力照給，女家就要同媒人爲難。像我們自稱文明的中國人，竟保守着這種野蠻時代的買賣婚，豈不可羞？

（二）想嫁妝　男家娶婦的時候，都有希望妝奩多的一條念頭。妝奩多了，就喜出望外，妝奩好了，就心滿意足。否則竟要吵鬧起來，弄得女家難乎爲情。要討好的女宅，爲了這個緣故，借債的也有，變賣產業的也有。這豈不是極無理的事情麼？

（三）輕許成婚　我國的習慣，男女成婚，都由父母作主，不

每得子女同意，所以到了結婚以後，因此發生種種齟齬，弄得夫妻不和，合家不安，成爲怨偶。這不是結婚不自由的惡果麼？要除去這個惡果，祇有由男女自行選擇的一法。等他們選擇定了，雙方的意見同了，然後取父母的同意，央媒去正式定婚。所以要父母同意的緣故，就是因爲青年男女血氣未定，或受一時的衝動，曖昧成婚；或徒顧目前而不顧將來，也要弄出壞處來。父母較有識見，當然能爲子女謀幸福，定可否；這也是預防流弊的一法。至於結婚的手續和儀式，也要大大的改革，現在把個人的意見，逐一寫出來，和閱者研究研究：

(a)媒妁　舊式的，爲害實在不淺，竟可廢止，祇須用一證人便可。

(b)定親　定親的時候，祇要交換戒指，上刻男女的姓字，作爲信物，再交換一張照片好了；用不着什麼聘金。

(c)帖式　姓氏年歲，籍貫住址，祇要寫明在照片上好了，用不着什麼大帖小帖。

(d)迎娶　我們中國的迎親習慣，總在夜裏，像那鄉間等路遠的，實在不便。所以迎娶的時間，須在日間，那麼比較的可以便利，耗費也可省些。再迎親本是歡天喜地的一件事情，用不着哭的。哭的習慣，想來一定是起原在掠奪婚的時代。因爲強搶的緣故，所以要哭；現在既然是雙方合意，爲甚麼還要哭呢？

(e)結婚時間　舊式結婚的時間，總在夜裏。考他起初的原因，也是從前掠奪婚時代，因爲強搶暗偷的緣故，所以要在夜裏。現在是文明時代，既然公認結婚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何必定要半夜三更去幹呢？所以結婚的時間，定要在日間，方不失爲正大光明的事情。

(f)服式　男女服式，有禮服的用禮服，沒有的就用便服。舊式的大紅衫，披風，方巾等，都可廢掉。

(g)結婚儀式　結婚禮節，越簡單越好。舊式的叩首、拜天、拜地、紅綠牽、合巹等俗套，固然都要除去。就是什麼待新娘啦，做舅舅啦，祭祖宗啦，以至拜門留客啦，一切都要廢除。

# 編輯餘錄

◆

學術的批評,是促進學術的唯一原動力。我國學術進步的遲緩,固由於研究學術的人太少;一方面沒有人注意於批評,也是一個大原因。本誌在學術界的地位,本來非常之小;同等人又都是學問淺薄,缺點一定很多。甚願當世賢達肯不棄鄙陋,賜以教誨,使同人可以努力向上。凡肯對於本誌加以批評的,同人當感激不忘。

◆

本年改革以來,承讀者諸君厚愛,紛紛來函嘉許;第一號的銷數,更比往年增多。這實在是出於同人願望之外的。同人既然受了這種非分的榮寵,自然應該格外努力,希望可以勉副讀者諸君的期望。

◆

本誌的文字,固然以婦女家庭方面為主。但現代的婦女,已經不能限於家庭;對於今日社會世界的情勢,也不可不充分注意。所以此後對於這一類的材料,也要多收一點。本號所載這是一個新世界嗎一篇,目的就是在此。

◆

婦女於文藝,本很相近;所以文藝實在是婦女發揮天才唯一的大道。本誌對於文藝一方面,當特加注重。前號開始揭載的美國近世女文學家小史,大約在第六號可以登完;次號又有婦女之社會的地位與文藝一篇,敍述婦女在文藝上之功績,頗足使人興奮。此後並擬多收關於文藝之論著;對於小說一欄,也格外注意,多選近代名著,以供讀者觀摩。

◆

風俗調査及民間文學等欄,承投稿諸君紛紛賜寄,非常感激。但片段的風俗調査——如前號咬讝及捉小狗謠等——和故事一類的民間文學卻不甚多。如更蒙以此等稿件見賜,尤為歡迎。

◆

一號懸賞期限,已將次截止。此次決當如期發表,酬報並格外從豐,務請從速惠寄。

◆

本社每日所收投稿,總在十餘件以上;來函往往要求答覆。同人因為事務繁冗,不能一一如命,實在非常抱歉;務請投稿諸君原諒。